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五 代 詩 話

(下)

王 士 禛 原 編

鄭 方 坤 刪 補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五代詩話

(下)

王士禛原編

鄭方坤刪補

國學基本叢書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五代詩話
第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原編者 王士禎

刪補者 鄭方坤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E五二八二

翁

五代詩話五卷 吳越 南漢

羅隱

隱字昭諫。新登縣人。本名橫。凡十上不中第。遂更名。始謁武肅王。不見用。以所爲夏口詩標於卷首云。一箇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漫英雄。王覽之大笑。因加殊遇。復命簡書辟之曰。仲宣遠託劉荊州。都緣亂世。夫子辟爲魯司寇。只爲故鄉王初授鎮海節度。命沈崧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以示隱。隱曰。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暇給。朝廷執政。方切賂賂。此表入奏。豈無意要求耶。乃請更之。略曰。天寒而麋鹿常遊。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見之曰。此羅隱之詞也。乃爲賀昭宗更名表曰。左則虞舜之全名。右則姬昌之半字。當時京師稱爲第一。(原)吳越備史。

羅隱與桐廬章魯風齊名。錢武肅崛起。以魯風善書札。召爲表奏孔目官。魯風不就。執之後。以羅隱爲錢塘令。因宴賦詩。一箇禰衡云云。自是始厚之。(原)古詩話。

隱字昭諫。餘杭人。隱池之梅根浦。自號江東生。爲唐相鄭畋李蔚所知。畋女覽隱詩。諷誦不已。畋疑有慕才意。隱貌寢陋。女一日簾窺之。自此絕不詠其詩。(補)全唐詩話。

唐人才輩進士。其末也。如李振勸朱溫。一日殺司空裴贊等百餘人於白馬驛。蘇楷駁昭宗諡。李山甫教樂從訓。王鐸一家三百口。皆不得志於場屋者爲之。乃至巢寇。亦進士也。科目之弊如此。當時惟羅隱

有詩名。屢擯於名場。然逢世亂。雖依錢氏以庇身。未嘗失節。五言云。四海霍光第。六龍張奉營。此必是諸鎮皆封王。賜功臣號。及岐汴劫質天子之時。又云。陪臣無以報。西望不勝情。又聞幸蜀。七言云。靜憐貴族謀身易。危惜文皇創業難。尤有惓惓本朝之意。(原)後村詩話

羅昭諫咏松曰。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其志亦可悲矣。唐六臣彼何人哉。昭諫說錢鏐舉兵討梁。見通鑑。其忠義可見。視奴事朱溫之杜荀鶴。猶糞土也。(原)困學紀聞

會庭聞曰。羅穩京口見李侍郎。有句云。屈指不堪言甲子。披風常記是庚申。未若澥堂壽晏夫人詩。雖然

眉壽逢丁酉。只是心傷憶甲申。轉語之妙。(補)澥堂集

吾杭附郭錢塘懸。舊有吳越時。羅江東隱。手植海棠一本。王黃州元之嘗題詩云。江東遺跡在錢塘。手植庭花滿縣香。若使當年居顯位。海棠今日是甘棠。觀此則杭州海棠亦香矣。不特昌州然也。但恐詩人重稱過實。徒誇其韻。不能慰彭淵材之恨耳。(補)塘詩話

鄴都羅紹威。學隱爲詩。自號其文爲偷江東集。青州王帥範遣使齎禮幣求一篇。隱以詩寄之曰。盛業傳家有寶刀。況聞餘力更揮毫。腰閒印綬黃金貴。卷內文章白雪高。宴罷佳賓吟鳳藻。獵回諸將問龍韜。登壇甲子纔三十。猶擬回頭奪錦標。王得詩大喜。昭宗欲以甲科處之。有大臣奏曰。隱雖有才。然多輕易。明皇聖德。猶橫遭乎譏謗。將相臣僚。豈能免乎凌轢。帝問譏謗之詞。對曰。隱有華清詩曰。樓殿層層佳氣多。開元時節好笙歌。也知道德勝堯舜。爭奈楊妃解笑何。其事遂寢。(補)唐詩紀事

顧雲依淮南高駢。隱譏之。夏飲於海風亭。雲曰：青蠅被扇扇離席。隱遽曰：白澤遭釘釘在門。隱在浙幕。沈崧得新榜示隱。隱題其末曰：黃土原邊狡兔肥。犬如流電馬如飛。瀟陵老將無功業。猶憶當時夜獵歸。又昭宗欲以甲科處隱。有大臣舉隱華清宮詩云：也知道德勝堯舜。爭奈楊妃解笑何。其事遂寢。（補）詩話總龜隱有江東集十卷。其詩自光啓以後。廣明以前。海內亂離。乖輿播遷。艱難險阻之事。多見之賦詠。時魏府節度使王智興學隱詩。自號詩卷爲偷江東集。（原）吳越備史

鍾陵妓雲英。隱舊見之。一日譏隱猶未第。隱嘲之曰：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原）全唐詩話

宣宗時。相國令狐綯。最受恩遇。而怙權尤忌勝己。曾以故事訪於溫岐。對以其事出南華。且曰：非僻書也。或冀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益怒之。乃奏岐有才無行。不宜與第。會宣宗私行爲溫岐所忤。乃授方城尉。所以岐詩云：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又李商隱綯父楚之故吏也。殊不展分。商隱憾之。因題廳閣落句云：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亦怒之。官止使下員外。江東羅隱亦受知於綯。畢竟無成。有詩哭相國云：深恩無以報。底事是柴荆。以三才子怨望。卽知綯之遺賢矣。（補）北夢瑣言

令狐瀆。趙公綯之子也。登進士。隱以詩賀之。趙公謂瀆曰：吾不喜汝及第。喜汝得羅公一篇耳。（補）唐詩紀事錢氏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觔。謂之使宅魚。其捕不及額者。必市以供。頗爲民害。一日。羅隱侍坐。壁間有磻溪垂釣圖。武肅索詩。隱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鉤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得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

魚武肅大笑。遂獨其役。(補)閒談錄。

江東集中有淚詩云。自從魯國潛然後。不是奸人卽婦人。未詳其所出。及觀孔叢子。言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李節者。與子高相友善。臨別文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其徒疑之。子高曰。始吾謂二子丈夫。乃今知其婦人也。曰。二子之泣非耶。曰。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其於敢斷必不足矣。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奸之人。以此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觀此始解其說。(原)藝苑雌黃。

藝苑雌黃云。宋玉爲高唐賦。載巫山神女遇楚襄王。蓋有所諷也。而文士多效之者。又爲傳記以實之。時而天地百神。舉無免者。余謂欲界諸天。當有配偶。有無偶者。則無欲者也。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耳。余謂武后。何足譏也。而托之后土。亦太褻矣。後之妄人。又復填入樂章。而無知者。遂以爲誠是也。小說載高駢事云。駢末年。惑於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皆言能使鬼神變化。黃白駢酷信之。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黨。恣爲不法。嘗云。后土夫人靈仇。遣使就某借兵馬。並李筌所註太白陰經。駢遽下兩縣。率百姓具葦席千領。畫作甲馬之狀。遣用之於廟廷燒之。又以五彩箋寫太白陰經十道。置於神座之側。又於神帳中。塑一綠衣年少。謂之韋郎。故羅隱詩有韋郎年少今何在。端坐思量太白經之語。今勅令中。亦嘗禁止淫媾之詞。然蕃釐觀中。所謂韋生者。猶在。故伊川先生力欲去之。豈非惡其黷神耶。(補)流羅隱梁開平中。累徵夕郎不起。羅袞以詩寄之曰。平日時風好涕流。讒書雖盛一名休。寰區歎屈瞻天問。夷貊聞詩過海求。向夕便思青瑣拜。近年尋伴赤松遊。何當世祖從人望。早以公臺命卓侯。隱答曰。崑崙

水色九般流。飲卽神仙憩。卽休。敢恨守株曾失意。始知緣木更難求。鶴原謾欲均餘力。鶴髮那堪問舊遊。
遙望北辰當上國。羨君歸棹五諸侯。(原) 據言。

隱下第詩曰。名慙桂苑一枝綠。鱗憶松江滿筍紅。惟應鮑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風。(原) 談寶錄。

潤州甘露寺有塊石。狀如伏羊。形製略具。號恨石。相傳孫權常據其上。與劉備論曹公。壁間舊有羅隱詩。板云。紫髯桑蓋兩沈吟。恨石空存事莫尋。漢鼎未分聊把手。楚醪雖美肯同心。英雄已往時難問。苔蘚何知日漸深。還有市塵沾酒客。雀喧鳩聚話蹄涔。時錢鏐高駢徐溫鼎立三方。潤州介處其間。隱此詩比平時所作。亦差婉而有味也。(原) 蔡寬夫詩話。

羅隱詩雖是晚唐。如霜壓楚蓮。秋後折。雨催蠻酒夜深酤。亦自婉暢可諷。(補) 稗史彙編。

杜荀鶴錢塘別隱詩云。故國看看遠。前程寄在誰。五更吹角候。一葉渡江時。吾道天寧喪。人情日可疑。西陵向西望。雙淚爲君垂。(補) 唐詩紀事。

許渾集中佳句甚多。然多用水字。故國初士人云。許渾千首溼是也。謂如洛中懷古詩云。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若其他詩無水字。則此句當無愧於作者。羅隱詩。篇篇皆有喜怒哀樂心志去就之語。而卒不離乎一身。故許渾千首溼。人以羅隱一生身爲對。又云。杜甫一生愁。似優於前矣。(原) 桐江詩話。
隱老不遇。有歸五湖詩云。江東日暖花又開。江東行客思悠悠。高陽酒徒半凋落。終南山色空崔嵬。聖代也知無棄物。侯門未必用非才。一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歸去來。(補) 唐詩紀事。

進士劉贊贈隱詩云。人皆言子屈。我獨謂君非。明主既難謁。青山何不歸。年虛侵雪鬢。塵枉汙麻衣。自古逃名者。至今名豈微。(補)唐詩紀事。

藝苑雌黃云。羅隱牡丹詩云。自從韓令功成後。孤負穠華過一春。余考之唐元和中。韓宏罷宣武節制。始至長安。私第有花。命斲去曰。吾豈效兒女輩耶。當時爲牡丹包羞之不暇。故隱有孤負穠華之語。(補)漁叢話。

唐羅隱與周繇分深。謂隱曰。閣下有女障子詩極好。乃爲絕唱。隱不喻何爲也。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是隱題花詩。隱撫掌大笑。(原)抒情詩。

洪州楊軒詠牡丹曰。楊妃歌舞態。西子巧讒魂。利劍砍不斷。餘妖鍾此根。光華日已盛。欄檻豈長存。寄語尋芳者。須知松柏尊。羅隱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二人用意不同如此。軒詩雖然風花。而

有警戒(補)虞齋廣錄。

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塵俗哉。山谷作醠醢詩曰。露溼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出類也。而吾叔淵材作海棠詩。又不然。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佳也。(補)冷齋夜話。

詩人詠物。形容之妙。近世爲最。如梅聖俞蝟毛蒼蒼攢不死。銅盤蠹蟲釘頭生。吳雞鬪敗絳幘碎。海蚌扶出真珠明。誦此則知其詠芡也。東坡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誦此則知其詠荔支也。張文潛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水宮仙女鬪新粧。輕步凌波踏

明鏡誦此則知其詠蓮花也。如唐彥謙詠牡丹詩云：爲雲爲雨徒虛語，傾國傾城不在人。羅隱詠牡丹詩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非不形容，但不能臻其妙處耳。(補)漁隱叢話

羅隱中秋不見月詩云：只恐異時開霽後，玉輪依舊養蟾蜍。本於盧仝月蝕詩，然尤簡明。(原)後邨詩話

建德有金雞石，羅隱題云：金雞不向五更啼，石遂破裂有雞飛鳴而去。(原)纂要

世傳隱出語成讖，閩中書筒灘，玉髻峯皆留異迹，而黃滔贈隱詩亦云：三徵不起時賢議，九轉丹成道者

言。(補)十國春秋

羅隱題杜甫集云：楚水悠悠浸未亭，楚南天地兩無情。忍教孫武重泉下，不見詩人說用兵。(原)南部新書

羅隱詩：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此語殊有味。(原)周詩話

題是封禪寺，昭諫身居亂世，故起句曰：盛禮何由覩，奇哉句也。三四周南太史淚，蠻徼長卿書，好豈可全

不用事，善用事者不冗。(補)牽律體

羅隱雪詩云：曉窗呵筆尋詩句，一片飛來紙上消。格雖不高，亦小巧可喜。(補)漁隱叢話

羅隱送竈詩云：一盞清茶一縷烟，竈君皇帝上青天。玉皇若問人閒事，爲道文章不值錢。當今之選，非錢

不行，自唐已然，豈獨今日。王季重有無不可買，謠上好黃錢，童生買起到狀元，絕大元寶，童生買起到閣

老，卽此可以覘時矣。(補)堅瓠集

羅隱詩極淺俗，有江南曲云：江烟溼雨鮫鮪軟，漠漠遠山眉黛淺。水國多愁又有晴，夜槽壓酒銀船滿。綉

絲採怨凝曉空。吳王臺榭春夢中。鴛鴦瀟瀟喚不起。平鋪綠水眠東風。西陵路邊月悄悄。油壁輕車嫁蘇小。奇麗可比溫李。然亦不多得也。(補)筆精

余舊見顏持約所畫淡墨杏花。題小詩於後。仍題持約二字。意謂必其所作。因閱唐宋類詩。方知是羅隱詩。持約竊之耳。詩云。暖氣潛吹次第春。梅花已謝杏花新。半開半落閒園裏。何異榮枯世上人。(原)漁隱叢話

五代十國詩家最著者多。有唐遺士韋正己。體近雅正。惜出之太易。義乏闕深。杜彥之俚淺。以衰調寫衰代事。情亦自真切。黃文江力孱韻清。呢呢如與人對語。羅昭諫酣情飽墨。出之幾不可了。未少佳篇。奈為

浮渲所掩。然論筆才自在。偽國諸吟流上。餘即不乏片藻。付之自鄙。(原)唐詩統鑑

記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羅隱詩云。猩猩鸚鵡無端會。長向人間被網羅。(原)五色線

白居易詠老柳樹。但見半衰臨此路。不知初種是何人。羅隱咏長明燈。不知初點人何在。祇見當年火至今。語似祖述。而用法一順一倒不同。(原)唐詩統鑑

(補)詩話總龜

羅隱謝裴廷翰詩卷曰。澤國佳人唯粧半面。榮邱辨士或獻空籠。(原)據言

(原)據言

裴筠婚蕭楚公女。問名未幾。便擢進士第。羅隱以一絕刺之。詩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

唐昭宗播遷。隨駕伎藝人。止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故羅隱有詩云。十二三年就試期。五湖烟月奈相違。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緋。後來梁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殿陛。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唐臣媿此猴多矣。(補) 燕聞錄

羅隱詠紅梅詩云。天賜胭脂一抹腮。盤中風味笛中哀。雖然未得和羹用。曾與將軍止渴來。此卻似軍官宿娼謎也。(補) 丹鉛錄

今人諺語。多古人詩。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曹子建詩。晚飯少吃口。活到九十九。古樂府句。待予心肯日。是汝命通時。唐太宗詩。何人更向死前休。韓退之詩。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杜牧之詩。事向無心得。章碣詩。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杜荀鶴詩。一朝權入手。看取令行時。朱灣詩。自己情雖切。他人未肯忙。裴說詩。日出事還生。武元衡詩。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曹鄴咏李斯詩。終日醉醺醺。張籍登金山寺詩。林下何曾見一人。靈徹詩。忍事敵災星。司空圖詩。但有路在上。更高人也行。龔霖詩。長安有貧者。爲瑞不宜多。羅隱詩。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詩。在家貧亦好。戎昱詩。大樹大皮裏。小樹小皮纏。庭前紫荆樹。無皮也過年。宋僧行持詩。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賀仙翁詩。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半文錢。張叔仁送謝疊山入燕詩。(補) 瓠集 堅

士人於棋酒閒。好稱引戲語。以助談笑。大抵皆唐人詩。後生多不知所從出。漫識所記憶者於此。公道世閒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杜牧送隱者詩也。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李涉詩也。只恐爲僧

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啼得血流無歇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杜荀鶴詩也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鄭谷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自憐飛絮猶無定爭解垂絲絆路人明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卒未休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羅隱詩也高駢在西川築城禦蠻朝廷疑之徙鎮荆南作風箏詩以見意曰昨夜箏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今人亦好引此句也(補)搜采異聞錄

自唐末無賴男子以劊刺相高或鋪輞川圖一本或砌白樂天羅隱二人詩百首至有以平生所歷郡縣飲酒搢博之事所交婦人姓名年齒行第坊巷形貌之詳一一標表者時人號爲針史(補)清異錄

余僑家後圃有一大井是武肅王外祖家舊物井上有文曰於維此井淳育坎靈有幸有邵實此儲英時有長虹上貫青冥是惟王氣宅相先徵爰啓霸王奠妥蒼氓沛膏漸澤配德東溟臣羅隱謹頌(原)楓窗小牘

羅隱隸書君平井碑在永昌縣嚴樂院後文曰水不可以□爲清也神不可□□慮寧也字大類岫嶮禹碑井東南可五十步卽君平墓碑曰蜀莊之壘惜破壞道士脩然出舊揚云亦隱書又絕似孟德隱以詩名字工妙又如此乃知古文人無不善書也(補)成都集記

隱寢疾武肅王親臨撫問題其壁云黃河信有澄清日後世應難繼此才隱起續末句曰門外旌旗屯虎豹壁間章句動風雷以紅紗覆其上其後果無文嗣所著江南甲乙集(原)吳越備史

羅塞翁乃錢塘令隱之子爲吳中從事善畫羊隱以詩名於時而塞翁獨寓意於丹青亦詞人墨客之所

致思也。(補)宣和畫譜

杜建徽

杜建徽字延光。新登縣人。仕吳越爲丞相。春秋高。尙能騎射。嘗從擊毬於廣場。興酣。有宿中箭鏃。自臂中飛出。人皆壯之。徽爲詩自敘曰。中劍斫耳缺。被箭射髀過。爲將須有膽。有膽卽無價。(原)吳越備史

林無隱

林鼎字煥文。閩人也。父無隱。鼎生於明州大隱村。初。刺史黃晟頗好禮士。無隱依之。有詩名。嘗爲詩云。雪消二月江湖闊。花發千山道路香。知言者以無隱必生貴子。鼎仕吳越。果至丞相。(原)吳越備史

劉魯風

劉魯風江西投所知。爲典謁所阻。因得一絕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烟波千里謁文公。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生毛不爲通。(原)詩話總龜

自貞元後。唐文甚振。以文學科第。爲一時之榮。及其弊也。士子豪氣罵吻。遊諸侯門。諸侯望而畏之。如劉魯風。姚巖傑。柳棠。胡曾之徒。其文皆不足取。余故載之者。以見當時諸侯爭譽於文士。此蓋外重內輕之牙蘗。如李益者。一時文宗。猶日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其後如李山甫輩。以一名一第之失。至挾方鎮。劫宰輔。則又有甚焉者矣。一篇一韻。初若虛文。而治亂之萌係焉。余以是知其不可忽哉。(補)全唐詩話

屠瓌智

徐綰許再思之亂也。刺史高彥遣子渭與瓌智入援。渭曰：今日不利。彥曰：赴君父之難，何以吉辰爲？瓌智排案起曰：違主命不忠，畏縮不前無勇，死忠死勇，丈夫分也。偕渭直抵靈隱山賊壘，敵勢方張甚，合圍數匝。二人自朝至日晡，轉戰數里，身創百處。時或奮刀一呼，手搏賊魁數人，卽馬上刃之。矢盡援絕，以空拳拒敵，伏發竟同爲所害。時年五十有二。武肅王閱其忠，命以衣冠招魂而葬。瓌智嘗有咏志詩曰：輕身都是義，徇主始爲忠。至是遂符其讖。(補)十國春秋

元德昭

元德昭字名遠，撫州南城縣人。仕吳越忠獻王至丞相，理家以孝愛聞。每時序置酒，環列幾席者凡四從。嘗爲詩云：滿堂羅綺兼朱紫，四代兒孫奉老翁。(原)吳越備史

高英秀

高英秀者，吳越國人，與贊甯爲詩友。口給好罵滑稽，嘗譏名人詩病云：李山甫覽漢史云：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沈。定是破船詩。李羣玉咏鷓鴣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輅格磔聲。定是梵語詩。羅隱云：雲中雞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定是見鬼詩。杜荀鶴云：今日偶題題似著，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贊甯笑謝而已。(原)四清詩話

沈韜文

吳越司賓使沈韜文，有遊西湖詩云：首句菰米蘋花似故鄉，不是不歸歸未得。好風明月一思量。武肅遂

授以湖州刺史。(原)古
今詩話

皮光業

皮光業最耽茗事。一日中表請嘗新柑。筵具殊豐。簪紱叢集。纔至未顧尊疊。而呼茶甚急。徑進一巨甌。題

詩曰。未見甘心氏。先迎苦口師。衆矇曰。此師固清高。而難以療饑也。(補)清
異錄

吳越王時。宰相皮光業。每以詩爲己任。嘗得一聯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銜泥帶落花。自負警策。以示

同僚。衆爭嘆譽。裴光約曰。二句偏枯不爲工。蓋柳當有絮。泥或無花。如此論真得詩之膏肓矣。(補)流
隱叢話

皮光禹

光禹業五七言詩。賈閔仙之儔也。有燒平樵路出。潮弄海山高之句。作者多許之。(補)蓀
光集

黃夷簡

黃夷簡閒雅有詩名。在錢忠懿王俶幙中。陪尊俎二十年。開寶初。太祖賜俶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功臣。遣夷簡謝於朝。將歸。上謂夷簡曰。歸與元帥言。朕已於薰風門外建離宮。規模華壯。不減江浙。兼賜名禮賢。宏以待李煜與元帥。先朝者即賜之。今煜屨強不朝。吾將討之。元帥助我乎。無爲他謀所惑。果然。則將以精兵堅甲奉賜。向克常州。元帥有大功。俟江南平。可暫來見。保無他阻。一慰延想耳。固不久留。朕執圭幣。三見於天帝。豈敢自誣。即當遣還也。夷簡受天語。俛首而歸。私自籌曰。茲事大難。王或果以去就之計。見決於我。胡以爲對。逮歸見俶。因不匿。盡以天訓授之。遂稱疾於安溪別業。保身潛遁。夷簡山居詩。有宿雨

一番蔬甲嫩。春山幾焙茗旗香之句。(原)玉壺清話。

扈蒙

杜詩蟬娟碧鮮靜。碧鮮出文選。吳都賦。玉潤碧鮮。正謂竹也。五代扈蒙作碧鮮詩得名。(補)猗覺寮雜記。

胡擢

胡擢不知何許人。善狀花鳥。風格甚高。博學能詩。氣韻超邁。飄飄然有方外之志。嘗謂其弟曰。吾詩思若在三峽之間。聞猿聲時。又嘗吟曰。甕中每醞逍遙藥。筆下閒偷造化功。其高情逸興如此。一遇難狀之景。則寄之於畫。乃作草木禽鳥。亦詩人感物之作也。(補)圖畫見聞志。

唐鄭繁云。詩思在灞橋驢子背上。胡擢云。吾詩思若在三峽。聞猿聲時也。余少在廣陵。作論詩絕句。其一云。詩情合在空舲峽。冷雁哀猿和竹枝。用擢語也。後壬子歲。典蜀試歸。舟下三峽。夜泊空舲。月下聞猿聲。忽悟前詩。乃知事皆前定爾。(補)分甘餘話。

張瀛

張瀛碧之子也。事廣南劉氏。官至曹郎。嘗爲歌。贈琴棋僧。同列見之曰。非其父不生其子。詩曰。我嘗聽師法一說。波上蓮花水中月。不垢不淨是色空。無法無空亦無滅。我嘗聽師禪一觀。浪溢鼉頭蟬魄滿。河沙世界盡空空。一寸寒灰冷燈畔。我又聽師琴一撫。長松喚住秋山雨。絃中雅弄若鏗金。指下寒泉流太古。我又聽師棋一著。山頂坐沈紅日腳。阿誰稱是國手人。羅浮道士賭卻鶴。輸卻藥。法懷斟下紅霞丹。束手

不敢爭頭角。(原)雅
言系述

黃損

黃損龍德二年登進士第。喜作詩。讀史云。逐鹿走紅塵。炎炎火德新。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帝道雲龍合。民心草木春。須知烟閣上。一半老儒真。(原)雅
言系述

損連州人。作公子行云。春草綠。綿綿驕驕暖烟微。風飄樂韻。半日醉花邊。打鵲拋金盞。招人舉玉鞭。田翁與蠶婦。平地看神仙。又出山吟云。來書初出白雲扃。乍臨秋風馬足輕。遠近流連分岳色。別離嗚咽亂泉聲。休將巢許爭喧雜。自共伊臯論太平。昨夜細書雲色裏。進賢星座甚分明。(原)雅
言系述

鷓鴣詩云。而今世上多離別。莫向相思樹下啼。(原)零
陵雜記

淡塘在永州北三十里。其水有九十九源。長興初。黃損爲永州團練副使。求爲別業。有詩云。傍水野禽通體白。釘盤山果半邊紅。(原)零
陵雜記

虔州布衣賴仙芝。言連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人。僕射蓋事南漢。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阼階。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上云。一別人閒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鑿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去不復留。子歸問其狀貌。孫云。甚似影堂老人也。(原)東
坡志林

謝諤

謝諤家南康。舍前有溪。兒時常夢浴溪中。有人以株一器遺之曰。郎吞此。則明悟矣。諤卽吞細者六十餘顆。及長。善爲詩。進士裴說。選其善者六十餘篇。行於世。(原)稽神錄

五代詩話六卷 閩

韓偓

韓偓天復初入翰林。其年冬。車駕出幸鳳翔。偓有扈駕之功。返正初。上面許偓爲相。奏云。陛下運契中興。當復用重德。鎮風俗。臣座主右僕射趙崇。可以副陛下是選。乞迴臣之命授崇。天下幸甚。上嘉嘆。翌日制用崇。暨兵部侍郎王贊爲相。時梁太祖在京。素聞崇之輕佻。贊復有嫌。贊馳入請見於上前。具言二公長短。上曰。趙崇是偓薦。時偓在側。梁主叱之。偓奏曰。臣不敢與大臣爭。上曰。韓偓出尋謫官入閩。故偓有詩曰。手風慵展八行書。眼暗休看九局圖。窗裏日光飛野馬。案前筠管長蒲盧。謀身拙爲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齊竽。(原)據言。

偓於昭宗朝召入院試學士。試文五篇。萬邦咸甯賦。禹拜昌言詩。武臣授東川節度使制。答佛誓國王進貢書。批三功臣讓圖形表。(補)金鑿密記。

朱全忠忌偓。貶濮州司馬。昭宗執偓手流涕曰。左右無人矣。再貶榮經尉。徙鄧州司馬。哀帝復召爲學士。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挈族來依王審知。僑居南安。天祐三年。復有前命。偓又辭。爲詩曰。豈獨鴟夷解歸去。五湖漁艇且鋪糟。已而梁篡唐。復召亦辭不往。龍德三年。卒於南安龍興寺。自貶後以甲子歷歷自記所在。其詩皆手寫成帙。歿之日。家無餘財。惟燒殘龍鳳燭一器而已。(補)十國春秋。

偃十歲能詩。嘗卽席爲詩送父友李商隱。一坐盡驚。富才情。詞靡麗。初喜爲閨閣詩。後遭故遠遁。出語依於節義。得詩人之正焉。(補)全唐詩錄

山谷嘗爲余言。杜子美雖流離顛沛。心未嘗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陳時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蓋忠義之氣奮發而然。韓偃貶逐後。依王審知。其集中所載。手風慵展。八行書。眼暗休看。九局圖。窗裏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謀身拙爲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齊竽。其詞淒楚。切而不迫。不忘其君也。(補)潘子真詩話

偃與吳融同時爲詞臣。偃忠於唐。爲朱三面斥。貶責不悔。如捋虎鬚之句。人未嘗誦。似爲香奩所掩。及朱三篡弑。偃羈旅於閩。時王氏割據。偃詩文止稱唐朝官職。與淵明稱晉甲子。異世同符。余讀其集。壯其志。錄其警聯於編內。三數篇自述其玉堂遭遇。唐季非復承平舊觀。而待詞臣之禮。猶然存之以備金鑾記之闕。(補)後村詩話

韓致光天復二年。隨駕鳳翔。冬至夜。作不道慘舒無定分。卻憂蚊響又成雷。是時朱全忠圍岐甚急。李茂貞有連和之意。偃之孤忠處此。殆知其必一反一覆。終無定在歟。此關時事。不但詠至節也。(補)牽律髓

吳融韓偃同時。慨嘆兵戈之間。詩律精切。皆善用事。(補)牽律髓

唐史偃傳。貶濮州後。卽不甚詳。吾家所得偃詩。皆以甲子歷歷自記。有天祐二年乙丑。在袁州得人賀復除戎。曹依舊承旨詩。又有丁卯年。聞再除戎。曹依前充職詩。蓋兩召皆辭不赴也。終身不食梁祿。大節與

司空表聖略相等。惜乎唐史止書乙丑一召。不爲少發明之。(補)石林集。

韓偓流寓閩中所作詩。僅傳南臺懷古一首云。無那離腸日九迴。強舒懷抱立高臺。中華地向天邊盡。南國雲從島上來。四序有花長見雨。一冬無雪卻聞雷。離宮紫氣生冠冕。卻望扶桑病眼開。偓卒於閩。其子寅亮與鄭文寶言偓捐館日。溫陵帥聞其家藏箱笥頗多。而緘鏽甚固。發觀得燒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蠟淚尙新。巾香猶鬱。乃偓爲學士日。視草金鑾。夜還翰苑。當時皆宮人秉燭以送。悉藏之。又文寶少游於延平。見一老尼。亦說斯事。尼乃偓之妾耳。第未考偓葬於何所也。(補)筆精。

韓偓詩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四世孫奕處。偓天復中。避地泉州之南安。子孫遂家焉。廣歷中。余過南安。見奕出其手集。字極淳古可愛。後詣闕獻之。以其忠臣之裔。得司士參軍。終於殿中丞。余在京師。見偓送馨光上人詩。亦墨蹟也。與此無異。(補)夢溪筆談。

偓自號玉山樵人。所著歌詩頗多。其閒綺麗得意者。數百篇。膾炙人口。或樂工配入聲律。粉牆椒壁。竊詠者。不可勝計。行書亦可喜。題懷素草書詩云。怪石會秋澗。寒藤挂古松。若教臨水畔。字字恐成龍。非潛心字學。作語不能逮此。(原)宣和書譜。

釣龍臺上有盤石。越王餘善釣白龍處也。又名越王臺。韓偓流寓閩中。題詩云。無那離腸日九迴。強舒懷抱立高臺。九華地向城邊盡。外國雲從島上來。四序有花常見雨。一冬無雪卻聞雷。離宮紫氣生冠冕。試望扶桑病眼開。(原)竹窗雜錄。

韓偓昭宗時爲翰林學士承旨。頗與國論。爲崔胤朱全忠所不容。謫濮州司馬。其後復官。不敢入朝。挈其族依閩中王審知。嘗道沙陽。寓居天王院者歲餘。與老僧蘊明感。以詩贈之。至後唐時。邑令張僚爲之記。敘偓始末甚詳。且述唐末亂離之事。頗與唐史合。余來沙陽聞之。竊欲一觀。而其碑因寺中廢。爲有力者取去。祕不示人。久之始得見其副本。感而賦之。且錄偓詩卷中。傳諸好事者云。偓訪明公大德。贈長句四韻。前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制誥韓偓上。寸髮如霜袒右肩。倚肩筇竹貌怡然。懸燈深屋夜分坐。移榻向陽齋後眠。刮膜且揚三毒諭。攝心徐指二宗禪。清涼藥分能知否。各自胸中有醴泉。詞臣謫去墮天南。詩墨從來勝寺簷。好事不須收拾去。世閒遺集有香奩。(原)李忠定梁溪集。

韓致光。吳子華。皆唐末詞臣。位望通顯。雖國蹙主辱。而賦詠唱和不輟。存於集者。不過流連光景之語。如感時傷事之作。絕未之見。當時公卿大臣。往往皆如此。(補)後

致光昭宗時。以翰林承旨謫嶺表。道湖南。謝人惠含桃詩云。金鑿歲歲長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自注云。每歲初進之後。先宣賜學士。韓子蒼謝人惠茶云。白髮前朝舊史官。風爐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團。意本致光。而語益工。(補)復齋漫錄。

余溺章句。信有年矣。誠知非丈夫所爲。不能忘情。天所賦也。自庚辰辛巳之際。迄辛丑庚子之間。所著歌詩。不啻千首。其閒以綺麗得意者。亦數百篇。往往在士大夫之口。或樂工配入聲律。粉牆椒壁。斜行小字。竊詠者不可勝計。大盜入關。緗帙都墜。遷徙不常。厥居求生。草莽之中。豈復以吟諷爲意。或天涯逢舊識。

或避地遇故人。醉咏之暇。時及拙唱。自爾鳩輯。復得百篇。不忍棄捐。隨時編錄。遐思宮體。未敢稱庾信。攻文。卻誚玉臺。何必情徐陵。作敍。粗得捧心之態。幸無折齒之慚。柳巷青樓。未嘗糠粃。金閨繡戶。始預風流。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春動七情。如有責其不經。亦望以功掩過。翰林學士承旨。行尙書戶部侍郎。知制誥韓偓序。(補)香奩集自序。

余自辛酉歲戲作無題十四韻。故奉常王公相國首於繼和。故內翰吳侍郎融。令狐舍人渙。閣下劉舍人崇譽。吏部王員外渙。相次屬和。余因作第二首。卻寄諸公。二內翰及小天亦再和。余復作第三首。二內翰亦三和。王公一首。王小天二首。二學士各三首。余又倒押舊韻。成第四首。二學士笑謂余曰。謹豎降旗。何妍如是也。遂絕筆。是歲十月末。余在內直。一旦兵起。隨駕西狩。文稿咸棄。更無子遺。丙寅年九月。在福建寓。止有前東都度支院蘇曄端公挈余淪落詩稿見授。中得無題一首。因追味舊作。缺亡甚多。惟第二第四首彷彿可記。其第三首。才得數句而已。今亦依次編之。以俟他時。偶獲全本。餘五人所和。不復憶省矣。(補)香奩集無題詩序。

世傳香奩集。江南韓熙載所爲。誤。沈存中筆談。又謂晉相和凝所爲。後貴。惡其側豔。嫁名於偓。亦非也。余家有唐吳融詩一集。其中有和韓致堯無題三首。與香奩集中無題韻正同。而偓序中。亦具載其事。又余曾在溫陵。於偓裔孫駟處。見偓親書所作詩一卷。雖紙墨昏淡。而字畫宛然。其婁娜多情。春盡等詩。多在卷中。此可驗矣。偓富於才情。詞致婉麗。能道人意外事。固非凝所及。據北夢瑣言云。凝少年好爲小詞令。

布於汴洛。泊作相。專令人收拾焚毀。契丹入寇。號爲曲子相公。然則疑雖有集名香奩與偃同。乃浮豔小詞耳。安得便以今世所行香奩集爲凝作耶。(補)石林集

韓偓香奩集百篇。皆豔體也。沈存中筆談云。乃和凝所作。凝後貴。悔其少作。故嫁名韓偓耳。今香奩集有無題詩序云。余辛酉年。戲作無題詩十四韻。故奉常王公。內翰吳公。舍人令狐渙。相次屬和。是歲十月。一旦兵起。隨駕西狩。文稿咸棄。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曄以稿見授。得無題詩。因追詠舊詩。缺亡甚多。余按唐書韓偓傳。偓嘗與崔嗣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爲功臣。與令狐渙同爲中書舍人。其後韓全誨等劫帝西幸。偓夜追及鄆。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天祐二年。挈其族依王審知而卒。以紀運圖考之。辛酉乃昭宗天復元年。丙寅乃哀帝天祐二年。其序所謂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曄授其稿。則正依王審知之時也。稽之於傳與序。無一不合者。則此集韓偓所作無疑。而筆談以爲和凝嫁名於偓。特未考其詳耳。筆談云。偓又有詩百篇。在其四世孫奔處見之。豈非舊詩之缺亡者乎。(補)韻語陽秋

致光筆端甚高。唐之將亡。與吳融詩律皆全。不似晚唐。善用事。極忠憤。惟香奩之作。詞工格卑。豈非世事已不可救。姑流連荒亡。以紓其憂乎。(補)瀛奎律髓

香奩之作。爲韓偓無疑也。或以爲和凝之作。嫁名於韓。劉潛夫誤信之。考諸同時吳融集。有依韻唱和者。何可掩哉。誨淫之言。不以爲恥。非唐之衰而然乎。(補)瀛奎律髓

高秀實云。元氏豔詩。麗而有骨。韓偓香奩集。麗而無骨。時李端叔意喜韓偓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靈芝。

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云。勸不得也。(補) 周詩話

韓偓詩。牕裏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上句謂牕隙日影中。多見飛塵。人猶易解。至次句則案頭竹

管。豈長蘆葦耶。便相顧錯愕。按中庸。夫政也者。蒲盧也。舊注。蒲盧是蜾蠃名。爾雅云。卽細腰蜂也。蜾蠃取

螟蛉納書案筆管間。以泥封之。閱數日而化爲蜾蠃。其以之證政舉者。正以言民化之易也。是以家語曰。

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而成。其著待化而成四字。明明解敏政之譬。此夫

子自言之。且自註之者。自宋人作章句。改盧爲蘆。以蒲葦當之。則不惟中庸家語。爾雅。毛詩俱不能解。卽

韓冬郎一七字詩。亦無解處矣。嗟夫。讀經讀詩。皆不可無學如此。(補) 河詩話

香奩集云。後魏時。相州人作李波小妹歌。疑其未備。因補之。李波小妹字雍容。窄衣短袖蠻錦紅。未解有

情夢梁苑。何曾自媚妒吳宮。誰教牽引知酒味。因令悵望成春慵。海棠花前鞦韆畔。背人掩鬢道忽忽。韓

偓所補。似言閨房之意。大非其實。北史。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不已。百姓語云。李波小妹字雍容。褰

裾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尙如此。男子安可逢。李安世設方略。誘殺之。州內肅然。(原) 漢叢話

韓偓詩。鵝兒唼唳梳黃鬢。鳳子輕盈膩粉腰。不識鳳子定是何物。有問于姑。以蝶應之。問者依違而已。退

念藏書萬數。不能貯心。亦病也。徐悟。乃崔豹古今注耳。謂蛺蝶大者爲鳳子。(原) 金玉詩話

子規人。但知其爲催春歸去之鳥。蓋因其聲曰歸去了。故又名思歸鳥。而不知亦爲先春而鳴之鳥。史記

歷書。百草奮興。姊規先噪。索隱曰。子規春氣發動。則先出野澤而鳴是也。韓致光春恨詩。殘夢依依酒力

餘城頭批頰伴啼鳥。批頰鳥。卽鸚鵡也。催明之鳥。(補)留青日札

唐盧延遜詩。樹上謔詼批頰鳥。牕閒壁剝叩頭蟲。王半山詩。翳木窺搏黍。藉草聽批頰。元人送春詩。批頰穿林叫新綠。韓致光春恨詩云。殘夢依依酒力餘。城頭批頰伴啼鳥。平明乍捲西樓幙。院靜初聞放轆轤。

批頰蓋鳥名。但不詳爲何形狀耳。或曰卽鸚鵡也。催明之鳥。(補)丹鉛總錄

韓偓詩云。洞門深閉不曾開。橫臥烏龍作妒媒。又云。相風不動烏龍睡。時有幽禽自喚名。又云。遙知小閣還斜照。羨殺烏龍臥錦茵。祝鑑子權賢良窮探古詩。無不貫通。一日問余曰。韓致光詩用烏龍爲何事。余答曰。樂天和元微之夢游春詩云。烏龍臥不驚。青龍飛相逐。當是犬爾。子權曰。何所據。余戲之曰。豈不聞俚語云。拜狗作烏龍。後閱沈汾續仙傳云。韋善俊攜一犬。號烏龍。化爲龍。乘之飛昇而去。樂天致光詩。未必不用此事。(補)稿簡贊筆

北都使宅。舊有過馬廳。按唐韓偓詩云。外使進鷹初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注云。乘馬必中官馭以進。謂之過馬。旣乘之。然後蹀躞嘶鳴也。蓋唐方鎮亦倣之。因而名廳事也。(補)溫公詩話

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南史齊東昏侯爲潘貴妃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府玉臺新詠。皆六朝詞人纖豔之言。類多體狀美人容色姝麗。及言妝飾之華。眉目脣口。要支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杜牧李白李商隱之輩。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韓偓香奩集咏屣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綴綴。唐尺短以今較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惟

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窈窕。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窈窕娘以帛纏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窈窕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纖弓爲妙。以此知扎腳自五代以來方爲之。(補) 輟耕錄

婦人纏足。不知始自何時。或云始於齊東昏。然余向年觀唐文皇長孫后繡履圖。則與男子無異。又見則天后畫像。其芳趺亦不下長孫。可見唐初大抵俱然。唯大歷中夏侯審詠被中睡鞋云。雲裏蟾鉤落鳳窩。玉郎沈醉也摩挲。蓋弓足始見此。至杜牧詩云。細尺纔量減四分。纖纖玉笋裹輕雲。又韓偓詩云。六寸膚圓光綴綴。唐尺只抵今製七寸。則六寸當爲今四寸二分。亦弓足之尋常者矣。因思此法當始於唐之中葉。今又傳南唐後主爲宮婢窈窕娘作新月樣。以爲始此。似亦未然也。(補) 野獲編

韓致堯詩。白玉堂東遙見後。令人評泊畫楊妃。李子田云。評泊者論貶人是非人也。今作評駁者。非近諸本。或作斗薄。或轉訛陡薄。殊無意義。萬首絕句本作評泊。當猶近古。(補) 池北偶談

梅聖俞河豚詩云。春岸飛楊花。永叔謂河豚食楊花則肥。韓偓詩。柳絮覆溪魚正肥。大抵魚食楊花則肥。不必河豚也。(補) 詩話總龜

韓致光湖南食櫻桃詩云。苦笋恐難同象匕。酪漿無復瑩蠙珠。自注云。秦中謂三月爲櫻笋時。乃知李綽秦中歲時紀。所謂四月十五日。自堂廚至百司廚。通謂之櫻笋廚。非妄也。陳無己春懷詩云。老形已具臂

膝痛。春事無多櫻笋來。(補) 能改齋漫錄

李賀桃花亂落如紅雨。韓偓杏花飄雪小。桃紅桃花紅。而長吉以雨比之。杏花紅。而致光以雪比之。皆可爲善用。不拘拘於故常者。所以爲奇。不然。則柳雪李月。梨雪桃霞。誰不能道。(補)留青日札

杜子美云。魚吹細浪搖歌扇。李洞云。魚搖清影上簾櫳。韓偓云。池面魚吹柳絮行。此三句皆言魚戲。而韓

爲優。(原)們
論新語

五七言絕句。最少而最難工。雖作者亦難得四句全好者。晚唐人與王介甫最工於此。如韓偓云。昨夜三更雨。臨明一陣寒。薔薇花在否。側臥卷簾看。四句皆好。(補)誠齋詩話

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模寫精矣。余摘十首題壁間。每菜羹豆飯後。啜茗茗一杯。偃臥松窗竹榻。閒令兒童吟誦數過。自謂勝如吹竹彈絲。今記於此。韓偓云。聞說經旬不啓關。藥窗誰伴醉開顏。夜來雪壓前村竹。剩看溪南幾尺山。又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漁翁醉著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長孫佐輔云。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薛能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偶自勸。昨夜春風欺不在。就牀吹落讀殘書。韋莊云。南隣酒熟愛相招。蘸甲傾來綠滿瓢。一醉不知三日事。任他童穉作漁樵。杜荀鶴云。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篷底獨斟時。醉來睡著無人喚。流下前灘也不知。陸龜蒙云。雨後沙虛古岸崩。漁梁攜入亂雲層。歸時月落汀洲暗。認得山家結網燈。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李商隱云。城郭休過識者稀。哀猿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漁家路。薄暮歸來雨溼衣。張演云。鵝湖山下稻梁肥。豚柵雞棲對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補) 林玉露

松江詩話曰。有松柵詩一聯。採來猶帶烟霞氣。月明滿地金釵細。以爲佳句。恨不見全篇。僕謂月照松影。但見參差黑影耳。安知其爲金釵。松葉比之金釵者。謂架上月照映則可。不可謂地上之影也。不如曰。月明滿架金釵細。此語爲得。前輩謂退之聯句中。竹影金瑣碎之語。所謂金瑣碎者。非直謂竹影也。謂竹間之日影耳。以此驗之。益信僕之說爲然。韓偓詩曰。長松夜落釵千股。此語無病。李涉詩曰。疎林透明月。散

亂金光滴。此正退之竹影金瑣碎。(原) 野客叢書

詠浴詩。初似洗花難抑按。終憂沃雪不勝任。豈知侍女簾帷外。賸取君王幾餅金。按趙后外傳。昭儀浴。帝竊觀之。令侍女勿言。投贈以金。一浴賜百餅。此詩尙有所諷。謂世之爲君者。亦惑乎此也。(補) 瀛奎律髓

意有餘而不及於褻。則風懷之作。猶之可也。書婦人之言於雅什。不已卑乎。故香奩之作。唯取七言律六首。此詩仙樹有花難問種。御香聞氣不知名。句佳。尾句太猥。(補) 瀛奎律髓

凡寫迷離之況者。止須述景。如小窗斜日到芭蕉。半牀斜月疎鐘後。不言愁而愁自見。因思韓致光空樓雁一聲。迷屏燈半滅。已足色悲涼。何必又贅眉山正愁絕耶。覺首篇時復見殘燈。和烟墜金穗。如此結句。

更自含情無限。(補) 花草蒙拾

詩有銷魂者三。香奩集其一也。夫銷魂者。卽壞心田之謂也。其曰打疊紅箋書恨字。與奴方便寄卿卿。詩媒詞逗也。其曰但得暫從人繾綣。何妨長任月朦朧。踰牆鑽穴也。其曰最是斷腸禁不得。殘燈影裏夢初

回。且氣枯亡也。其曰欲把禪心銷此病。破除纔盡又重生。淫惡不悛也。聞之必增益淫邪之念。故當以綺語爲戒。補 聖

飛燕於太液池。歌歸風送遠之曲。酒酣風起。揚袖曰。仙乎仙乎。帝令馮無方持后裙。幫爲之縵。唐人豔句。餘媛戀香。羈讀之心妒。況持湘江六幅耶。然宮奴赤鳳。早並溫柔鄉竊之。補 蓉

余嘗愛韓致光宮詞云。繡裙斜立正銷魂。宮女移燈掩殿門。燕子不歸花著雨。春風應是怨黃昏。補 侯

致光醉著絕句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花柳一村烟。漁翁醉著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葛亞卿集句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漁翁醉睡眠未醒。高唱夕陽孤鳥邊。前輩集句詩。每一句取一家詩。今亞卿全用致光前兩句。極爲無味。又後兩句不是好句。不稱前兩句。豈若致光之渾成也。杜荀鶴亦有溪興絕句曰。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甌篷底獨斟時。醉來睡著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語句俱弱。亦不若致光之雅健也。原 流

丙戌之冬。余初病起。深居簡出。終日曝背晴簷。萬事不到。自以荆公所選唐百家詩。反復熟味之。雖無豪放之氣。而有修整之功。高爲不及。卑復有餘。適中而已。荆公謂欲觀唐人詩。觀此足矣。詎不然乎。集中佳句所已稱道者。不復錄出。唯余別所喜者。命兒輩筆之。以備遺忘。七言六聯。韓偓殘春云。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又云。細水流花歸別澗。斷雲含雨入孤村。又訪王同年村居云。門庭野水灘灘鷺。鄰里斷牆啜啜雞。吳融閒望云。三點五點映山雨。一枝兩枝臨水花。許渾山居云。龍歸曉洞雲猶溼。麝過春

山草自香。崔櫓春日云。杏酪漸香鄰舍粥。榆烟欲變舊爐灰。(補) 瀟

隱叢話。

閒之爲義。或曰。月到門庭方是閒也。古皆從月。與閒同。其音稍異耳。閒亦人之所難得者。杜牧之有云。不是閒人閒不得。願爲閒客此閒行。吳興因建得閒亭。余性極愛閒。而閒中不能靜處。尋詩問酒。灌卉調禽。實無閒時。因憶韓致堯有詩云。書牆暗記移花日。洗瓮先知醞酒期。須信閒人有忙事。早來衝雨覓漁師。

玉山樵人可謂同調矣。(補) 留

青日札。

閩中壤狹田少。山麓皆治爲隴畝。昔人所謂磽田也。喪亂以來。逃亡略盡。磽田蕪穢盡矣。余寒食登邵武詩話樓。詩有遺令不須仍禁火。四郊茆舍久無烟之句。及觀唐韓偓過閩中。有千村冷落如寒食。不見人烟。只見花之句。明張式之撫閩。亦有除夜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紅之句。千古有同悲也。(補) 閩

徐寅

徐寅。莆田人。乾甯中進士。海內多故。依王審知。嘆曰。丈尺之水。安能容萬斛之舟。隱居終身。其妻字月君。有贈內詩中一聯。神傳尊聖陀羅呪。佛授金剛般若經。卽此堪借隱者矣。寅有探龍釣磯二集。作詩甚多。中以東西南北爲題。(補) 瀟

小品。

延壽溪。唐徐正字寅隱此。溪有延壽橋。橋北有石微露者。寅釣磯也。有潭名徐潭。亦以寅故。寅常作斬蛇及人生幾何二賦。渤海高元固入閩求識之。言其國得其二賦。家家以泥金書幃。及隱此。自賦詩云。賦就神都振大名。斬蛇工與樂天爭。歸來延壽溪頭住。終日無人問一聲。劉克莊溪潭詩。有門外青山皆我有。

從今不必喚徐潭之句。夜夢寅拊背云。我昔勝君昔。君今勝我今。有隆還有替。何必苦相侵。良一異也。

(補) 國書。

余友貢士徐君端衡。請跋其八世祖諱昶。雍熙端拱二詔。余既著語於雍熙之後矣。因問貢士家譜。君曰。本徐彥伯之後。彥伯見唐史。與蘇味道。李嶠。崔融同時。以文章擅名。彥伯生務。天寶末。避亂入閩。居泉州。莆田縣崇仁里徐村。務生在蒙。始居延壽。又五傳至先輩。是爲延壽之徐。先輩晚年。有歸來延壽溪頭坐。終日無人問一聲之句。今釣磯草堂猶存。至曾孫以俸薄能廉。官卑不屈。爲詞臣王黃州所稱。蓋徐氏自彥伯後。種詩書。遺子孫。縣縣不絕。貢士於先輩爲十一世祖。於曹州郡掾爲八世祖。詞章似先輩。操履似郡掾。其淵源所漸遠矣。復書此於端拱詔之後。(補) 後村題跋。

黃巷山。唐較書黃璞所居山也。璞家在福州。人名其居巷曰黃巷。後避黃巢寇。徙是山下。尙以黃巷名之。

徐寅黃較書閒居詩。取得驪龍第四珠。退依僧寺卜貧居。青山入眼不干祿。白髮盈頭猶著書。(補) 閩書。

徐寅先輩詩。如豐年甲子春無雨。良夜庚申夏足眠。身閒不厭常來客。年老偏憐最小兒。又五言歲計懸僧債。以此知閩人苦貧。貸僧而取其息。自唐末已然矣。(原) 劉后村集。

黃滔

黃滔字文江。乾甯二年進士。除四門博士。朱梁移國。因歸閩不復西。以監察御史裏行。充威武軍節度推官。王審知據有全閩。而終其身爲節將者。滔規正有力焉。中州名士避地於閩者。若李絢。韓偓。王滌。崔道

融、王標、夏侯淑、王拯、楊承休、楊贊圖、王侗、歸傳懿輩，悉主於滔。有泉山秀句集，及文集行世。洪邁序滔文，瞻蔚典則，策扶教化。詩清淳丰潤，若與人對語。郁郁有貞元長慶風。祭陳林先輩諸文，悲愴激越。馬嵬館娃景陽水殿諸賦，雄新雋永，使人讀之，如身生是時。目攝其故。楊萬里稱滔詩，如聞新雁，一聲初觸夢，半白已侵頭。餘燈依古壁，片月下滄洲。游東林寺，寒三伏雨，松偃數朝枝。上李補闕諫草封山藥，朝衣施衲僧。退居詩，青山寒帶雨，古木夜啼猿。與韓偓、吳融輩並遊。未知何人徐行後長者也。(補) 閩書

囊山形如懸囊，僧涅槃隱。其下曰囊山院，廟階甚爲宏壯。外有放生池。唐黃滔詩：山有重囊勢，門開兩徑斜。溪聲寒走雨，海色月流沙。菴外曾游虎，堂中舊雨花。不知遺識地，一一落誰家。(補) 閩書

天祐元年，翁承贊以右拾遺受詔冊王審知爲瑯琊王，賜金紫以行，易其鄉名里號曰文秀光賢。晝錦黃滔贈以詩，有建水閩山無故事，長卿嚴助是前身之語。梁開平四年，復爲閩王冊禮副使。滔復贈詩曰：衣錦還鄉翻是客，迴車謁帝卻爲歸。(補) 閩書

俗傳羅隱出語成讖，著有異跡。若羅裳山之畫馬，石深滬之石壁山書字，及建安書筒灘所載。余初尙未信其果此羅隱與否，及讀楊文敏書筒灘記，已稍信之。因閱黃滔贈隱詩三徵不起時賢議，九轉終成道者言。方知隱學道修真人也。(補) 閩書

茅鹿門先生晚喜作詩，自稱半路修行，語多率易。次子國縉登第，喜而口占曰：堂前正索千金賞，門外高懸五丈旗。聞者皆笑。然黃滔已先之矣。滔放榜詩曰：白馬嘶風三十轡，朱門秉燭一千家。御試曰：九華燈

作三條燭。萬乘君懸四首題。以古準今。如出一手。然則先生未可笑也。(補) 灑

曠小品

黃滔省試。內出白鹿宣示百官詩。上瑞何曾乏。毛羣表色難。推於五靈少。宣示百寮觀。形奪場駒潔。光交月兔寒。已馴瑤草列。孤立雪花團。戴豸慚端士。抽毫躍史官。貴臣歌詠日。皆作白麟看。又省試奉詔漲曲江池。地脈寒來淺。恩波住後新。引將諸派水。別貯大都春。幽咽疏通處。清冷迸入辰。漸平連杏岸。旋闊映梅津。沙沒迷行徑。洲寬恣躍鱗。願當舟楫便。一附濟川人。此題一本無省試字。且云詔字。當是試字之誤。按唐制登進士後。又有試名奉試。前崔曙荆冬倩皆有奉試題是也。且此試不用題韻。似特試者。況省試二字。亦決有誤。按此題注乾符二年在僖宗朝。而前內出白鹿題注乾甯二年在昭宗朝。則自乾符至乾甯約二十餘年。未有乾符既中省試。而復赴乾甯省試者也。此必有一試係制試。或奉試。而題誤注作省字耳。然不可考矣。(補) 唐

崔道融

崔道融。荊州人。以徵辟爲永嘉令。累官右補闕。避地來閩。依太祖。未幾病卒。道融素與黃滔善。其卒也。滔爲文祭之。有云。識通龜策。耀握靈珠。國風騷雅。王佐謀訐。袁安之涕泣。泣然。劉氏之宗祧。莫扶。(補) 十

國春秋

楊誠齋後唐人。崔道融咏梅花。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方虛谷云。惜不見全篇。余近見雜鈔唐詩册子。此首適全。今載之。數萼初含雪。孤標畫本難。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橫笛和愁聽。斜枝倚病看。朔風如解意。容易莫摧殘。因思古人詩文。前代不傳。或又出於後。未可知也。如蒲城縣李邕書雲。麾將軍碑。已爲

人擊斷。正德中，劉東臯謫居蒲城，乃用鐵纜束之，復完饒州薦福寺碑。宋代爲雷所轟，近日商人取其三段，合爲一，尙可印摹，吁亦奇事矣。補丹鉛錄

唐崔道融題婕妤曰：寵極辭同輦，恩深棄後宮。自題秋扇後，不敢怨春風。曹鄴題庭草曰：庭草根自淺，造化無遺功。低回一寸心，不敢怨春風。元陳白堂題春風曰：著柳成新綠，吹桃作故紅。衰顏與華髮，不敢怨春風。三詩句意相似，而工拙自異。首詩婉轉含蘊，著題說到不怨處。第二詩婉轉亦工，似無蘊藉矣。第三詩直致全無唐人氣味。若曰：元詩巧而成唐，晚風信乎哉。補七修類稿

陸希聲

古之善書，鮮有得筆法者。希聲得之，凡五事：撮押鉤格，抵用筆雙鉤，則點畫遒勁而盡妙矣。謂之撥鐙法。希聲自言：昔二王皆傳此法。至陽冰亦得之。希聲以授沙門智光。智光入長安，爲翰林供奉，得幸於昭宗。希聲猶未達，以詩寄智光云：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湖泝滌人。智光感其言，引薦，遂得召。後至相，其力也。補唐詩紀事

陳誼

陳誼，吉州人。題螺江廟云：廟裏杉松蕭颯風，廟前江水碧溶溶。凭闌不見當時事，落日遠山千萬重。太平興國中，史館學士張齊賢出爲本道轉運使，至其廟，覽留題詩牌甚多，俱打去，獨留誼詩，方知名。補那閣雅談

印粲

陳後山云。歐陽公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爲佳句。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直用葉草之理。按此詩乃太宗朝。王操投贈李昉相國詩。不若印粲與徐翰林詩云。諫章未上先焚草。御筆曾傳立制麻。粲五代人。然余見雅言系述。載操詩乃詔草。非諫字。(補)能改齋漫錄。

翁承贊

承贊字文饒。福清人。舉唐乾甯三年進士。累官右拾遺。戶部員外郎。後失節爲梁諫議大夫。自號狎鷗公。有詩集一卷。見唐書藝文志。並畫錦集宏詞前後集。共二十卷。俱軼不傳。余家收得冊封閩王時律詩三十餘首。中多佳句。如窗含孤岫影。牧臥斷霞陰。早涼生戶牖。孤月照關河。參差雁陣天。初碧寥落漁家蓼。欲紅長淮月上魚。翻鬣荒渚人稀。獺印蹄。松都舊日門人種。路是前朝禪子開。誠晚唐作手也。(原)榕陰新檢

翁承贊唐末爲諫議大夫。使福州。至劍浦。見舊識僧亞栖。贈詩云。蕭蕭風雨建陽溪。溪畔維舟見亞栖。一軸新詩劍潭北。十年舊識華山西。吟魂惜向江村老。空性原知世路迷。應笑乘輶青瑣客。此時無暇聽猿啼。(原)鑿戒錄

俗云。槐花黃。舉子忙。翁承贊詩云。雨中粧點望中黃。句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爲君忙。乃知俗語亦有所自也。(原)詩話總龜

出甯越門二里曰橫山。迤西南爲惠澤山。一名獨山。爲南臺山。崇阜屹立。俯瞰巨潭。臺上可坐百餘人。舊記。越王餘善釣得白龍於此。遂築臺表瑞。臺高四丈。週迴三十六步。名釣龍臺。今市廛矣。有宋米芾書全

閩第一江山。趙汝愚隸古南臺。皆刻石上。臺西有靈溝廟。其地故名洪溝。有隄名新豐市堤。唐翁承贊冊封閩王。審知還朝。於此餞別。承贊詩有登雲樓上方停樂。新市堤邊又舉杯之句。(補) 閩書。

顏仁郁

顏仁郁。泉州人。仕閩爲歸德場長。時土荒民散。仁郁撫之。一年襁負至。二年田萊闢。閱三歲而民用足。有詩百篇。宛轉回曲。歷道人情。邑人途歌巷唱之。號顏長官詩。其勸農詩曰。夜半呼兒趁曉耕。羸牛無力漸艱行。時人不識農家苦。將謂田中穀自生。(原) 十國春秋。

龍尋邑東有顏長官仁郁祠。長官五代時能撫循其民。使不見兵革。龍尋志所刻詩百篇。皆道民疾苦。皇不給之狀。余生三百年後。奉天子命字茲邑。首謁祠下。因次韻以寄甘棠之思。且使來者知我愛桐鄉之意云。(補) 龍尋藁。

楊鳧

楊鳧字烏之。閩人。山中云。背日流泉生凍早。逆風歸鳥入巢遲。(原) 雅言系述。

陳嵩

永福之澄潭山。去城六十里。五代時陳嵩居此。嵩嘗出游。有辭父墓詩云。高蓋山頭日影微。野風吹動紙錢飛。墳前滴酒空垂淚。不見丁甯道早歸。萬首唐人絕句。又作陳去疾詩。按大明一統志。載此詩於南安縣高蓋山下。以爲歐陽詹所作。閱歐陽集無載。乃知纂修當有考也。(補) 閩書。

詹敦仁

詹敦仁字君澤。避亂隱仙遊植德峯下。上閩主繼鵬書累數百言。繼鵬召之飲。且欲留之。命決參軍事。敦仁謝以詩。有周粟縱榮甯忍食。草廬頻顧漫勞思。句強以袍笏不受。已復杜門不出。清源節度使留從效再辟之。乃求監小溪場。既至。請升場爲縣。未幾。舉王直道自代。隱居佛耳山。自號清隱。(補)十國春秋

閩詹敦仁復留從效問劉儼改名嬰字音義詩云。伏羲初畫卦。蒼氏乃製字。點畫有偏傍。陰陽貴協比。古者不嫌名。周人始稱諱。始諱猶未酷。後習轉多忌。或援他代易。或變文迴避。濫觴久滋蔓。傷心日益熾。孫休命子名。吳國尊王意。蠶商翼羿僻。甄昱寇焚異。梁復踵已非。時亦迹舊事。巖杰自其一。蜀闔是其二。鄙哉仇啓名。陋矣越蠶義。大唐有天下。武后擁神器。私制迄無取。古音實相類。乖贏囹圄星。虜悉厓丙峯。缶囿及罌。虜作史難詳。備唐祚值傾危。劉嬰懷僭僞。吁嗟毒蛟輩。睥睨飛龍位。嬰儼雖同音。形體殊乖致。廢學媿未宏。來問辱不棄。奇字難雄博。摛文伏韓智。因誦鄙所聞。敢布諸下吏。從效得詩。大加嘆服。(原)清源文獻志

劉乙

鳳山安溪縣主山也。五代劉乙隱其下。乙字子真。不知何許人。仕閩爲鳳閣舍人。後隱是山。與周樸詹君澤友。所爲詩有掃石雲隨帚。耕山鳥傍人之句。君澤嘗遣子珙訪之。贈以詩。掃石耕山舊子真。布衣草履自隨身。石崖壁立題詩處。知是當年鳳閣人。觀君澤所贈乙詩。乙蓋高士也。(補)閩書

南安九日山山麓有寺曰延福。晉太康中所剏。去山二里許。其移山麓。則唐大歷三年。寺額歐陽四門所書也。五代劉乙詩。曾見畫圖勞健羨。如今親見畫猶粗。山之勝。故可見矣。寺故五十有四。宋元豐間。合爲延福禪寺云。(補) 閩書。

黃子稜

世以考亭稱文公。余癸巳。陪巡過建陽。宿麻沙。見晦翁後人所藏家譜。知考亭是黃氏之亭。後從徐存永得見黃詩。按五季亂。黃端公子稜。隨父禮部尙書入閩。見建陽山水秀麗。遂家焉。子稜詩云。青山木笏尙初官。未老金魚是等閒。世上幾多名將相。門前無此好溪山。市樓晚日紅高下。客艇春波綠往還。人過小橋頻指點。全家都在畫圖閒。歿而葬於三桂里。子稜乃築亭於半山。以望其考。因名曰望考。文公居近其地。世因以考亭稱之。以地稱人可也。以他人之考稱文公。於理甚悖。然公在日。實無以此稱之者。後人誤謬。急當改正。(補) 閩小紀。

唐末侍御史黃子稜。自洛陽寓居建陽東觀山。築亭以望其父之墓。曰望考亭。因以名里。朱文公之父章齋先生。愛建陽山水。未及卜居。公築考亭。以承先志。正取黃侍御之意。後人專以考亭屬文公。侍御之名湮矣。人過小橋頻指點。全家都在畫圖閒。侍御詩中句。(補) 敬業堂詩注。

章添

僞閩中書吏章添。天字謎云。露頭更一日。真是豔陽根。(補) 清異錄。

劉昌言

劉昌言泉州人。先仕陳洪進爲幕客。歸朝願補校官。舉進士三上始中第。後判審官院未百日。爲樞密副使。時有言其太驟者。太宗不聽。言者不已。乃謂昌言閩人。語夷獠。恐奏對閒。陛下難會。太宗怒曰。我自會得其眷如此。然昌言極有才思。當下第作詩落句云。唯有夜來蝴蝶夢。翩翩飛入刺桐花。後爲商州記室。王禹偁贈詩曰。年來復覺事堪嗟。載筆商州鬢欲華。酒好未陪紅杏宴。詩狂多憶刺桐花。蓋爲是也。刺桐花深紅。每一枝數十蓓蕾。而葉頗大類桐。故謂之刺桐。唯閩中有之。(原)青箱雜記

世人嘗言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之句。不知此乃宋太宗朝。泉州劉昌言上呂蒙正詩也。重名清望遍華夷。恐是神仙不可知。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廟堂只似無言者。門館長如未貴時。除卻洛京居守外。聖朝賢相復書誰。昌言仕至工部侍郎。嘗獻聖德詩五十韻。得君之盛。未有其比。(補)閩小紀

滑稽子

閩士赴科。臨川人赴調。會京師旗亭。各舉鄉產。閩士曰。我土荔子。眞壓枝天子。釘坐眞人。天下安有並駕者。撫人不識荔枝之未腊者。故盛主楊梅。閩士不忿。遂成喧競。旁有滑稽子徐爲一絕云。閩鄉玉女含香雪。吳會星郎駕火雲。草木無情爭底事。青明經對赤參軍。(補)清異錄

五代詩話七卷 楚 荆南

廖圖

廖圖字贊禹。虔州人。文學博瞻。爲時輩所服。湖南馬氏辟幕下。奏天策府學士。與劉昭禹、李宏皋、徐仲雅、蔡昆、韋鼎、釋虛中、齊己俱以文藻知名。更唱迭和。今有集行於世。贈上人云：暫把枯藤倚壁根。禪堂初剏楚江濱。直疑松小難留鶴。未信山低住得雲。草接寺橋牛笛近。日銜村樹鳥行分。每來共憶曾遊處。萬壑泉聲絕頂聞。贈沈彬云：冥鴻迹在烟霞上。燕雀休誇大廈巢。名利最爲浮世重。古今能有幾人拋。逼真但使心無著。混俗何妨手強抄。深喜卜居連岳色。水邊松下得論交。齊己寓渚宮。與圖相去千里。而每有書臨終寄圖兄弟云：僧外閒吟樂最清。年登八十喪南荆。風騷作者爲商榷。道去碧雲爭幾程。(原)雅言雜錄廖圖在永州。有江干感懷詩云：正悲世上事無限。細看水中塵更多。(原)北夢瑣言

劉昭禹

劉昭禹字休明。婺州人。少師林寬爲詩。刻苦不憚風雪。有詩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言不虛耳。懷蕭山隱者云：先生入太華。杳杳絕良音。秋夢有時見。孤雲無處尋。神清峯頂立。衣冷瀑邊吟。應笑千名者。六街塵土深。(原)那闍雅談

昭禹嘗與人論詩曰：五言如四十箇賢人。著一個如屠沽兒不得。覓句者若掘得玉合子。底必有蓋。但精

心求之必獲其寶。在湖南累爲宰。後署天策府學士。嚴州刺史。卒於桂州幕中。有詩三百首。(原)全唐詩話

劉昭禹聞蟬云。一雨一番晴。山林冷落青。莫侵殘日噪。正在異鄉聽。孤館宿漳浦。扁舟離洞庭。年年當此

際。那免鬢凋零。(原)雅言雜載

昭禹有送休上人之衡岳。經費冠卿舊居二章。甚稱於時。昭禹善詩。而好折節下賢。一日見石文德詩於

坐中。駭服曰。君文苑之雄也。力薦於文昭王。同隸天策府。其虛懷多此類。(補)十國春秋

畢田

羅漢條後洞。有草蔓結如帶。長丈餘。附木而生。相傳謂之羅漢條。畢田詩云。五百移栖絕洞深。空留轍跡

杳難尋。綠絲條帶何人施。長到春來掛滿林。(原)湖湘故事

香水。湘中記云。在縣郭內。其水甚香。湘鄉本名湘香。以此水而名。畢田詩云。坎上浮圖已拂天。椒蘭餘馥

尙依然。九重無復修常貢。空有香名與邑傳。神鼎山在湘陰東北。絕頂有丹井。上有巨人跡。畢田詩。玉趾

分明印絕巔。藥成仙去幾千年。深藏寶鼎今方出。合得丹經與世傳。大哀洲在湘陰縣四十里。博物志云。

舜崩於蒼梧。二女以淚揮竹。竹盡成斑。畢田詩。玉輦南巡去不還。翠蛾望斷楚雲間。波寒剩寫湘弦怨。露

冷偏滋淚篠斑。一水盈盈傷遠目。九峰巘巘慘愁顏。荒洲千古淒涼地。半掩空祠向暮山。石霜山在瀏陽

南。有崇勝禪寺。昔普會禪師居衆千餘。名其堂曰枯木。廉使丞相裴公。常留玉環象笏於此。畢田詩。石上

泉華噴猛霜。境奇因此闢禪場。使君環笏留何用。枯木千餘滿一堂。擲鉢峰。湘中山記云。昔惠思禪師居

般若臺常擲鉢乘之赴陳帝召畢田詩應將鉢渡關神通擲去乘時赴帝宮爭似嶺頭提不起於今相續
闡宗風凝碧在南岳石橋畢田詩四面山屏疊萬重古嵐濃翠鎖寒空清秋獨倚危闌立身在琉璃世界
中朱陵洞口有泉飛下千仞名水巖畢田詩洞門千尺挂飛流玉碎珠聯冷噴秋今古不知誰捲得綠羅
爲帶月爲鉤鵝羊山在長沙北二十里上有仙壇丹竈畢田詩羽客何年此煉丹尙留空竈鎖屏顏雲中
雞犬仙應遠山下鵝羊石轉頑湘渚幾因滄海變遼城無復令威還何年仙馭重來此盡遣飛騰上九關
醉鄉湘中別記云後漢有鄉人每醉經三晝夜言與天神共飲後任陽羨令俄仙去畢田詩三宿酣神耐
鄉名因此呼山中千日者自合是仙都(原)零陵總記

王鼎

王鼎湖湘人字則之有洪州西山詩云林泉空有東西路風月難尋十二家議者謂必無名第後果然嘗
作鴻瀾詩云棲息應難止小池性靈閒雅衆禽希蒲洲日暖依花立漁浦烟深帖浪飛遺羽參差沾水沫
餘蹤稠疊印苔衣晚來林徑微風起何處相呼著對歸(原)詩話總龜

李宏皋

李宏皋唐末八座善夷之子善夷左遷武陵卒官宏皋爲馬氏擁入湖湘文昭王授學士每賤奏至京詞
臣降歎少攻詩題桃源云山翠參差水渺茫秦人昔在楚封疆當時避世乾坤窄此地安家日月長草色
幾經壇店老巖花猶帶澗桃香他年倘遂平生志來著霞衣侍玉皇(原)雅言雜錄

一統志云。銅柱在辰州府城西北一百一十里。會溪城對江。五代晉時。溪州刺史彭士愁納土求盟。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爲界。學士李宏皋爲銘有云。五溪之險不足恃。我旅爭登若平地。五溪之衆不足平。我師輕躡如春冰。溪人畏威仍感惠。納質歸名求立誓。(補)通鑿綱目實寶

廖融

廖融字元素。隱於衡山。與逸人任鵠。王正己。陸蟾。王元。皆一時名士。爲詩相善。湘守楊徽之代歸闕。枉道南岳。宿融山齋。留詩云。清和春尚在。歡醉日何長。谷鳥隨柯轉。庭花奪酒香。初晴巖翠滴。向晚樹陰涼。別有堪吟處。相留宿草堂。融贈天臺逸人云。移檜託禪子。攜家上赤城。拂琴天籟濤。欹枕海濤生。雪白寒峰晚。鳥歌春谷晴。又聞求桂楫。載月十洲行。又題寺中古檜云。何人見植初。老樹梵王居。山鬼暗栖托。樵夫難破除。聲高秋漢迴。影倒月潭虛。盡日無僧遶。清風長有餘。夢仙謠云。琪樹扶疎繫辟邪。麻姑夜宴紫皇家。銀河旌節搖波影。珠閣笙簫吸月華。翠鳳引遊三島路。赤龍齊到五雲車。星稀猶倚虹橋立。擬就張騫搭漢槎。退宮伎云。神仙風格本難儔。曾從前皇翠輦遊。紅躑躅繁春殿暖。碧芙蓉笑水宮秋。寶車鈿劍陰塵覆。錦帳香銷畫燭幽。一旦色衰歸故里。月明猶夢按梁州。左司諫張觀過衡山留詩云。未向漆園爲傲吏。定應明代作徵君。傳家奕世無金玉。樂道經年有典墳。帶雨小舟橫別澗。隔花幽犬吠深雲。到頭終爲蒼生起。休戀畊烟楚水濱。融卒。刺史何承矩葬之。進士鄭鉉表其墓。(原)郡閣雅談

廖融處士衡山人。有詩云。雲穿搗藥屋。雪壓釣魚船。因自解曰。屋破而雲穿。其中無人也。船爲雪壓。無用。

也。後六十日果卒。(原)詩話總龜

潘若冲

潘若冲罷桂林。經南岳。留鶴一隻與廖融。贈詩一章云。峭格數年同。埜興一官才。罷共船歸。稻梁少飼教。長瘦羽翼無。傷任遠飛。側耳聽吟。侵靜燭。銜花作舞帶。斜暉朝天萬里不將去。留伴高人向釣磯。又有詩寄融云。秋來頻夢岳雲白。別後應添鶴頂紅。後至維揚。聞融與鶴相繼而亡。感賦絕句云。南岳僧來共歎吁。風亭月榭已荒蕪。先生去世無十日。留伴高僧鶴亦徂。(補)雅言雜載

任鵠

任鵠字射已。富有學問。題君山云。不礙揚帆路。盤根壓洞庭。波濤四面白。雲外一堆青。魚躍晴波動。龍歸石洞腥。終期託名畫。爲我簇爲屏。送王正己歸山云。五峰青拄天。直下挂飛泉。琴鶴同歸去。烟霞到處眠。颺跳霜葉徑。虎嘯夕陽川。獨酌應懷我。排空樹影連。(原)雅言雜載

廖齊

廖齊父爽直。嘗爲永州刺史。齊後遊零陵。於民舍見父題壁。感而成詩曰。下馬連聲叩竹門。主人何事感遺恩。回頭泣向兒童道。重見甘棠舊子孫。(補)青瑣後集

王元

王元字文元。桂林人。貧病苦吟。妻黃氏。共持雄操。每遇得句。中夜必先起燃燭具紙筆。元甚重之。有聽琴

詩云。拂琴開素匣。何事燭顰眉。古調俗不樂。正聲公自知。寒泉出澗澁。老檜倚風悲。復有來聽者。誰堪繼

子期。(原) 郡閣雅談。

登祝融峰詩云。草疊到孤頂。身齊高鳥翔。勢疑撞翼軫。翠欲滴瀟湘。雲溼幽崖滑。風梳古木香。晴空聊縱目。杳杳極窮荒。題鄧真人遺址云。三千功滿輕昇去。留得山前舊隱基。但見白雲常掩映。不知人世幾興衰。松梢風觸霓旌動。櫻葉霜沾鶴翅垂。近代無人尋異事。野泉噴月瀉秋池。贈廖融云。伴行惟瘦鶴。尋寺入深雲。(原) 雅言系述。

元有弔賈島句云。江城賣藥常將鶴。古寺看碑不下驢。(原) 唐宋遺史。

李韶

李韶郴州人。苦吟固窮。題司空山觀云。梁代真人上紫微。水盤山腳五雲飛。杉松老盡無消息。猶得千年一度歸。識者謂韶必無名。果如其言。王元悼之云。韶也。命何奇。生前與世違。貧棲古梵刹。終著舊麻衣。雅句僧抄遍。孤墳客弔稀。故園今孰在。應見夢中歸。(原) 雅言系述。

翁宏

翁宏字大舉。桂嶺人。隱居韶賢。問不仕。能詩。官詞云。又是春殘也。如何出翠帷。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寓目魂將斷。經年夢亦非。那堪向秋夕。蕭颯暮蟾輝。秋風云。又是秋殘也。無聊意若何。客程江外遠。歸思夜深多。峴首飛黃葉。湘濱走白波。仍聞漢都護。今歲合休戈。塞上曲云。風高弓力大。霜重角聲乾。海山云。

客帆來異域。朋島落蟠桃。中秋月云。寒清萬國土。冷鬪四維根。曉月云。漏光殘井甃。缺影背山椒。送人下峽云。萬木殘秋裏。孤舟半夜猿。南越行云。因尋賣珠客。悞入射猿家。細雨云。何處殘春夜。和花落故宮。途中逢故人云。孤舟半夜雨。上國十年心。衡山處士廖融南遊。宏有詩云。病臥瘴雲間。莓苔漬竹關。孤吟牛渚月。老憶洞庭山。壯志潛消盡。淳風竟未還。今朝忽相遇。執手一開顏。宏以百篇示融。融謝云。高奇一百篇。見造化工全。積思遊滄海。冥搜入洞天。神珠迷罔象。瑞玉失雕鐫。休歎不得力。離騷萬古傳。王元懷宏云。獨夜思君切。無人知此情。滄洲歸未得。華髮別來生。孤館木初落。高空月正明。遠書多隔歲。猶念沒前程。(原)雅言系述。

裴諧

桂州有裴諧者。唐人裴說之弟。武穆王時。隱於桂嶺。工歌詠。湘江吟云。風回山火斷。潮落岸冰高。佳句也。(原)十國春秋。

石文德

石文德。連州人。形質寢陋。短小。酷好學。博覽墳史。經目不忘。常讀范曄後漢書。摘其瑕墨數百條。辨駁之。識者謂史通不能過也。素不善草隸詩律。一日得晉帖數紙。及閱殷璠詩選。極力摹倣。久之。迥出儔輩。遂工於詩。遨遊湘漢間。無所知名。文昭王時。僦屋長沙。累獻詩。巧用。王以貌寢。故不加禮。文德用是頗窮悴。會有南宅王子者。素重士。延致門下。王怒甚。欲庭辱文德而逐之。未幾。值端午宴集。文德賦艾虎長篇。學

士劉昭禹見之。大爲稱許。力言於王。王亦未之奇也。秦國夫人薨。天策學士輩各撰挽詞以進。文德亦獻十餘章。其一云。月沈湘浦冷。花謝漢宮秋。王得詩大驚曰。文德負此才。吾但以貌而忽之。乃不如南宮小兒。卻能知人邪。遂品爲挽歌第一。承制授水部員外郎。甚親重之。名其鄉曰儒林。它日會燕長春堂。王出玉杯賞賦詩者。李宏皋詩先成。得之。文德繼進。加美焉。王復賚以玉蟾滴。由是諸學士多疾其能。尋中讒。出爲融州刺史。(補)十國春秋。

何仲舉

何仲舉。營道人也。美姿容。俊邁絕倫。少時。母常夢挾仲舉入月。年十三。家貧輸稅不及限。李宏皋爲營道令。怒之。命荷校頌繫獄中。或言仲舉雅能文。且工敏。宏皋遽召問曰。若能詩。吾當貸汝。仲舉援筆立就。有似玉來投獄。拋家去就枷之句。宏皋大驚異。延之聽事。與講鈞禮。仲舉由是銳意力學。天成中入洛。會秦王從榮爲河南尹。傾身下士。仲舉與張抗。江文蔚同遊其門。踰年。遂登進士第。時公舉數百人。獨以仲舉爲擅場。仲舉因獻秦王詩曰。碧雲章句裁離手。紫府神仙盡點頭。秦王大悅。稱賞不已。故一舉上第。賜所居鄉曰進賢。里曰化龍。未幾。歸事文昭王。爲桂管觀察推官。會王承制建天策府。置十八學士。而宏皋方柄用。仲舉感私恩。雖策名中朝。事宏皋益恭。宏皋遂加引薦。同與十八人之數。久之。出爲全州刺史。已又改衡州。以壽終。先是楚地多詩人。最著者。有沈彬。廖凝。劉昭禹。尙顏。齊己。虛中之徒。而仲舉實伯仲諸子間。獨宏皋推轂仲舉爲甚。往往對衆吟秋日晚望詩。有云。樹迎高鳥歸深野。雲傍斜陽過遠山。以足頓地。

歎曰。何仲舉故詩家之高逸者也。其見重如此。(補)十國春秋

路洵美

洵美。唐相巖之元孫。有夜坐詩云。簾捲竹軒清。四鄰無語聲。漏從吟裏轉。月自坐來明。草木露華溼。衣裳寒氣生。難逢知鑒者。空復此時情。競傳於湖南。(原)雅言系述

伍彬

伍彬。祁陽人。初事馬氏。題分水嶺云。前賢功及物。禹後杳難儔。不及古今色。平分南北流。寒衝山影岸。清遶荻花洲。盡是朝宗去。潺湲早晚休。夏日喜雨云。稗子出看莎。徑沒漁翁來。報竹橋流。辭官云。蹤跡未辭鴛鷺客。夢魂先到鷓鴣村。泊歸隱。廖融書其屋云。圓塘綠水清。魚躍紫葦生。要路貧無力。深邨老退耕。積隨原草遠。蛙傍塹籬鳴。撥棹茶川去。初逢穀雨晴。路振詩云。考終秋鬢白。歸隱舊峰前。庭樹鳥頻啄。山房人尚眠。寒巖落桂子。野水過茶烟。已絕勞生念。虔心向竺乾。(原)雅言系述

徐仲雅

湖南徐仲雅。與李宏皋。劉昭禹齊名。所業百餘卷。並行於世。畊夫謠一首云。張緒逞風流。王衍事輕薄。出門逢畊夫。顏色必不樂。皮膚如玉潔。刀拗絲不折。半日無畊夫。此輩總餓殺。(原)雅言雜載

徐仲雅題合歡牡丹云。平分造化雙苞去。拆破春風兩面開。(原)湖湘故事

徐仲雅。長沙人。因馬希範夜宴。迎四儀夫人賦云。雲路半開千里月。洞天斜掩一天春。又宮詞云。內人曉

起怯春寒。輕揭珠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得。和風搭在玉闌干。曾獻家宴堂十首。時稱冠絕。(原) 閣雅談

西清詩話云。長沙徐仲雅宮詞曰。內人曉起怯春寒。輕揭珠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盡。和風搭在玉闌

干。其富貴瀟灑可愛。茗溪漁隱曰。余嘗作春寒絕句云。小院春寒閉寂寥。杏花枝上雨瀟瀟。午窗歸夢無

人喚。銀棊龍涎香漸銷。聊效其體也。(補) 漁隱叢話

東華觀在邵州城下江岸。俗謂之水北觀。有松偃亞數枝。凡八面。上有一枝中折。搭在半樹間。復生垂下。

遊人以手撼之。則千萬枝皆動。伯國時。天策府學士徐東野謫居於郡。賞玩無已。題詩並爲序云。搖一枝

則萬枝動。看一面則八面同。白犬出其根。青羊入其腹。漢高帝琥珀枕。眞君茯苓人。疑其孕也。詩云。半

已化爲石。有靈通碧湘。生逢堯雨露。老值漢風霜。月滴蟾心水。龍遺蛻骨香。鹿於毫末後。曾見幾興亡。

(原) 零陵總記

湖南馬氏作會春園開宴。徐東野作詩。有數聯爲時所稱云。珠璣影冷偏粘草。蘭麝香濃卻損花。山色遠

堆螺黛雨。草梢春戛麝香風。衰蘭寂寞含愁綠。小杏妖嬈弄影紅。旁搜水脈湘心滿。遍謁靈根楚底通。深

浦送回芳草日。急灘牽斷綠楊風。藕梢逆入銀塘裏。蘋迹潛來玉井中。敗菊籬疎臨野渡。落梅村冷隔江

楓。翦開淨澗口。苗稼劃破漣漪下。釣筒。(原) 湖湘故事

西江詩話曰。許昌西湖展江亭成。宋元憲留題。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之句。皆以爲曠古

未有此詩。然本於五代馬殷據潭州時。建明月圃。暮客徐仲雅詩云。鑿開青帝春風圃。移下嫦娥夜月樓。

僕謂又不止此觀。唐沈彬望廬山詩。壓低吳楚遙涵水。約破雲霞獨倚天。前此蓋有是意。皮日休潺谿洞詩亦曰。敲碎一輪月。鎔銷半段天。(補)野客叢書

文瑩至長沙。首訪故國馬氏。天策府諸學士。所著文章。擅其名者。惟徐東野。李宏皋爾。遂得東野詩。浮脆輕豔。皆鉛華歌舞媚。一用樽俎耳。其句不過牡丹宿醉。蘭惠春悲。霞宮日城。翦紅鋪翠而已。獨貽汪居士一篇。庶乎可探。曰。門在松陰裏。山僧幾度過。藥靈圓不大。碁妙子無多。薄霧籠寒徑。殘風戀綠蘿。金烏兼玉兔。年幾奈君何。又得宏皋雜文十卷。皆胼枝章句。雖齷齪亦能道。信乎文之難也。(原)玉壺清話

廢王希廣之變。仲雅閉門不出。唐邊鎬入潭州。益屏迹荒遯。不免凍餒。周行逢爲武安節度使。非能真知仲雅也。而浮慕其名。署爲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趨事我。奈何以幕吏辱我。辭以疾。行逢固迫脅之。面受文牒。仍辭不往。行逢怒。放之邵州。旣而召還。會行逢誕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吾奄有湖湘。兵強俗阜。四鄰其懼我乎。仲雅曰。公部內司空滿川。太保徧地。孰當不懼。蓋譏其署官冗濫也。未幾。行逢大宴僚吏。席間呼音多誤。仲雅性滑稽。戲曰。不於五月五日。翦舌。致使乖錯如此。行逢大怒。復放之邵州。以仲雅故名望。未敢加誅。仲雅結廬山寺。暇日。覩羣僧剝櫻樹。吟以見志曰。葉似新蒲綠。身如亂錦纏。任君千度剝。意氣自衝天。其負氣不屈。皆此類也。(補)十國春秋

歐陽彬

歐陽彬。衡山人。世爲縣吏。至彬特好學。工於詞賦。馬氏之有湖南也。彬將希其用。乃攜所著詣府。求見之。

禮必先通名紙。有掌客吏。衆謂樊知客好賄。陰使人謂彬曰。足下之來。非徒然也。實欲顯族致身。而不以一物爲貺。其可乎。彬恥以賄進。竟不與。旣而樊氏怒。擲名紙於地曰。吏人子欲干謁王侯耶。彬深恨之。因退而爲詩曰。無錢將乞樊知客。名紙生毛不爲通。因而落魄街市。歌姬酒徒。無所不狎。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遂延於家。瑞卿能歌。每歲武穆王生辰。必歌於筵上。時湖南自舊管七郡外。又加武陵岳陽共九州。彬作九州歌以授瑞卿。至時使歌之。實欲感動武穆。旣而竟不問。彬歎曰。天下分裂之際。旣徒負養。皆能自奮。我何負而至此耶。計無所出。思欲竄入鄰道。但未有所向。居無何。聞西蜀圖綱將發。彬遂謀入蜀。私謂瑞卿曰。吾以干謁不遂。居於汝家。未嘗有倦色。其忍汝棄乎。然士以功名爲不朽。一失此時。恐貽後悔。今將他適。庶幾有成。勿以爲念。瑞卿曰。君於妾不可謂之無情。一旦割愛而去。得非功名之將至耶。妾誠異之家。財雖不豐。願分其半。以資路途。彬亦不讓。因以瑞卿所贈。盡賂綱吏。求爲駕船僕夫。綱吏許之。旣至蜀。遂獻獨鯉朝天賦。蜀王大悅。擢居清要。其後官至尙書左丞相。出爲夔州節度使。旣領夔州。穆王已薨。其子希範繼立。因致書於希範。敘疇昔入蜀之由。仍以衡宗族爲託。希範得書大慚。彬之親友。悉免其賦役。遂與瑞卿偕老焉。(補情史)

劉章

劉章字克明。江左人。事湖南馬氏。有蒲鞋詩云。吳江浪浸白蒲春。越女初挑一樣新。纔自繡窗離玉指。便隨羅襪上香塵。石榴裙下從容久。玳瑁筵前整頓頻。今日高樓鴛瓦上。不知拋擲是何人。(原)雅

言系述

陸贄

陸贄寓居攸縣司空山。好神仙。辟穀累月。題廬山瀑云。正源人莫測。千尺掛雲端。岳色染不得。神功裁亦難。夏噴猿鳥浴。秋射斗牛寒。流到滄溟日。翻濤更好看。春莫經石頭城云。六朝多少事。搯肘思悠悠。落日空江上。子規啼渡頭。兼葭浸廢壘。烟霧接滄洲。今古分明在。那堪向九秋。(原)雅言雜載

聞子規云。後夜入清明。遊人何處聽。花殘斑竹廟。雨歇峴山亭。樹罅月欲落。窗間酒正醒。衆禽方在夢。誰念爾勞形。(原)雅言系述

李觀象

五代李觀象爲周行逢節度使。因行逢嚴酷。恐及禍。乃寢紙帳。臥紙被。紙帳詩云。清懸四面剡溪霜。高臥梅花月半牀。繭蠶有天春不老。瑤臺無夜雪生香。覺來虛白神光發。睡去清閒好夢長。一枕總無塵土氣。何妨留我白雲鄉。(原)堅瓠集

張子明

張子明攸縣人。居鳳巢山。有詩名。孤雁一篇最佳云。隻影翩翩下碧湘。傍他鴛鴦下銀塘。雖逢夜雨迷深浦。終向晴天著舊行。憶伴幾回思片月。蛻翎多爲繫繁霜。江南塞北俱關念。兩地歸飛似故鄉。(原)雅言系述

熊峻

九華山人熊峻。能詩。早行云。山前猶見月。陌上未逢人。山居云。果熟秋先落。禽寒夜未棲。閒居云。深逢野

草皆爲藥。靜見樵人恐是仙。又云。厭聽啼鳥夢醒後。慵掃落花春盡時。(原)雅言雜載

高仁矩

高仁矩。宣城人。贈宣城宰云。硯貯寒泉碧。庭堆敗葉紅。贈徐學士云。鶯掠琴絃穿靜院。吏收詩草下閒庭。

(原)雅言系述

曹崧

曹崧。衡陽人。題衡山尋仙觀云。千年松引東陵鶴。三級芝田草木香。贈陳先生云。讀太元經秋醮罷。注參同契。夜燈微。羅大夫故居云。鹿眠荒圃寒蕪日。鴉噪殘陽敗葉飛。(原)雅言系述

張迥

張迥。少年苦吟。夢五色雲自天而下。取一團吞之。遂精雅道。有寄遠詩云。錦字憑誰達。閒庭草又枯。夜長燭影滅。天遠雁聲孤。蟬鬢凋將盡。虬髯白也無。幾回愁不語。因看朔方圖。攜卷謁齊己。點頭吟諷。爲改虬髯黑在無。迥拜爲一字師。(原)郡閣雅談

南唐野史載張迥寄遠詩。蟬鬢彫將盡。虬髯白也無。齊己改爲虬髯黑在無。迥拜爲一字師。陶岳五代史補。齊己攜詩詣鄭谷。詠早梅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莫若一枝。齊己拜谷爲一字師。一謂張迥禮齊己。一謂齊己禮鄭谷。豈一事訛爲兩人。將齊己以其師人者。還爲人師耶。然改白也爲黑在。則是兩字師也。陳輔之詩話云。蕭楚才知溧陽。乖崖作牧。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

尙書蕭改恨作幸。一字師也。此卻用前故事。(補)資退錄。

狄煥

狄煥南嶽曉望云。數點當秋霽。不知何處峰。嶽路松云。一嶂雨聲歸洞壑。兩條翠色下瀟湘。(原)雅言系述

煥字子炎。梁公之裔。寄於南嶽。以林泉自適。題柳云。天南與天北。此處影婆娑。翠色折不盡。離情生更多。

雨餘籠瀟岸。煙暝夾漳河。自有佳名在。秦松繼得麼。(原)雅言系述

孤雁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聞此句者。皆云必無後。果如其言。(原)詩話總龜

送人遊邵云。春江正渺渺。送別兩依依。烟裏棹將遠。渡頭人未歸。漁家侵壘浪。島樹掛殘暉。況入湖湘路。

那堪花亂飛。(原)雅言系述

曾弼

曾弼長沙人。與逸人王元爲詩友。宿玉泉寺云。山儉半庭月。池印一天星。君山云。翠壓魚龍窟。寒堆波浪

心。(原)雅言系述

蔣鈞

蔣鈞字不器。營道人。與劉洞、陳甫爲詩友。寄柳宣云。因借夢書過竹寺。學畊秋粟遶茅原。戎昱詩。有一夜

不眠孤客耳。主人門外有芭蕉。鈞代答云。芭蕉葉上無愁雨。自是多情聽斷腸。(原)雅言系述

林楚才

林楚才賀州富川人。贈黃損云：身閒不恨辭官早。詩好常甘得句遲。(原)雅

言系述。

陳甫

陳甫字惟岳，吉水人。贈黃巖云：清時不作登龍客，綠鬢閒梳傍草堂。漳江感懷云：一雨洗殘暑，萬家生早涼。村居云：暮鳥歸巢急，寒牛下壟遲。(原)雅

言系述。

戴偃

戴偃，金陵人。少工吟詠，不求仕宦，自稱元黃子。人多號曰處士。唐末避亂湘陰，會文昭王務窮侈靡，國中不勝其苦，偃作漁父詩百篇諷之。有云：總把咽喉吞世界，盡因奢侈致危亡。又曰：若須拋卻便拋卻，莫待風高更水深。王得詩大怒，一日顧賓佐曰：戴偃何如人？時賓佐未測，王指邊曰：偃故詩人，深爲流輩推許。今方貧悴，大王置之參軍主簿，間足矣。王曰：日來獻吾詩，大類漁釣者流，宜賜碧湘湖居之。即日令遷居湖上。(補)十

國春秋。

鄧洵美

鄧洵美，連山人。乾祐二年中第，與司空昉、少保傅同年。謁劉氏不禮，歸武陵。時周氏有其地，辟之幕府。未幾，司空自禁林出使武陵，與洵美相遇，贈詩曰：憶昔詞場共著鞭，當與鶯谷喜同遷。關河契闊三千里，音訊稀疎二十年。君已遇知依玉帳，我無才藻繼花磚。時情人事堪惆悵，天外相逢一泫然。洵美和云：詞場幾度讓先鞭，又向清朝賀九遷。品秩雖然殊此日，歲寒終不改當年。馳名早已超三院，侍直仍忻步八磚。

今日相逢翻自愧。閒吟對酒倍潸然。相國歸。邀偕載。辭以疾不行。相國語同年少保公。公又爲詩寄云。衡陽歸雁別重湖。銜到同人一紙書。忽見姓名雙淚落。不知消息十年餘。綵衣我已登黃閣。白社君猶葺舊居。南望荆門千里外。暮雲重疊滿晴虛。周氏疑洵美。洩其密謀。急追補易俗場官。而遇害。建隆初。王師下湖湘。相國復經衡陽。弔之曰。侯門寂寞非知己。澤國悽惶似旅人。今日向君墳畔過。不勝懷抱暗酸辛。
(原)雅言系述。

何涓

何涓。襄陽人。少爲瀟湘賦。爲時所稱。潘緯以古監詩得名。或曰。潘緯十年吟古監。何涓一夜賦瀟湘。(補)詩話

總

張觀

張觀。性沈靜。未嘗草書。自詠云。保心如止水。爲行見真書。以爲著題。(原)桂苑雜錄。

蔣維東

蔣維東。字孟陽。零陵人。旅中云。未有一夜夢。不歸千里家。落花云。流水從將去。春風解送來。(原)零陵雜記。

蔣密

李觀象爲節度使。以行逢嚴酷。恐及禍。乃寢紙帳。臥紙被。行逢信用之。凡軍府事無輕重。皆取決焉。而觀象性多嫉忌。好蔽人之善。零陵儒士蔣密。能吟咏。頗得風騷之旨。嘗題桑云。綺羅因片葉。桃李謾同時。爲

作者所許。觀象聞之。佯驚曰。此僕詩。何蔣密之能為。士林鄙之。(補)三楚新錄

成幹

映山紅。高不過五七尺。花繁而紅。開時杜鵑始啼。又名杜鵑花。成幹詩云。杜鵑花與鳥。怨豔兩何賒。疑是口中血。滴成枝上花。一聲寒食夜。數朵野僧家。謝豹出不出。日遲遲又斜。(原)零陵雜記

韋鼎

廖凝居南嶽。韋鼎贈詩云。君與白雲鄰。生涯久忍貧。姓名高雅道。寰海許何人。嶽氣秋來早。亭寒果落新。幾回吟石畔。孤鶴自相親。(補)郡閣雅談

梁震

梁震既知嗣王克勝厥任。因請退居監利。王為之築室於土州上。震披鶴氅。逍遙若仙。自稱荆臺隱士。題院中壁云。桑田一變賦歸來。爵祿焉能澆我哉。黃犢依然花竹外。清風萬古凜荆臺。每詣府。輒跨黃牛至廳事。以為常。王亦時過其家。斗酒相勞。歡敘平生。四時賜予甚厚。遂以是終其天年。(補)十國春秋

高若拙

若拙善詩。從誨辟於幕下。嘗作中秋不見月云。人間誰不見。天外自分明。從誨覽之。謂賓佐曰。此詩雖好。不利於己。將來但恐喪明。後果如其言。(原)天定錄

王處厚字元美。益州華陽縣人。嘗遇一老僧。論浮世若空事。登第後。出部徘徊古陌。軫懷長吟曰。誰言今古事難窮。大抵榮枯總是空。算得生前隨夢蝶。爭如雲外指冥鴻。暗添雪色眉根白。旋落花光臉上紅。惆悵荒原懶回首。暮林蕭索起悲風。及暮還家。心疾而卒。(補)天定錄

孫光憲

王右丞詩。楊花惹暮春。李長吉詩。古竹老梢惹碧雲。温庭筠。暖香惹夢鴛鴦錦。孫光憲六宮眉黛惹春愁。用惹字凡四。皆絕妙。(補)丹鉛總錄

孫光憲。蜀之資州人。事荆南高氏爲從事。有文學名。著北夢瑣言。其詞見花間集。一庭疎雨溼春愁。秀句也。李後主之細雨溼流光。本此。(補)蜀中詩話

孫光憲竹枝詞云。門前春水白蘋花。岸上無人小艇斜。商女經過江欲暮。閒拋殘食飼神鴉。又亂繩寸結絆人深。越羅萬丈表長尋。楊柳在身垂意緒。藕花落盡見蓮心。(原)全蜀藝文志

光憲每患兵戈之際。書籍不備。遇發使諸道。未嘗不厚與金帛購求焉。於是三年間。收書及數萬卷。然自負文學。常快快不得志。又常慕史氏之作。自恨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力。每謂交親曰。安知獲麟之筆。反爲倚馬之用。因吟劉禹錫詩曰。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爲飽煖家。(補)楚新錄

顧况著作披道服在茅山。有一秀才行吟曰。駐馬上山阿。久思不得顧云。何不道風來屎氣多。秀才云。賢莫無禮。顧曰。是况其人。慚惕而退。僕早歲嘗和南越詩云。曉厨烹淡菜。春杼織種花。牛翰林覽而絕倒。莫

諭其旨。牛公曰。吾子只知名。安知淡菜非雅物也。後方曉之。學吟者。可不以斯爲戒。(補)北夢瑣言。

五代詩話八卷

宮閨

女仙鬼

緇流

南唐周后

昭惠國后周氏。小字娥皇。司徒宗之女。後主嗣位。册立爲后。寵嬖專房。創爲高髻織裳。及首翹鬢朶之妝。人皆效之。常雪夜酣燕。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爲新聲。則可矣。后卽命牋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傾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牋譜。以琵琶奏之。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內史舍人徐鉉聞之。於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法曲終則緩。此聲乃反急。何也。曹生曰。舊譜實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補)十國春秋

南唐小周后

繼國后周氏。昭惠后女弟也。警敏有才思。神彩端靜。昭惠后歿。后未勝禮服。待年宮中。明年。後主居尊聖后喪。故中宮久虛。開寶元年。始議立后。爲繼室。命太常博士陳致雍考古今沿革。草具昏禮。又命學士徐鉉。知制誥潘佑參定。鉉曰。昏禮古不用樂。佑以爲今古不相沿襲。請用樂。鉉曰。按古房中樂。無鐘鼓。佑引詩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中樂宜有鐘鼓。后初見君。後魏書有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鉉舉此以爲夫婦之禮。人倫之本。請答拜。佑以爲王者昏禮。不與庶人同。請無答拜。議久不決。後主令文安郡公徐遊。評其異同。遊多是佑議。遂施用之。后少以戚里閒入宮掖。聖尊后絕憐哀之。後主製樂府。豔其事。有祝

襪金縷鞵之句。辭甚狎昵。頗傳於外。至納后。乃成禮而已。翼日。大燕羣臣。韓熙載以下。皆作詩諷焉。而後主不之譴也。古今風謠。載後主時。江南童謠曰。索得娘來忘卻家。後園桃李不生花。豬兒狗兒都死盡。養得貓兒患赤瘕。娘來謂再娶周后也。豬狗死。謂盡戊亥年也。赤瘕目病。貓有目病。則不能捕鼠。謂不見丙子之年也。補十國春秋

前蜀太后徐氏 太妃徐氏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叔向之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者。必有甚惡。此春秋爲之深戒矣。前蜀徐公有二女。美而奇豔。初王太祖搜求國色。亦不知徐公有美女。徐以獻。太祖遂納之。各有子焉。長曰翊聖太后。生彭王。次曰順聖太后。生後主。性多狂率。不守宗祧。頻歲省方。政歸國母。多行淫佚。殺戮重臣。乾德中。姊妹以巡禮至境。爲名恣風月烟花之樂。惟駕輜輶於綠野。擁金翠於青山。倍役生靈。頗消經費。凡經過之所。宴寢之官。皆有篇章刊於玉石。自秦漢以來。妃后省方。未有富貴如斯之甚也。順聖太后題青城山丈人觀詩曰。早與元妃慕至元。同躋靈嶽訪真仙。當時信有壺中景。今日親來洞裏天。儀仗影交寥廓外。金絲聲揭翠微顛。惟慚未致華胥裏。徒卜昇平萬萬年。翊聖太后繼曰。獲陪翠輦喜殊常。同涉仙壇豈厭長。不羨乘鸞入烟霧。此中便是五雲鄉。順聖太后又題謁丈人觀先帝聖容云。舜帝歸梧野。躬來謁聖顏。旋登三徑路。似步九疑山。日照堆嵐迫。雲橫積翠間。期修封禪禮。方俟再躋攀。翊聖太后又曰。共謁御容儀。還同在禁闈。笙歌喧寶殿。彩仗耀金徽。清淚沾羅袂。紅霞

拂繡衣。九疑山水遠。無路繼湘妃。順聖又題謁丈人觀。先帝聖容云。千尋綠嶂夾流溪。登眺因知海嶽低。瀑布遙春青石碎。菌輪橫翦翠峯齊。步粘苔蘚龍門峭。日閃烟蘿鳥徑迷。莫道穹天無路到。此山便是碧雲梯。翊聖太后繼曰。登尋丹壑到元都。接日紅霞照座隅。卽向周迴巖岫首。似看曾近畫圖無。順聖又題金華宮曰。再到金華頂。元都訪道回。雲披分景象。黛鎖並樓臺。雨滌前山淨。風吹去路開。翠屏夾流水。何必羨蓬萊。翊聖太后繼曰。碧烟紅霧撲人衣。宿露蒼苔石徑危。風巧解吹松上笛。蝶嬌頻采臉邊脂。同尋僻境思攜手。暗指遙山學畫眉。好把身心清淨處。角冠霞帔事希夷。順聖又題丹景山至德寺云。周迴雲水游丹景。因與眞妃眺上方。晴日曉昇金照耀。寒泉夜落玉玕璫。松梢月轉禽栖影。柏徑風牽麝食香。虔探六銖宜禱祝。惟期聖祚保遐昌。翊聖繼曰。丹景山頭宿梵宮。玉軒金輅住遙空。軍持無水注寒碧。蘭若有花開曉紅。武士盡排青障下。內人皆在講筵中。我家帝子傳王業。積善終期四海同。順聖又題彭州歸平詩云。尋眞游聖境。巡撫到歸平。水遠波瀾碧。山高氣象清。殿嚴孫氏貌。碑暗祖師名。夜月登壇照。松風森磬聲。翊聖繼曰。雲浮翠輦到陽平。眞似驂鸞至上清。風起半厓聞虎嘯。雨來當面見龍行。曉尋水澗聽松韻。夜上星壇看月明。常恐前身居此境。玉皇教向錦城生。順聖又題漢州三學山至夜看聖燈云。虔禱游靈境。元妃風致同。玉香焚靜夜。銀燭炫遼空。泉漱雲根月。鐘敲樹杪風。印金標聖迹。飛石顯神功。滿望天涯極。臨西日腳紅。猿來齋石上。僧集講筵中。頓覺超三界。渾疑證六通。願成修短事。社稷保延洪。翊聖繼曰。聖燈千萬炬。旋向碧雲生。細雨溼不暗。好風吹更明。磬敲金地響。僧唱梵天聲。若說無心法。此光如

有情順聖。又題天迴驛云。因尋靈境散幽情。千里江山暫得行。卽恨烟光看未足。卻驅金輦入龜城。翊聖
繼曰。翠驛紅亭近玉京。夢魂尤自在青城。比來出看江山景。儘被江山看出行。議者以爲翰林之能。非婦
人女子之事。所以謝女無長城之志。空振才名。班姬有執扇之辭。亦彰淫志。今徐氏逞乎妖志。餌自幸臣。
假以風騷。庇其游幸。取女史一時之美。爲游人曠代之嗤。及唐朝興弔伐之師。遇蜀有荒淫之主。三軍不
戰。束手而降。良由子母盤游。君臣凌替之所致也。於是亡一君。破一國。殺九子。誅十臣。殄滅萬家。流移百
郡。其次六宮嬪御。挫紅綠於征途。十宅公主。碎金珠於逆旅。子虛之室。無以比方。故興聖太子。隋君仁裕。
有咏後主出降詩曰。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羊倒擐旗。二十萬軍高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又僧遠公
有傷廢國詩云。樂極悲來數有涯。歌聲才歇便興嗟。牽羊廢主尋傾國。指鹿奸臣盡破家。中禁夜涼空鎖
月。後庭春煖慢開花。兩朝帝業空成夢。陵樹蒼蒼噪暮鴉。(補)鑒戒錄

李昭儀

昭儀李氏。名舜弦。梓州人。酷有辭藻。後主立爲昭儀。世所稱李舜弦夫人也。所著蜀宮應制詩。隨駕詩。釣
魚不得詩。諸篇多爲文人賞鑒。(原)十國春秋

李珣。蜀之梓州人。事王衍。詞名瓊瑤集。其妹爲昭儀。亦饒詞藻。有鴛鴦枕上忽然聲一首。誤入花葉夫人
集。(原)詞品

閩后陳金鳳

陳金鳳。閩主王延鈞之后也。端陽日。造綵舫數十於西湖。延鈞御龍舟觀之。金鳳作樂遊曲。使宮女同聲歌之。曲曰。龍舟搖曳東復東。采蓮湖上紅更紅。波澹澹。水溶溶。奴隔荷花路不通。又曰。西湖南湖鬪綵舟。青蒲紫蓼滿中洲。波渺渺。水悠悠。長奉君王萬歲遊。(原)金鳳外傳

小吏歸守明。弱冠。白皙如玉。延鈞嬖之。日侍禁中。夤緣與金鳳通。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於金鳳。造縷金九龍帳於長春宮。極其靡麗。延鈞歡甚。益昵歸郎。日留宿於內。不出。國人歌之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後李傲盛飾其妹春燕以進。冊爲賢妃。不復御九龍帳矣。元夕御大酺殿。觀燈賜宴。各賦大酺樂。前翰林學士承旨韓偓。感長春宮失寵。賦詩曰。淚滴珠難盡。容殘玉易消。倘隨明月去。莫道夢魂遙。(原)金鳳外傳

花藥夫人

花藥夫人。蜀王建妾。號小徐妃者也。後隨王衍歸唐。中途遇害。及孟氏再有蜀。至昶。又有一花藥夫人。費氏。作宮詞百首者是也。後隨昶歸宋。十日。召花藥入宮。而昶遂死。昌陵後亦惑之。晉邸數諫不聽。一日從獵苑中。花藥在側。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擬獸。忽回射花藥。一箭而死。(補)鐵圖山叢談

王平甫安國。奉詔定蜀民楚民秦民三家所獻書。可入三館者。令令史李希顏料理之。其書多剝脫。而中有弊紙。所書花藥夫人詩。筆書乃花藥手寫。而其辭甚奇。與王建宮詞無異。建之辭。自唐至今。誦者不絕口。而此獨遺棄不見取。受詔定三家書者。又斥去之。甚爲可惜也。遂令令史郭祥繕寫入三館。既歸。口誦

數篇與荆公。荆公明日在中書語及之。而禹玉相公當世參政。願傳其本。於是盛行於時。文瑩親於平甫處得副本。凡三十二章。因錄於此。其詞曰。五雲樓閣鳳城間。花木長新日月閒。三十六宮連內苑。太平天子住崑山。會真廣殿約宮牆。樓閣相扶倚太陽。淨甃玉階橫水岸。御爐香氣撲龍牀。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春景。畫船來往碧波中。東內斜飛紫禁通。龍池鳳苑夾城中。曉鐘聲斷嚴妝罷。院院紗窗海日紅。殿名新立號重光。島上亭臺盡改張。但是人行幸處。黃金閣子鎖牙牀。安排諸院接行廊。水檻周迴十里強。青錦地衣紅繡毬。盡鋪龍腦鬱金香。夾城門與內門通。朝罷巡遊到院中。每日日高祇候處。滿隄紅豔立春風。廚船進食簇時新。侍宴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綸。隔花催喚打魚人。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蘂輕輕嫩淺霞。跪到玉階猶帶露。一時宣賜與宮娃。三面宮城盡夾牆。苑中池水白茫茫。亦從獅子門前入。旋見亭臺繞岸傍。離宮別院繞宮城。金板輕敲合鳳笙。夜夜月明花樹底。傍池長有按歌聲。御製新翻曲子成。六宮纔唱未知名。盡將鶯策來抄譜。先按君王玉笛聲。旋移紅樹刷青苔。宣賜龍池再鑿開。展得綠波寬似海。水心宮殿勝蓬萊。太虛高閣凌波殿。背倚城牆面枕池。諸院各分娘子位。羊車到處不教知。修儀承寵住龍池。掃地焚香日午時。等候大家來院裏。看教鸚鵡念宮詞。才人出入每參隨。筆硯將行繞曲池。能向彩牋書大字。忽防御製寫新詩。六宮官職總新除。宮女安排入畫圖。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頻見錯相呼。春風一面曉妝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卻被內監遙覩見。故將紅豆打黃鶯。梨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來俟燕遊。旋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殿前排宴賞花開。宮女侵晨探

幾回斜望苑門遙。舉袖傳聲宣喚近臣來。小毬場近曲池頭。宣喚勳臣試打毬。先向畫樓排御幄。管絃聲動立浮油。供奉頭籌不敢爭。上棚專喚近臣名。內人酌酒纔宣賜。馬上齊呼萬歲聲。殿前宮女總纖腰。初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纔欲走。幾回拋鞚抱鞍橋。自教宮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認。遍遍長贏第一籌。翔鸞閣外夕陽天。樹影花香杳接連。望見內家來往處。水門斜過罨樓船。內人追逐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槳棹來齊拍水。並船相鬪溼羅衣。新秋女伴各相逢。罨畫船飛到浦中。旋折荷花半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少年相逐採蓮回。羅帽羅衫巧製裁。每到岸頭齊拍水。竟提纖手出船來。早春楊柳引長條。倚岸緣堤一面高。稱與畫船牽錦纜。暖風搓出綠絲條。婕妤生長帝王家。常近龍顏逐翠華。楊柳岸長春日暮。傍池行困倚桃花。月頭支結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數千。遇著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牀前。寒食清明小殿旁。綵樓雙夾鬪雞坊。內人對御分明看。先賭紅羅十擔牀。(原)續湘山野錄

余閱此詩。如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風景。畫船來往碧波中。梨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來俟宴游。試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數千。遇著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牀前。內人追逐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鬪溼羅衣。廚船進食簇時新。侍座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人。皆清婉可喜。花葉又別有逸詩六十六篇。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續之篇次。無倫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爲亂真矣。聊摘其一二云。羅衫玉帶最風流。斜插銀篋慢裹頭。閒向殿前騎御馬。掉鞭橫過小紅樓。春日龍池小宴開。岸邊亭子號流杯。

沈檀刻作神仙女對捧金杯水上來。(補)漁隱叢話

花藥夫人宮詞云。法雲寺裏中元節。又是官家降誕辰。是七月十五爲後主生辰矣。五國故事。言十一月

誕日。號明慶節。非七月也。(原)十國春秋

今世女子之笄曰上頭。花藥夫人宮詞。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鬢始上頭。(原)輟耕錄

世之曰乞求。蓋謂正欲若是也。然唐時已有此言。王建宮詞。只恐他時身到此。乞求自在得還家。又花藥

夫人宮詞。種得海柑纔結子。乞求自過與君王。(原)輟耕錄

娘字。俗書也。當作孃。今過爲婦女之稱。花藥夫人宮詞。諸院各分娘子位。(原)輟耕錄

東坡牡丹詩云。一朵妖紅翠欲流。初不曉翠欲流爲何語。及遊成都。過木行街。有大署市肆曰。郭家鮮翠

紅紫鋪。問土人。乃知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東坡蓋用鄉語云。蜀人又謂樹窗曰泥窗。花藥夫人宮詞云。

紅錦泥窗遶四廊。非曾遊蜀。亦所不解。(補)老學庵筆記

王建宮詞示御廚不食索時新。每見花開卽若春。白日臥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花藥夫人宮詞云。

廚船進食簇時新。侍宴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鱠。隔花催喚打魚人。二詞記事則異。造語頗同。第花

藥之詞工。王建爲不及也。(補)漁隱叢話

杜工部關山同一點。岑嘉州嚴灘一點舟。中月又赤驃馬歌。草頭一點疾如飛。又西看一點是關樓。朱灣

白鳥翔翠微。詩淨中雲一點。花藥夫人云。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人。欹枕欵

橫雲鬢亂。起來庭戶。悄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不道流年暗中換。宋張安國詞。洞庭書草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玉界瓊田三萬頃。著我扁舟一葉。夫月雲風也。馬也樓也。皆謂之一點。甚奇。(補)留青日札

後山詩話云。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後主嬖之。號花蘂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曰。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箇是男兒。太祖悅。蓋蜀兵十四萬。而王師纔數萬耳。(補)瀛海隱叢話

蜀王昶。好衣紫。挾彈。所幸花蘂夫人善詩。卽世傳宮詞也。蜀旣破。其亡國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亦憤而悲矣。夫人業入宋宮中。藝祖一日臨之。見壁上畫像。不知是昶。問何神也。夫人乃謬言此張仙耳。婦人奉之者宜子。至今有張仙祠云。夫人下比綠珠。則不足。上擬息嬀。則有餘。(補)神史彙編

花蘂夫人宮詞之外。尤工樂府。蜀亡。入汴。道經葭萌。題驛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書未畢。爲軍騎催行。後人續之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花蘂見宋祖時。猶作四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之詩。焉有隨昶行而書此敗節語乎。續之者。不惟虛空架橋。而詞之鄙。亦狗尾續貂矣。(補)蜀中詩話

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二十萬軍皆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世傳此詩。乃花蘂夫人蜀亡。鞏

入後宮。宋祖問而作者。傳記雜編。又載爲前蜀王衍降唐時。興聖太子作詩曰。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牛繫鼓旗。二十萬軍皆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旣皆蜀亡之作。其辭又類。正史不載者也。當存疑以俟。(補)七

修類黃

孟昶敗時。精兵尙十四萬。宋師止三萬耳。太祖以蜀亡問。費昶詩云。太祖更寵愛之。尤工填詞。入汴時。題葭萌驛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縣縣。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調醜奴兒令也。書未畢。軍騎催行。遂止半闕。有人續之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使費能抗節從昶母。此詞不幾爲輕薄惡札哉。然審徵奉表。寅遜促裝。一女子與十四萬小人。又何責也。世傳其宮詞百香。清斯豔麗。足奪王建張籍之席。蓋外間摹寫。自多泛設。終是看人富貴語。固不若內家本色。天然流麗也。王平甫考王恭簡所集云。止二十八首。然其餘別無可據。且手筆一格。故仍之。(補)宋詩小傳

耿先生

耿先生。軍大校耿謙女。好書善畫。爲詩往往有佳句。雅通黃白之術。能拘制鬼魅。奇瑰恍惚。莫知其所由來。爲女道士。自稱天自在山人。保大中。因宋齊邱以入宮。元宗處之別院。號曰先生。嘗被碧霞帳。手如鳥爪。題詩牆壁。又自稱比大先生。(補)耿先生傳

童氏

童氏。江南人。莫詳其世系。所學出王齊翰。工道釋人物。當時搢紳家婦女。往往求寫照焉。有文士題童氏

畫詩曰。林下才華雖可尙。筆瑞人物更清妍。如何不出深閨裏。能以丹青寫外邊。後不知所終。(原)宣和畫譜

李芳儀

芳儀。江南國主李景女也。納土後。在京師。初嫁供奉官孫某。爲武疆都監。後爲遼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趙至忠。虞部自北虜歸明。嘗仕遼。爲翰林學士。修國史。著虜庭雜記載其事。時晁補之爲北都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吹簫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奪錦揮毫在瑤席。後庭一曲風景改。收淚臨江悲故國。令公獻籍滅未央。勅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武疆。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柏梁。吹落天涯猶並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碧波時。甯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山河不可期。倉皇三鼓溲沱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雲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採珠拾翠衣裳好。深紅暗紫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數遍天河星。知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哀。中原骨肉盡零落。黃鸝寄意何當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陵椎髻泣窮邊。丈夫漂泊尤堪憐。江州廬山真風觀。李主有國日。施財修之。刊姓氏於石。有大甯公主。永嘉公主。皆李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補)史彙編

任氏

蜀尙書侯繼圖。本儒士。一日秋風四起。偶倚闌於大慈寺樓。有大桐葉飄然而墜。上有詩云。拭翠斂雙蛾。

爲鬱心中事。擗管下庭除。書作相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天下負心人。不識相思意。有心與負心。不知落何地。侯貯篋中。凡五六年。方卜任氏爲婚。嘗諷此詩。任曰。此是妾書桐葉詩。爭得在君所。侯曰。向在大慈寺閣上。倚闌得之。卽知今日之聘。非偶然也。以今書較之。與葉上無異。(補)五溪論事。

黃崇嘏

王蜀有僞相周庠者。初在邛南幕中。留司府事。時臨邛縣送失火人黃崇嘏。纔下獄。便貢詩一章曰。偶離幽隱住臨邛。行止堅貞比澗松。何事政清如水鏡。絆他野鶴向深籠。周覽詩。遂召見。稱鄉貢進士。年三十許。祇對詳敏。卽命釋放。後數日獻歌。周極奇之。召於學院。與諸生姪相伴。善棋琴。妙書畫。翌日薦攝府司戶參軍。頗有三語之稱。胥吏畏服。案牘麗明。周旣重其英聰。又美其風彩。在任將逾一載。遂欲以女妻之。崇嘏又袖封狀謝。仍貢詩一篇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茆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鏗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周覽詩。驚駭不已。遂召見詰問。乃黃使君之女。幼失覆蔭。唯與老嫗同居。元未從人。周益仰貞潔。郡內感嘆異。旋乞罷歸。臨邛之舊隱。竟莫知存亡焉。(補)五溪編事。

女侍中魏元義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郎林妙玉也。女狀元孟蜀黃崇嘏也。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縣。吏事精敏。胥徒界服。庠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

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茆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鏗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述本末。乃嫁之。傳奇有女狀元春桃記。蓋黃事也。
(補)丹
鉛總錄

南楚材妻

五代末濠梁人南楚材。遊陳穎間。穎州欲以子妻之。而楚材已娶薛氏。以受穎守之恩。似無還意。薛氏善書畫。能屬文。自對鑒圖其形。並作詩題寄之曰。欲下丹青筆。先拈玉鏡端。已驚顏寂寞。漸覺鬢凋殘。泪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卻。時展畫圖看。(原)唐
宋遺史

素娥

韋洵美先輩。開平歲及第。受鄴都從事辟焉。乃挈所寵素娥行。羅紹威聞其姝麗。才達臨河。令女使齎二百匹及生餼。而露意焉。洵美無所容足。遂令粧束更衣。修絨獻之。素娥姓崔氏。亦大梁良家子。善諧謔。筆札和淚作詩曰。妾閉閒房君路歧。妾心君恨兩依依。魂神儻遇巫娥伴。猶逐朝雲暮雨歸。洵美乃不受辟。夜渡河宿一寺。長吁而寢曰。何處人能報不平。寺有行者。排闥而揖曰。先輩蓄何不平事。洵美具語之。欻然出門而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門。乃貯素娥而至。侵曉問寺僧。言在寺打鐘。勤苦三十餘年。已不知所之。洵美即遁迹他所。(原)燈
下閒笑

單氏

成都妓人單氏贈陳希夷詩云。帝王師不得。日月老應難。名士多稱之。(原)唐宋遺史

張太華

廣政初。蜀後主與妃張太華同輦遊青城山。九天丈人觀。月餘不返。李廷珪諫不聽。又數日。雷雨大作。太華震殞。以紅錦龍褥裹瘞。觀前白楊樹下。翌日趣回鑾。悲痛無已。既數年。鍊師李若冲晚霽閒步。見樹下一美人。翠眉雪肌。吟詩曰。一別鑾輿今幾年。白楊風起不成眠。常思往日椒房寵。淚滴衣襟損翠鈿。若冲前問之。斂衽答曰。我蜀王妃張太華也。幽魂尙滯。乞賜超拔。若冲爲奠長生金簡。生神玉章。度生人世。夢太華來謝。壁間聖書一絕云。符吏匆匆叩夜扃。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得生神九卷經。蜀主聞之。厚賜若冲。是後惟花萼夫人寵冠後宮矣。(原)全蜀藝文志

蜀宮人

李西美帥成都。士人陳甲館於便齋。月夜有危髻古衣裳婦人數輩。笑語花圃中。有甚麗者。誦詩云。舊時衣服盡雲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樓臺渾不識。只餘古木記宣華。小雨廉纖梅子黃。晚雲收盡月侵廊。樹陰把酒不成醉。何處無情枉斷腸。忽不見。今府第故蜀宮。豈當時宮女。猶有鬼耶。按蜀構杙宣華故苑名。(原)開見後錄

耿玉真

南唐盧絳病店。夢白衣美婦歌曰。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鶻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和清夢圓。背燈惟

暗泣甚處砧聲急。眉黛小山攢。芭蕉生暮寒。歌罷勸酒曰。妾耿玉真也。他日富貴。相見於固子坡。後入宋。臨刑有白衣婦人同斬。宛如所夢。問其姓名。曰耿玉真。其地則固子坡也。一說盧病店。夢一白衣婦人令食蔗。遂愈。且曰。太尉當富貴。可詣都下。妾有一詩一緡以助行。妾乃玉真也。他日孟家陂相見。其詩云。清風明月夜深時。箕帚盧郎恨已遲。他日孟家陂上約。再來相見是佳期。絳後於孟家陂賜死。同刑婦人曰耿玉真。宛然夢中所遇也。(補)詩話總龜

莘七娘

莘七娘。五代時人。從夫征討。夫沒於明溪鄉。七娘葬焉。而卽居於明溪。七娘死。合夫葬。人莫之靈也。明溪者。延汀接境要道。是有巡簡司驛。驛在七娘葬處。一夕。客假館驛中。夜聞吟詩聲甚悲。客驚異。使反之。再誦琅然。其詞曰。妾身本是良家女。幼習女工及書史。笄年父母常愛憐。遂使良人作鴛侶。五季亂離多寇盜。良人被命事征討。因隨奔逐道途間。忽染山氣命喪夭。軍令嚴肅行緊急。良人命沒難收拾。獨將骸骨葬明溪。數尺孤墳空寂寂。屈指經今二百年。四時絕祀長蕭然。未能超脫紅塵路。妾心積恨生雲烟。達旦客語鄰。並書其詞壁間去。自是鄉人構室墓前祀之。禱祈響應。每有草寇攻掠。屢獲神助。宋嘉定中。勅封惠利夫人。復加福順夫人。相傳六月十一日。爲神誕。自宋元迄今。士庶虔恭賽饗。毋敢少懈。宋文天祥題廟詩曰。百萬貔貅掃犬羊。家山萬里受封疆。男兒若不平妖虜。死愧明溪莘七娘。(補)閩書

石真妃

羅源紫霄巖有二女神。號石真妃。靈顯頗著。二妃者。羅源徐公里石氏女也。姊曰月華。妹曰雪英。皆有姿色。涉書史。五季末。處州青巾賊作亂。二女被擄。義不受辱。相繼投河死。宋時。林孝子。戀孫。入山採樵。遇二女。明粧儼然。肅入其家。延茶久之。吟咏閒雅。月華有百尺潺湲。探禹穴。寸心皎潔。付陶泓。雪英有肉芝。勝比蓮花。鮮甘露。何如竹葉。釀之句。謂戀孫曰。吾石氏女。遭難而死。上帝憫吾貞烈。勅吾爲火部。曜靈真妃。吾妹爲水部。風毒真妃。封此巖爲紫霄巖。命吾主之。俗呼曰石八娘巖是也。君以孝聞。今雖貧。不久當貴。已而相別。送出。戀孫回望。無復人宇矣。(補)涉異志

九龍妃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一妃耳。土人云。馮瀛王之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龍。過客讀之。無不一笑。(原)懶真子

南漢美人

素馨斜在廣州城西十里三角市。南漢葬美人之所也。有美人喜簪素馨。死後。遂多種素馨於冢上。故曰素馨斜。至今素馨酷烈。勝於牠處。以彌望。悉是此花。又名曰花田。方信孺詩。千年豔骨掩塵沙。尙有餘香入野花。何似原頭美人草。風前猶作舞腰斜。余詩。花田舊是內人斜。南漢風流此一家。千載香銷珠海上。春魂猶作素馨花。(補)廣東新語

花田人以種素馨爲業。其神爲南漢美人。故采摘必以婦女。而彼中婦女。多不簪戴。有詠者曰。花田女兒

不愛花。綵絲結縷餉他家。貧者穿花富者戴。明珠十斛似泥沙。(補)廣

羣芳譜

廣東劉王女素馨。冢上生白花。因其名亦名素馨。宋傅伯成詩。昔日雲鬢鎖翠屏。只今烟冢伴荒城。香魂斷續無人問。空有幽花獨擅名。(補)焦氏類林

夢中女子

東南復州門街東。有劉氏舊宅。宇舍橫斷敵壤。鮮有人居。梁太保震有遠房弟伯升秀才。請居之。既憩。馭月餘。晨夕甚安。一日晝寢。夢覩久之。方悟。仍曰。適夢一女子泣而呼曰。聽妾幽恨之句。詩曰。卜得上峽日。利江風浪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梁因稱嘆而覺。竟無他說。(原)陸說後集

十八娘

荔枝譜。十八娘荔枝。色深紅而細長。時人以少女比之。俗傳閩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噉此品。因而得名。周必大詩。白蓮近憶三千女。丹荔遙招十八娘。(補)韻府

僧貫休

唐詩僧貫休字德隱。姓姜氏。婺州人。號禪月大師。初投詩於吳越王曰。貴逼身來不自由。龍驤鳳翥勢難收。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綵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時名上凌烟閣。豈羨當年萬戶侯。王語之曰。詩則美矣。若能改作四十州。當得相見。貫喟然曰。州不可增。詩亦不可改。孤雲野鶴。何天不可飛耶。遂杖錫去。獨往申屠山大雄寺南。誅茅棲息。後入蜀。以詩投王建曰。河北河南處處災。惟聞

全蜀少塵埃。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萬山得得來。秦苑幽棲多勝景。漢廷陳貢愧非才。自慙林藪龍鍾者。亦得親登郭隗臺。建遇之甚厚。終於蜀。有西岳集十卷。(補) 史彙編

貫休投詩於武肅。甚愜旨。遺贈亦豐。王立功臣碑。列平越將校姓名。遂刊貫詩於碑陰。見重如此。(補) 國春秋

羅隱與桐廬章魯封齊名。錢鏐初起。以魯封爲表。奏孔目官。不就執之。後以隱爲錢塘令。懼而受命。因宴

獻口號曰。一箇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鏐自是厚禮之。僧貫休懷二子詩云。二子依公子。雞鳴狗

盜徒。青雲千里遠。白髮一莖無。風濤潮聲惡。天空角韻孤。別離千萬里。何以慰榮枯。(補) 唐詩紀事

貫休思登南嶽。遂擔簦遊荆南。與吳融相遇。往復酬答。心相得也。會節度使成汭。以誕生日。得歌詩百餘

章。而貫休詩與焉。汭令幕僚鄭準評高下。準害其能。置貫休詩第三。貫休怒曰。藻鑒如此。其可久乎。已而

汭問筆法於貫休。答曰。此事須登壇而授。豈容草草。汭不勝其忿。遞放黔中。因爲病鶴詩云。見說氣清邪

不入。不知爾病自何來。久之。再至荆南。高季昌館之龍興寺。感時政。作酷吏辭。復被疎遠。鬱悒中。題硯子

曰。入匣始身安。或以爲匣者蜀也。相勸來蜀。遂至成都。上陳情頌云。有叟有叟。居岳之室。忽振金湯。下彼

巉崿。聞蜀風景。地甯得一富人侯王。旦爽摩詰。龍角日角。紫氣盤屈。揭日月行。符湯武出。天步孔艱。橫流

犯蹕。穆穆蜀俗。整整師律。髻髮垂雪。忠貞貫日。四方蘇活。萬里豐謐。無雨不膏。有露皆滴。有叟有叟。無實

行實。一瓶一鉢。既樸且質。幸蒙顧盼。詞緩思鬱。軒鏡光中。願如善吉。高祖大悅。留住東禪院。賜賚優渥。署

號禪月大師。(補) 國春秋

王雖武人。頗折節。好賓客。遊士縑流。至者無不傾懷結納。詩僧貫休。齊己。皆在所延攬。而貫休以忤成汭。故遞放黔中。後復來遊江陵。王優禮之。館於龍興寺。會有謁宿者。言時政不治。貫休乃作酷吏辭刺之。辭云。霰雨瀟瀟。風吼如劓。有叟有叟。暮投我宿。吁歎自語。云太奇酷。如何如何。掠脂幹肉。吳姬唱一曲。等閒破紅束。韓娥唱一曲。錦段鮮照屋。寧知一曲兩曲歌。曾使千人萬人哭。不惟哭亦白其頭。饑其族。所以祥風不來。和風不復。蝗兮蠶兮。東西南北。王聞之。雖被疎遠。而亦不甚罪焉。(原)十國春秋

王建遊龍華禪院。召僧貫休坐。賜茶藥綵段。仍令口誦近詩。時諸王貴戚皆賜坐。貫休欲諷之。因誦公行曰。錦衣鮮華。手擎鵝。閒行氣貌多輕忽。艱難稼穡總不知。五帝三王是何物。建稱善。貴倖皆怨之。貫休本蘭溪人。善詩。與齊己齊名。有西岳集十卷。(補)蜀檇

釋貫休。字德隱。姜姓。蘭溪人。七歲出家。日誦書過千字。不復遺忘。工爲歌詩。多警句。膾炙人口。以至丹青之屬。皆怪古不媚。草書尤奇崛。天復中入蜀。號禪月。有歌詩千餘首。號禪月集。今御府所藏。有夢遊仙

詩。(補)宣和畫譜

貫休。婺州蘭溪人。死於蜀。爲詩有極奇處。亦有太粗處。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爲人嘲作失貓詩。此類是也。然道價甚高。年壽亦高。蚤與李頻交。而老依錢鏐。不肯改一劍霜寒十四州。遂入蜀。秋寄李頻使君詩云。務簡趣誰陪。清吟共綠苔。葉和秋蟻落。僧帶野風來。留客朝嘗酒。憂民夜畫灰。終期冒風雪。江上見宗雷。第四第六句好。(補)瀛奎律髓

舉世只知嗟逝水。何人微解悟空花。此貫休禪師句。温日觀書之爲。後人策勵之端。仍爲寫龍鬚於後。(原)益州題跋。

赤梅檀塔六七級。白齒菖花三四枝。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補)唐詩紀事。

答石霜云。汝問之答。休卽問之。霜云。能有幾人知。(補)唐詩紀事。

沈約宋書曰。王者不藏金玉。則紫玉見於深山。貫休詩。欲贈之紫玉尺。白銀鐙。蓋用此也。(補)神史繫編。

參寥子曰。林下人好言詩。見誦貫休齊己詩。便不必悶。(補)冷齋夜話。

貫休云。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是詩之難知也。久矣。或問詩如何則高。曰。必如貫休云。眞風含素髮。秋色入靈臺。方可言詩。(補)留青日札。

包何云。一官何幸得同時。十載無媒獨見遺。錢起送鄔三落第云。名宦無媒自古遲。窮通此別不堪悲。貫

休逢周樸云。倘遇中興主。還應不用媒。夫自登第而居官。未有不用媒者。世事可知矣。又不得用於當時

之君。而反思乎中興之主。不亦可悲之甚乎。(補)留青日札。

貫休書西人陳陶處士隱居云。有叟傲堯日。髮白肌膚紅。妻子亦讀書。種蘭清溪東。白雲有奇色。紫桂含

天風。卽應迎鶴書。肯羨於洞洪。又云。高步前山前。高歌北山北。數載賣柑橙。山資近又足。(補)全唐詩錄。

何燕泉謂杞殖字梁。春秋齊人。距趙及秦築長城時。不啻數百年。而列女傳及樂府注所謂城崩。乃杞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去杞不啻數千里。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

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烏鳥。二事打合成調。不知何據。余按貫休賦杞梁妻事。正無據而誤。亦有因秦築長城以拒胡。齊亦嘗築長城以備楚。括地志云。齊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太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州。卽西南兗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瑯琊臺入海。而齊記以爲齊宣王築。竹書紀年曰。齊閔王未知的自何時。但旣曰備楚。則楚之抗衡中國宜莫盛於春秋。蓋春秋齊旣有之。其杞梁妻哭而崩者。卽齊之長城。瀕洞相傳。世遂以爲秦之長城。而詩家不考所出。又未審杞梁何時何地人。死於何事。遽以梁爲死於秦築長城之役耳。今遼東前屯衛中所芝蔴灣有石人立海澨。若世所謂望夫石者。而世又相傳以爲杞梁妻孟姜者哭夫死。因葬於此。則影響附會。而形音逾遠。逾失其本真者也。(補)金

子

唐人善形容人情物態。杜公云。已經十日竄荆棘。因阨極矣。然腰下寶玦青珊瑚。終不解去何也。義山云。

不收金彈拋林外。卻憶銀牀在井頭。亦曲盡貴公子之憨態。若貫休輩。自拳五色毬。迸入它人宅。卻捉蒼

頭奴。玉鞭打一百之句。拙俚甚矣。(補)後

村詩話

王貞白御溝水詩。此波涵帝澤。貫休改作此中固好。孫逖上陽水窗賜宴云。此中歌在藻。沈佺期紅樓院

應制云。誰謂此中難可到。則先已有人道之矣。(補)留

青日札

魯直詩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謂此體魯直創見。樸謂不然。唐詩此體甚多。張祐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顛。李益曰。柳吳興近無消息。張長公貧苦寂寥。貫休曰。郭尙父休誇塞北。裴中郎莫說淮西。杜荀鶴曰。卷一箔絲供釣線。種千林竹作漁竿。皆此句法也。(原)整

客叢書

李白廬山東林寺夜懷詩云。天香生虛空。天樂鳴不歇。又貫休山居詩。自古浮華能幾幾。逝波終日去滔滔。漢王廢苑生秋草。吳主荒宮入夜濤。滿屋黃金機不息。一頭白髮氣猶高。豈如知足金仙子。霞外天香滿毳袍。余因思勝境中。當有自然清氣。名曰天香。自然清意。名曰天樂。余故以所聞靈響。目爲天簧。亦取天籟之義。此蓋唯變所適。不可致詰也。原一法藏碎金。

白樂天爲翰林學士時。有詩名曰松齋自題。其詩云。非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非賤亦非貴。朝登一命。初才小。分易足。心寬體長舒。充腸皆美食。容膝卽安居。況此松齋下。一琴數帙書。書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娛。夜直入君門。晚歸臥吾廬。形骸委順動。方寸付空虛。持此將過日。自然多晏如。昏昏復默默。非智亦非愚。又詩僧貫休有山居詩云。一庵瞑目在穹冥。菌枕松牀薜陣青。乳鹿暗行檀徑雪。瀑泉微濺石樓經。閒行不覺過天井。長嘯深能動嶽靈。應恐無人知此意。非凡非聖獨惺惺。予以致政閒居。居常逍遙。因覽二公詩。而知二公意是知道同者。無隱顯。無古今。遽自抽毫。合而書之。得趣欽味。適然適悅。(補)法藏碎金。

晁公寄陳叔易云。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牙卽市井牙行也。以仕宦而倚鉏耒之人。則又下於媒妁一等矣。烏在其爲處士哉。善乎于漬有云。白玉若無玷。花顏須及時。國色久在室。良媒亦生疑。鴛鬢未成髻。鸞鏡徒相知。翻慙效顰者。欲笑從人遲。寓意最深。良媒亦疑。況他人乎。效顰亦笑。況他人乎。

(補)留青日札。

遠法師居廬山下。持律精苦。過中不受蜜湯。而作詩換酒飲。陶彭澤送客。無貴賤。不過虎溪。而與陸道士

行過虎溪數百步。大笑而別。故禪月作詩云。留陶淵明把酒椀。送陸靜修過虎溪。胸次九流清似鏡。人間萬事醉如泥。(補)山 谷題跋

因讀禪月有懷王慥使君詩云。剝剝生靈爲事業。巧通豪俊作梯媒。令人歎息古已如此。(補)侯 鯖錄

唐人作富貴詩多記其奉養器服之盛。乃貧眼所驚耳。如貫休富貴詩云。刻成箏柱雁相挨。此下里鬻彈者皆有之。何足道哉。又韋楚老蚊詩云。十幅紅綃圍白玉。十幅紅綃爲帳。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所謂不會近富家兒。(原)夢 溪筆談

休每得句云。只堪供養佛。故懷贈武昌棲。一云。風清江上月。霜灑月中砧。得句先呈佛。無人知此心。(補)全唐 詩話

杜甫詩云。嘗果皺開。或作雛字。殊不可解。集韻。皺。側尤切。革紋蹙也。漢上題襟周繇詩云。開栗弋之紫皺。貫休云。新蟬避栗皺。又云。栗不和皺落。卽栗篷也。(補)西 溪叢話

温州雁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圖牒未嘗有言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宮。伐山取材。方有人見之。此時尙未有名。按西域書。阿羅漢諾矩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雁蕩山芙蓉峯龍湫。唐僧貫休爲諾矩羅贊。有雁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之句。此山南有芙蓉峯。下芙蓉驛。前瞰大海。然未知雁蕩龍湫所在。後因伐木。始見此山。山頂有大池。相傳以爲雁蕩。下有二潭水。以爲龍湫。又有經行峽。宴坐峯。皆後人以貫休詩名之也。(原)夢 溪筆談

霜月夜徘徊。樓中羌管催。晚風吹不盡。江上落殘梅。此貫休絕句也。休在晚唐有詩名。然無可取。獨此首有樂府聲調。雖非僧家本色。亦猶惠休之碧雲也。(補)丹鉛總錄

作詩者。陶冶物情。體會光景。必貴乎自得。蓋體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強力至也。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見秦王則戰慄失色。淮南王安。雖爲神仙。謁帝猶輕其舉止。此豈由素習哉。余以謂少陵太白。當險阻艱難。流離困躓。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至於羅隱貫休。得志於偏霸。爭雄逞奇。語欲高而意未嘗不卑。乃知天稟自然有一定。而不能易者。(補)西清詩話

志嵩

江南野史云。初。先主有受禪意。忽夜半寺僧撞鐘。滿城皆驚。遞旦召問。將斬之。云夜來偶得月詩。先主令白。乃曰。徐徐東海出。漸漸入天衢。此夕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主聞之。私喜而釋之。按釣磯立談賦。月詩者。爲僧志嵩。(補)十國春秋註

謙明

南唐僧謙明。賦中秋月詩云。此夜一輪滿。至來秋方得。下句云。清光何處無。喜躍半夜起。撞寺鐘。城人盡驚。李後主擒而訊之。具道其事。得釋。嘗見使燕錄云。惟中秋天色陰晴。與夷狄同。若溪漁隱曰。東坡中秋月詩云。嘗聞此宵月。萬里同陰晴。注云。故人史生爲余言。嘗見海賈云。中秋有月。則是歲珠多而圓。常以此候之。雖相去萬里。他日會合。相問陰晴。無不同者。(補)漁叢話

亞棲

五代文章衰盡。詩有貫休亞棲。村俗之氣。大率相似。如蘇子美家收藏張長史書云。隔簾歌已俊。對面貌彌精。詩既凡惡。而字畫真亞棲之流。近見曾子固編李太白詩。有懷素草書歌。及笑矣乎數篇。皆貫休已下詞格。(補)東坡志林

處默

吳越紀事。越僧處默。賦詩有奇句。嘗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羅隱是曰。此吾句。失之久矣。乃為吾師巧得。識者鄙其猥薄太甚。(原)西清詩話

楊蟠金山詩。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王平甫曰。莊宅牙人語也。解量四至吳。僧錢塘白塔院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陳后山謂分界。堠子語也。(補)潛邱劉記

寺在錢塘。故有吳地越山之聯。或以田莊牙人譏之。似不害寫物之妙。后山縮為一句。吳越到江分。高矣。譬之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山谷縮為一句。曰。話勝十年書是也。因書諸此。以見詩法之無窮。(補)編奎律髓

福全

饌茶而幻出物象於湯面者。茶匠神通之藝也。沙門福全。生於金鄉。長於茶海。能注湯幻茶成詩一句。共點四甌。共一絕句。泛乎湯表。小小物類。唾手辦耳。檀越日造門求觀湯戲。全自咏曰。生盛盡裏水丹青。巧畫工夫學不成。卻笑當時陸鴻漸。煎茶贏得好名聲。(補)清異錄

法常

河陽釋法常。性英爽。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卽熟寢。覺卽朗吟曰。優游麴世界。爛漫枕神仙。嘗謂同志云。洒天世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焉。蕩蕩焉。其樂可得而量也。轉而入於飛蝶都。則又蒙騰浩渺。而不思覺也。(補)清異錄。

懷濬

姊歸郡僧懷濬。不知何所人。乾甯初。知來識往。皆有神驗。刺史于公。以其惑衆。繫而詰之。乃以詩代通狀云。家在閩山西。復西。其中歲歲有鶯啼。如今不在鶯啼處。鶯在舊時啼處啼。又詰之。復有詩云。家在閩山東。復東。其中歲歲有花紅。而今不在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守異而釋之。詳其詩意。似在海中。得非杯渡之流乎。(補)北夢瑣言。

可朋

可朋丹陵人。少與盧延讓爲風雅之交。有詩千餘篇。號玉壘集。曾題洞庭詩曰。水涵天影闊。山拔地形高。贈友人曰。來多不似客。坐久卻垂簾。歐陽炯以此比孟郊。賈島言其好飲酒。貧無以償酒債。故時賙之。可朋自號醉髡。贈方干詩云。月裏豈無攀桂分。湖中空賞釣魚休。杜甫舊居云。傷心盡日有啼鳥。獨步殘春空落花。寄齊己云。雖陪北楚三千客。多話東林十八賢。劉公詩話云。有詩僧讀洪州滕王閣詩。謂守者詩總不佳。何不除卻。守曰。僧能佳乎。卽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滿空蒼。萬古遮新月。半江無夕陽。守異之。然

南方浮屠能詩者多矣。余嘗見可朋詩云：虹收千嶂雨，潮落半江天。又云：詩因試客分題僻，棋爲饒人下著低。不減古人。（原）全唐詩話

歐陽炯與同僚納涼淨衆寺。依林亭，列樽俎，衆方歡飲自若。寺外有畊者，曝背烈日中，耘田擊鼓，罷敝不休。可朋在坐，乃作耘田鼓詩獻炯曰：農舍田頭鼓，王孫筵上鼓。擊鼓兮皆爲鼓，一何樂兮一何苦。上有烈日下有焦土，願我天公降之以雨，令桑麻熟，倉箱富，不饑不寒。上下一般言，雖淺近而極於理。炯遽命衆賓撤飲，可朋有詩千餘篇，號玉壘集。（原）十國春秋

林慮暇日，花蝶怡情，宜有見於篇章者。往往精睨，始能逼真，而閒澹之氣，易至偏失。要在不相謀而兩得也。詠蝶如唐僧可朋，乍當暖景，飛仍慢，欲就芳叢舞更高。僧懷古霧開離草迴，風逆到花遲。俱未若陌上斜飛去，花間倒翅回。尤精。（補）深雪偶談

文喜

湘南僧文喜失鶴詩云：一向亂雲尋不得，幾回臨水待歸來。上潭州劉相，大稱許。（原）青瑣集

棲巖

祝融峰留題甚多，謝元云：雲溼幽巖滑，風梳古木香。僧棲巖云：間雲四邊盡，浮世一齊低。（原）青瑣集

乾康

僧乾康零陵人，齊己居湘西道林寺，康往謁之，齊己使謂曰：我師門非詩人不遊，大德來非詩人耶。請爲

一詩可代門刺。康吟云：隔岸紅塵忙似火，當軒青嶂冷如冰。烹茶童子休相問，報道門前是衲僧。已大喜及別，送之以詩。康有經方干故居云：鏡湖中有月，處士後無人。荻筍抽高節，鱸魚躍老鱗。爲齊己所稱。乾德中，左補闕王仲知永州，康持詩謁。王覩其老醜，試以詩。時積雪初消，命咏之曰：六出奇花已住開，郡城相次見樓臺。時人莫把和泥看，一片飛從天上來。仲驚曰：其旨不淺。因待以殊禮。(原)雅言系述

義存

雪峰難提塔，義存禪師所預造。自序曰：夫從緣得者，始終成壞，非從緣得者，歷劫常堅。堅則在，壞則損。雖然離散未至，何妨預置者哉。所以石室木函，搬土爲龕，諸事已備。腳北頭南，比至其時，橫山睡酣，塔後黃滔爲作銘者也。巖明池旁有古杉，乃閩王審知與義存手植，皆數十圍。義存植者，直而參天。閩王植者，膠而逮地。水磨磨下絕雀，初義存題云：庵前永日無狼子，磨下終年絕雀兒。至今信然。(補)閩書

唐懿宗咸通六年七月，雪峰祖師登象骨山曰：真吾居也。乃誅茅爲庵，學徒翕然。其山屬侯官縣，環控四邑，峭拔萬仞。先冬而雪，盛夏而寒。因以雪峰名焉。師住山後，嘗作詩曰：光陰迅速暫須臾，浮世何能得久居。出嶺年登三十二，入閩早是四旬餘。他非不用頻頻舉，已過還須旋旋除。報與滿朝朱紫道，閩王不怕佩金魚。(補)小章齋詩話

契盈

僧契盈，閩人，通內外學，常遇仙，教以絕三彭之法。三彭者，三尸也。廣順中，來居杭之龍華寺，賜號廣辨周。

智禪師。髣髴性尤敏速。一日侍忠懿王遊碧波亭。時潮水初滿。舟楫輻湊。望之不見其首尾。王喜曰。吳越國去京師三千里。誰知一水之利如此邪。契盈答曰。可謂三千里外一條水。十二時中兩度潮。時人稱爲駢切。時江南未通。兩浙貢賦。率由海達青州。故云。(補)十國春秋

行因

廬山佛手巖。在絕頂。李氏有國日。行因禪師居焉。李氏詔居棲賢寺。一夕大雪。逃歸舊隱。嘗煮茶延僧。托巖扉立化。作偈曰。前朝詔住棲賢寺。雪夜逃居巖石間。想見煮茶延客處。直緣生死不相關。(原)辟寒錄

齊己

僧齊己。益陽人。本佃戶。胡氏子也。七歲居大澗山寺。與諸童子牧牛。天性穎悟。嘗以竹枝畫牛背爲詩。詩句多出人意表。衆僧奇之。勸令落髮爲浮圖。(補)十國春秋

居長沙道林寺。湖南幕府。號能詩者。徐仲雅。廖匡圖。劉昭禹輩。靡不聲名藉甚。而仲雅尤傲忽。雖王公不避。獨見齊己。必悚然。不敢以衆人相遇。齊己故贅疣。至是愛其詩者。或戲呼之曰詩囊。無何將遊蜀。武信王習齊己名。遮留之。龍德元年。禮齊己於龍興寺。署爲僧正。時降手牘。慰藉良厚。然居恆多鬱鬱不樂。僧盧中貽詩云。老負峨眉月。閒看雲水心。蓋傷其志也。齊己既托迹江陵。惟事筆墨自娛。乃作渚宮莫問篇。十五章以述懷。頃之。唐秦王從榮。召入侍中秋大宴。齊己窺從榮藏異志。有東林莫得漸高勢。四海正看當路時之句。幾以諷刺得罪。已而脫歸荆南。賴武信王匿之。獲免。其不屈節侯王。類如此。(補)十國春秋

湖南幕府多才。而徐東野尤好輕忽。雖王公不避也。每見齊己必悚然。不敢以衆人待之。嘗謂同列曰。我輩所作。皆拘於一途。非所謂通方之士。若齊己才高思遠。無所不通。殆難及矣。論者以徐東野爲知言。東野亦常贈之詩曰。我唐有僧號齊己。未出家時宰相器。爰見夢中逢武丁。毀形自學無生理。骨瘦神清風一襟。松老霜天鶴病深。一言悟得生死海。芙蓉吐出琉璃心。悶見唐風雅容缺。敲破冰天飛白雪。清塞清江卻有靈。遺魂泣對荒郊月。格何古。天工未生誰知主。混沌鑿開雞子黃。散作純風如膽苦。意何新。織女星機挑白雲。真宰夜來調暖律。聲聲吹出嫩青春。調何雅。澗底孤松秋雨灑。嫦娥月裏學步虛。桂風吹落玉山下。語何奇。血潑乾坤龍戰時。祖龍跨海日方出一鞭風。雨萬山飛。己公己公道如此。浩浩寰中如獨自。一簞松風冷如水。長伴巢由伸脚睡。其爲名士推重如此。(補)五
代史補

鄭谷與僧齊己黃損等。共定今體詩格云。凡詩用韻有數格。一曰葫蘆。一曰轆轤。一曰進退。葫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失此則繆矣。余按倦游雜錄。載唐介爲臺官。廷疏宰相之失。仁廟怒。謫英州別駕。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行者頗衆。獨李師中待制一篇。爲人傳誦。詩曰。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爲吾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此正所謂進退韻格也。按韻略。難字第二十五。山字第二十七。寒字又在二十五。而還又在二十七。一進一退。誠合體格。豈率爾爲之哉。近閱冷齋夜話。載當時唐李對答。乃以此詩爲落韻詩。蓋渠不見鄭谷所定詩格。有進退之說。而妄爲云云也。(原)緝
案雜記

僧齊己白蓮集十卷。光憲爲荆南節度副使。序之曰。風雅之道。孔聖之刪備矣。美刺之說。卜商之序明矣。降自屈宋。逮乎齊梁。窮詩源流。權衡辭義。曲盡商摧。別成偉言。其惟劉氏之文心乎。後之品評。不復過此。有唐御宇。詩律尤精。列姓字。綴英秀。不啻十數家。丹陽殷璠。優劣升黜。咸當其分。世之深於詩者。謂其不誣。顧我何人。敢議臧否。苟成美有闕。得非交遊之罪耶。禪祖齊己。本胡氏子。實長沙人。家邇瀉山。慕大禪。伯悟入頓門。落髮擁毳。遊方宴坐。宿念未忘。存乎篇詠。師趣尙孤潔。詞韻清潤。平澹而意遠。冷峭而□□。鄭谷郎中有與師云。應是逢新雪。高吟得好詩。格清無俗字。思苦有蒼髭。其爲詩家稱許如此。晚歲將之。岷峨假途渚宮。太師南平王築淨室以居之。捨淨財以供之。雖入朱門。而不移素履。議者以唐來詩僧。惟貫休禪師。骨氣渾成。境意倬異。殆難儔敵。至於皎然靈一。將□禪者。並驅於風騷之途。不近不遠也。江之南。漢之北。縑流以儒業緣情者。靡不希其聲彩。自非雅道昭著。安得享茲大名。鄙以旅官荆臺。最承款狎。較風人之情致。頤文士之旨歸。周旋十年。互見闡域。師平生詩藁。未遑刪汰。俄驚遷化。門人西文。併以所集見授。因得編就八百一十篇。勒成一十卷。題曰白蓮集。蓋以久棲東林。不忘勝事。余旣繕寫。歸於廬岳。附遠大師文帙之末。遞爲輝光。其佳句全篇。或對偶。開卷輒得。無煩指摘。濡豪梗概。良深悲慕。天福三年。戊戌三月一日序。(補)白蓮集

東坡志林云。唐末五代。文章衰盡。詩有貫休。齊己。書有亞棲。村俗之氣。大略相似。此論固然。然齊己白蓮集。至今尙傳。余嘗見海虞馮氏寫本。有荆南孫光憲序。篇帙完好。略無闕佚。文章流傳。信有命乎。(補)香祖筆記

齊已有早梅詩。中云昨夜數枝開。鄭谷爲點定曰。數枝非早。不若一枝佳耳。人以谷爲齊己一字師。(補)十國

秋

僧齊己往袁州謁鄭谷獻詩云。高名喧省闕。雅頌出吾唐。疊獻供秋望。飛雲到夕陽。自封修藥院。別下著僧牀。幾許中朝事。久離鴛鴦行。谷覽之曰。請改二字。方得相見。經數日再見云。已改得作別埽著僧牀。谷

大嘉賞。結爲詩友。(原)郡閣雅談。

東坡言僧詩要無蔬筍氣。固詩人龜鑒。便作世網中語。殊不知本分家風。水邊林下氣象。蓋不可無。若盡

洗去清拔之韻。便與俗同科。又何足尙。齊己云。春深遊寺客。花落閉門僧。僧惠崇有曉風飄磬遠。暮雪入

廊深之句。華實相副。顧非佳句耶。(補)西清詩話。

今言中酒之中。多以爲平聲。祖三國志中聖人中賢人之語。然齊己柳詩曰。穠低似中陶潛酒。輒極如傷

宋玉風。乃作仄聲。或者謂平仄一意。僕謂中酒之中。從仄聲自有出處。按前漢樊噲傳。軍士中酒注竹。仲

反齊己祖此。(原)野客叢書。

瀟水在永州西三十步。湘水在州北十里。自零陵合流。謂之瀟湘。齊己詩云。二水遠難論。從離到坎奔。冷

穿千嶂陌。清過幾州門。沈彬云。數家漁網秋雲外。一岸殘陽細雨中。何涓云。雁影數行秋半逢。漁歌一聲

夜深發。皆曲盡其妙。(原)零陵總記。

太白甯放棄而不作眷戀之態。甯狂蕩而不作規矩之語。子美不能不讓此兩者。元微之謂太白不能窺

杜甫之藩籬。況堂奧乎。此非公論。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齊己云。須知一一丈夫氣。不是綺羅兒女言。此真知太白者。(補)留青日札

僧齊己松詩云。雷電不敢伐。鱗皴勢萬端。蠹依乾節死。蛇入朽根蟠。影浸僧禪溼。風吹鶴夢寒。尋常風雨夜。疑有鬼神看。小松云。發地才盈尺。蟠根已有靈。嚴霜百花死。深院一株青。後夜蕭騷動。空階蟋蟀聽。誰於千載外。吟倚老龍形。(原)續本事詩

古人殿閣簷稜間。有風琴風箏。皆因風動成音。自諸宮商。元微之詩。鳥啄風箏碎珠玉。高駢有夜聽風箏詩云。夜靜絃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總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僧齊己有風琴引云。按吳絲雕楚竹。高托天風拂爲曲。一一宮商在素空。鸞鳴鳳語翹梧桐。夜深天碧松風多。孤窗寒夢驚流波。愁魂傍枕不肯去。翻疑住處鄰湘娥。金風聲盡薰風發。冷泛虛堂韻難歇。常恐聽多耳漸煩。清音不絕知音絕。王半山有風琴詩云。風鐵相敲固可鳴。朔兵行夜響行營。如何清世容高枕。翻作幽窗枕上聲。此乃簷下鐵馬也。今名紙鳶曰風箏。亦非也。(補)丹鉛總錄

遠法師在廬山。初修淨土之社。凡百有二十三人。謝康樂爲鑿東西二池。種白蓮。求入淨社。故號白蓮社。然遠公以靈運心雜。止之。世傳十八賢。乃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雍門周續之。南陽宗炳。南陽張野。南陽張銓。西林覺寂大師。東林普濟大師。惠持法師。蜀賓佛馱耶舍尊者。蜀賓佛馱跋陀羅尊者。慧睿法師。曇順法師。曇恆法師。道炳法師。道敬法師。曇詵法師。道生法師。李伯時畫蓮社圖。陶淵明乘籃輿。謝康樂

乘馬張曲笠。二公雖不入淨社。常往來山中。僧齊己遠公影堂詩云。陶令醉多招如得。謝公心亂入無方。
是也。(補)稿
簡贊筆。

洞庭湖闊數百里。秋水歸壑。惟一條湘川而已。僧齊己欲吟一詩。徘徊未就。有蔡押衙者。輒高吟曰。可憐
洞庭湖。怡到三冬無。髭鬚人怪問之。答曰。以其不成湖也。(補)五
雜組。

茶之佳品。造在社前。其次則火前。謂寒食前也。其下則雨前。謂穀雨前也。佳品其色白。若碧綠者。乃常品
也。佳品芽蘗細微。不可多得。若取數多者。皆常品也。齊己茶詩曰。甘傳天下口。貴占火前名。又曰。高人愛
惜藏巖裏。白甌封題寄火前。丁謂詩曰。開緘試新火。須汲遠山泉。凡此皆言火前。蓋未知社前之品爲佳
也。鄭谷詩曰。入坐半甌輕泛綠。開緘數片淺含香。鄭雲叟詩曰。羅憂碧粉散。嘗見綠花生。沈存中論茶。謂
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宜改綠爲玉。翠爲素。此論可也。而舉一夜風吹一寸長之句。以爲茶
之精美。不必以雀舌鳥嘴爲貴。今按茶至一寸。則芽葉大矣。非佳品也。存中此論曲矣。盧仝茶詩曰。開緘
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薛能謝劉相公寄茶詩曰。兩串春團敵夜光。名題天柱印。維揚茶之佳品。
珍踰金玉。未易多得。而以三百片惠盧仝。以兩串寄薛能者。皆下品可知也。齊己詩。角開香滿室。爐動綠
凝鑪。丁謂詩曰。未細烹還好。鑪新味更全。此皆煎啜之也。煎啜之者。非佳品也。唐人於茶。雖有陸羽爲之
說。而持論未精。至本朝蔡君謨茶錄既行。則持論精矣。以茶錄而覈前賢之詩。皆未知佳味者也。(補)學
林新編。

齊己潭州人。與貫休並有聲。同師石霜。二僧詩唐之尤晚者。己詩如夜過秋竹寺。醉打老僧門。最佳。(補)羈
牽。

僧齊己聽琴詩云。萬物都寂寂。堪聞彈正聲。人心盡如此。天下自和平。同時徐東野有詩云。我唐有僧號齊己。未出家時宰相器。爰見夢中逢武丁。毀形自學無生理。如聽琴絕句。正宰相詩也。(補) 聖 瓠集

沙泉帶草堂。紙帳捲空牀。靜是真消息。吟非俗肺腸。園林坐清影。梅杏嚼紅香。誰住原西寺。鐘聲送夕陽。此齊己自賦草堂中事也。洪覺範取此八句。賦為八詩。以其句句有味。故耶。此詩為僧徒所重。其來久矣。

實亦清麗。(補) 瓠 奎律 髓

南中榮橘柚。甯知鴻雁飛。許渾云。地蒸川有毒。天暖樹無秋。即諺所謂樹蠶不落葉也。沈雲卿云。南浮漲海人何處。北望衡陽少雁飛。韓翃云。前臨漲海無人過。卻望衡陽雁幾羣。齊己云。瘴國頻聞說。邊鴻亦不遊。又唐李明遠為潘州司馬。即今高州。嘗有詩云。北鳥飛不到。南人誰與游。即諺所謂雁飛不到處。人被利名牽者也。(補) 留 青日 札

齊己早梅詩。萬木凍欲折。孤根暖獨回。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風遞幽香去。禽窺素豔來。明年猶應律。先發映春臺。尋常只將前四句作絕讀。其實二十字絕妙。五六亦幽致。王荊公選唐百家詩。梅花僅有五首。五言律僅有韓致光一首。五言絕句一首。王適云。忽見寒梅樹。開花漢水濱。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人。亦佳句也。七言絕句二首。戎昱云。一樹寒梅白玉條。迴臨郵落傍溪橋。應緣近水花先發。疑是經春雪未消。劉言史云。竹與梅花相並枝。梅花正發竹枝垂。風吹總向竹枝上。真似王家雪下時。崔魯七言律一首。

見此卷後。今以余所選五言律增廣之。(補)瀛奎律髓

齊己詩清潤平淡。亦復高遠冷峭。一經都官點化。白蓮一集。駕出雲臺之上。可謂智過其師。(原)唐音癸籤

寄方干處士鑿湖舊居云。賀監舊山川。空來近百年。聞君與琴鶴。終日在漁船。鳥路深秋石。湖燈半夜天。

雲門幾回去。題徧好林泉。(補)唐詩紀事

戊辰歲。湖中寄鄭谷郎中云。白髮久慵簪。常聞病亦吟。瘦應成鶴骨。閒想似禪心。上國楊花亂。滄洲荻笋

深。不堪思翠巘。西望獨沾襟。(補)唐詩紀事

觀水云。范蠡東浮闊。靈均北泛長。誰知遠烟浪。別有好思量。故國門前急。天峰照裏忙。難收樓上興。渺漫

正斜陽。(補)唐詩紀事

聽李先生琴云。仙子弄瑤琴。仙山杉月深。此聲含太古。誰聽到無心。灑石霜千片。噴空瀑萬尋。何人傳指

法。攜向海中岑。(補)唐詩紀事

師貴

福州師貴禪師。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銜花供養。見後爲甚不來。師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

如常。(補)閩書

如體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曲調。師示頌曰。古曲發聲雄。今時韻亦同。若教第一指。祖佛盡

迷蹤。(補)指月錄

體靜

後唐同光三年。體靜禪師住郡城東山華嚴寺。未幾。莊宗徵入輦下。衆僧看經。惟師與徒衆不看。帝問師爲甚不看經。師曰。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帝曰。衆徒爲甚也不看。師曰。獅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帝曰。衆僧爲甚看經。師曰。水母元無眼。求食須賴蝦。帝曰。師是後生。爲甚卻稱長老。師曰。三歲國家龍鳳種。百年殿下老朝臣。(補)閩中考

法輝

泉州開元寺法輝禪師。禪餘頗以詩自娛。與呂縉叔、石聲叔、陳原道、釋居億、居全爲同社。嘗題憲師壁曰。遠浸谿光碧。寒生松檜陰。漁舟驚暮雨。高吹入秋林。此境長年在。吾師靜隱心。(補)閩書

雲門

雲門偃禪師嘗作北邙行曰。前山後山高峨峨。喪車磷磷日日過。哀歌幽怨滿巖谷。聞者潛悲薤露歌。哀歌一聲千載別。孝子順孫徒泣血。世間何物得堅牢。大海須彌竟磨滅。人生還如露易晞。從來有會終別離。苦海哀傷不暫輟。況復百年驚夢馳。去人悠悠不復至。今人不會古人意。栽松起石駐墓門。欲爲死者長年計。魂魄悠揚形化土。五趣茫茫井輪度。今人還葬古人墳。今墳古墳無定主。洛陽城裏千萬人。終爲北邙山下塵。沈迷不計歸時路。爲君孤坐長悲辛。昔日送人哭長道。今爲孤墳臥芳草。妖狐穿穴藏子孫。

耕夫撥骨尋珠寶。老木蕭蕭生野風。東西壞冢連晴空。寒食已過誰享祀。冢畔餘花寂寞紅。日日相催若流矢。貧富賢愚盡如此。安得同遊常樂鄉。縱經劫火無生死。(補) 焦氏類林

虛中

虛中宜春人。遊瀟湘山。與齊己、尙顏、棲蟾爲詩友。住湘江西宗成寺。潭州馬氏子希振侍中好事。每延納於書閣中。好燒柴火。煙皆彩翠。題侍中池亭云。嘉魚在深處。幽鳥立多時。寄司空圖侍郎云。門徑放莎垂。往來投刺稀。有時開御札。特地挂朝衣。嶽信僧傳去。天香鶴帶歸。他時周召作。無復更衰微。司空侍郎言懷云。十年華嶽峰前住。只得虛中一首詩。(原) 鄧閣雅談

司空圖歸山時。多以四皓、二疏譽之。唯僧虛中云。道裝汀鶴識。春醉野人扶。言其操履檢身。非傲世者也。又云。有時看御札。特地挂朝衣。言其尊戴存誠。非邀君者也。(原) 全唐詩話

爾鳥

蜀沙門僧爾鳥。詩慕李白。鄙賈島蹇澁。乃自諷其詞云。鯨日光燒半海紅。鼉頭浪蹙掀天白。而云我不能措思於藩籬蹄涔之間。仍精於周易佛經。爲歌行所掩。(原) 詩話總龜

法眼

太祖將問罪江南。李後主用謀臣計。欲拒王師。法眼禪師觀牡丹於大內。作偈諷之云。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豔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後主不悟。而宋師

渡江(原)齋夜話冷

棲蟾

唐僧棲蟾題豫章邑中云。楚樹七回彫茂葉。江人三至宿秋風。蟾蜍竹老搖疎白。菡萏池乾瀟碎紅。山谷諸人皆和此詩。又一僧題豫章云。古木疑撐月。危峰欲渡江。亦佳句也。(補)雪浪齋日記

可隆

僧可隆善詩歌。從誨閱其卷。有觀棋句云。萬般思後行。一失廢前功。從誨謂曰。吾師此詩。必因事而得。隆答曰。某本姓慕容。與桑維翰同學。少負志氣。多忤維翰。維翰登第。以至入相。某猶在場屋。頻年敗衄。皆維翰所挫也。因削髮爲僧。其句實感前事而露意焉。從誨識鑒。皆此類也。(原)大定錄

遠公

莊宗遣中使向延嗣齋勅害帝。勅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矣。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楷去行字。改家字。由是百官及王氏僕役獲免者千餘人。延嗣至長安。殺帝及宗族於秦川驛。因盡得蜀中珍寶。帝時年二十八也。時有蜀僧遠公。傷廢國詩云。樂極悲來數有涯。歌聲才歇便興嗟。牽羊廢主尋傾國。指鹿姦臣盡喪家。丹禁夜涼空鏤月。後庭春老漫開花。兩朝帝業都成夢。陵樹蒼蒼噪暮鴉。(補)十國春秋

贊甯

吳越時贊甯傳。載浙江晝夜二潮甚信。上人以詩括之曰。午未未未申。申卯卯辰辰。巳巳巳午午。朔望一

般輪。此畫候也。(原) 輟耕錄。

僧贊甯寄題洞庭山水月禪院云。參差峰岫畫雲昏。入望交蘿濁浪奔。震澤湧山來北岸。華陽連洞到東門。日生樹挂紅霞腳。風起波搖白石根。門有上方僧住處。橘花林下采蘭蓀。積翠湖心迤邐長。洞臺蕭寺兩交光。烏行黑點波濤白。楓葉紅連橘柚黃。人我絕時假樹石。是非來處接帆檣。如何遂得追遊性。擺卻營營不急忙。(原) 吳郡志。

大師聲望日隆。文學益茂。時錢氏公族忠懿王俶。宣德節度使儼。奉國節度使僊。越州刺史儀。金州觀察使儼。故工部侍郎昱。與大師以文義切磋。時浙中士大夫衛尉卿崔仁冀。工部侍郎慎。知禮。內侍致仕楊憚。與大師以詩什倡和。又得文格於光文大師。彙征受詩訣於前進士龔霖。由是大爲流輩所推。時錢塘名僧契凝者。通名數一支。謂之論虎。常從義者。文章俊健。謂之文虎。大師多毘尼著述。謂之律虎。故時稱四虎焉。(補) 十國春秋注。

智亮

戴雲山有戴雲寺。居山中麓。上山下山各十五里。南唐時釋智亮者居之。智亮不筆硯而能句。有山中詩。人間漫說上天梯。上萬千回總是迷。爭似老夫巖下坐。清風明月與心齊。人駭服其天得云。(補) 閩書。

翠微禪師

王仁裕洛城漫錄云。張全義爲西京留守。識黃巢於衆僧中。陶穀五代亂紀云。巢旣遁免。祝髮爲浮屠。有

詩云三十年前馬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危闌看落暉。又僧史言巢有塔在西京龍門。號翠微禪師。而世傳巢住雪竇。所謂雪竇禪師卽巢也。明州雪竇山有黃巢墓。(補)揮塵後錄

陶穀五代亂紀載黃巢遁免後。祝髮爲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草上飛。鐵衣著盡換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闌看落暉。近世王仲言亦信筆書揮塵錄。殊不知此乃元微之贈智度詩。竄易磔裂合二爲一。原集可考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馬上飛。功名藏盡擁禪衣。石榴園下擒生處。獨自閒行獨自歸。其二云三陷思明三突圍。鐵衣拋盡衲禪衣。天津橋上無人識。閒凭闌干望落暉。(補)神史彙編

陳去非衡嶽道中詩。客子山行不覺風。龍吟虎嘯滿山松。綸巾一幅無人識。勝業門前聽午鐘。按唐黃巢旣敗爲僧。投張全義舍於南禪寺。有寫真絹本。巢題詩其上云。猶憶當年草上飛。鐵衣脫盡掛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凭闌干看落暉。去非詩意同。(補)能改齋漫錄

清豁

清豁。福永泰張氏子。閩龍啓初。肄業神晏國師具戒事。旣留從効延。主漳之保福。宋建隆三年。辭衆曰。聚如浮沫散如雲。聚不相將散不分。入郭當時君是我。歸山今日我非君。遂行。跋涉三嶺。苧溪修阻。多癘毒。吟曰。世人休說路行難。鳥道羊腸咫尺間。珍重苧溪溪上水。汝歸滄海我歸山。至貴湖。愛其精邃。休居焉。

(補)圖書

慈覺

僞蜀大東門外。有妙圓塔院。僧名行勤。俗姓張氏。人以其精於修行。因謂之道者。早歲南行。中年駐錫。龐眉皓髮。貌古形羸。住草屋數間。惟繩牀一張。及木棺一所。不從齋請。晝則升牀而坐。夜則入棺而臥。衣服未嘗更換。問之拱默不對。人皆仰其高節。遺之衣服。則轉施貧人。與米麪鹽酪。則受以一大餅貯之。常滿。每齋則取一抄合。而食三紀。偃息自若。不誑流俗。其清尚如此。時齒八十。臨終自拾薪草。積於院後。告諸門徒曰。吾卽日行化。希以木棺於薪草之上。以火爇之。老僧幸矣。至期依其教諭。於煨燼中得舍利數十粒。葬於塔中。時有絲覺長老。禪門宗匠也。有書妙圓塔院。張道者屋壁云。成都有一張道者。五十年來住邛野。祇將澹薄作家風。未省承迎相苟。且南地禪宗盡徧參。西蜀叢林遊已罷。深知大藏是解拈。不把三東定真假。張道者。傍沙溪。居蘭若。草作衣裳。茆作舍。活計生涯一物無。免被外人來借借。寅齋午睡樂。怡怡檀越供。須都不謝。沿身不值五分銅。一句元元豈論價。張道者。貌古神清不可畫。鶴性雲情本自然。生死無心全不怕。總逢劫火未爲災。暗裏龍神應嗟呀。張道者。不說話。蓋爲人心難誘化。盡奔名利。漫馳驅。箇箇何曾有般若。分明與說速休心。供家却□道爛也。張道者。不聚徒。甚脫灑。不結遠。公白蓮社。心似秋潭月一輪。何用聲名播天下。(原)茅亭客話

元寂

僧元寂。姓高氏。故唐節度使駢族子也。棄家祝髮。博極羣書。善講說。而脫略跌宕。無日不醉。嘗自號爲酒禿云。後主召講華嚴梵行一品。資金帛甚厚。元寂卽日盡送酒家。日夜劇飲。醉則從小兒數十。浩歌道中。

歌曰。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邱。不見江河變陵谷。一日醉死石子岡。(補)十國春秋

至聰

五代時有一僧號至聰禪師。祝融峰修行十年。自以爲戒行具足。無所誘掖也。夫何一日下山。於道傍見一美人號紅蓮。一瞬而動。遂與合歡。至明僧起沐浴。與婦人俱化。有頌曰。有道山僧號至聰。十年不下祝融峰。腰間所積菩提水。瀉向紅蓮一葉中。(補)侍兒小名錄

還鄉和尚

錢氏時杭州還鄉和尚。每喝云。還鄉寂寂杳無蹤。不掛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與西東。人問云。明年大家都去。果爲錢家納土還朝之兆。(補)侯鯖錄

蜀村寺僧

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部隊相遠。饑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僧曰。有肉無蔬。公更奇之。餽以蒸豬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爲有他技也。僧自言能爲詩。公令賦食蒸豚詩。操筆立成曰。背長足短淺含臙。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薦。軟熟真堪玉筍挑。共把羶根來比並。羶根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原)令齋夜話

羶根羊肉也。唐薛昭緯遭黃巢亂。流離饑餓。遇舊識銀工。延接飲饌甚豐。昭緯以詩謝之曰。一撲羶根數

十級盤中猶更有鮮鱗。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當初學冶銀。而王中令令寺僧賦蒸豚詩，亦有羶根自合

喫藤條之語。(補)文海披沙。

雙燈寺僧

梓潼雙燈寺僧書一頌曰：撞來好箇寄生囊。云云。跌坐而化。(補)清異錄。

張居士

張居士名蟠，字平雲，學釋氏法。人謂之居士。時有句居士問不拘生死者，願師直指。答曰：非干日月照晝夜，自分明。又問百億往來非指的，光明終不礙山河。時如何。答曰：紅尾漫搖三尺浪，真龍透石本無蹤。嘗撰參元錄、元珠集、歌行句偈百餘篇。云：毳流來往我家風，我道玲瓏處處通。頃刻萬邦皆徧到，途中曾未見人逢。其仙化三日，口吐香氣，滿屋氛氳。有弟子告曰：居士常言宗門，祇以眼目爲光，不以睡相爲事。居士今日何以如此。言訖，香氣乃絕。(原)茅亭客話。

句居士

句居士名令元，蜀都人也。宗嗣張平雲，有學人問答，隨機應響。著火蓮集、無相寶山論、法印傳、況道雜言百餘篇。有敬禮瓦屋和尚塔偈曰：大空無盡劫成塵，元步孤高物外人。日本國來尋彼岸，洞山林下過迷津。流流法乳誰無分，了了教知我最親。一百六十三歲後方於此塔葬全身，瓦屋和尚名能光，日本國人也。嗣洞山悟本禪師。天復年初入蜀，僞永泰軍節度使鹿虔扆捨碧雞坊宅爲禪院居之。至孟蜀長興年

末遷化時齒一百六十三故有是句。(原)茅亭客話

五代詩話九卷 鬼怪 羽士

呂巖

呂巖真人字洞賓。京川人也。唐末三舉不第。偶於長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術。自爾人莫之究。嘗遊廬山。歸宗書鐘樓壁曰。一日清閒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山。覩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龍擊鼓陞堂。龍見意必呂公也。欲誘而進。厲聲曰。座旁有竊法者。呂毅然出。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龍指曰。這守屍鬼。呂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龍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呂薄訝。飛劍脅之。劍不能入。遂再拜求指歸。龍詰曰。半升鐺內煮山川。卽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呂於言下頓契。作偈曰。棄卻瓢囊擻碎琴。如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龍囑令加護。(補)指月錄

復齋漫錄云。異聞集載沈旣濟作枕中記云。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此之呂翁。非洞賓也。蓋洞賓嘗自敍以爲呂渭之孫。仕德宗朝。今云開元。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若溪漁隱曰。回仙嘗有詞云。黃粱炊未熟。夢驚殘。尙用枕中記語。此可見其非呂翁也。靈怪集載南柯太守傳。與枕中記事絕相類。浮世榮枯固已如夢矣。此二事又於夢中作夢記。可笑亦可嘆。(補)流離叢話

吳虎臣辯唐異聞集所載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謂此呂翁非洞

賓自序以爲呂渭之孫。渭仕德宗朝。今日開元中。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而或者又以爲開元恐是開成字。亦非也。開成雖文宗時。然洞賓此時未可稱翁。本朝國史稱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劍術。時至陳搏室。若以國史證之。止云百餘歲。則非開元人明矣。雅言系述有呂洞賓傳云。關右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爲梗。攜家隱居終南。學老子法。以此知洞賓乃唐末人。此皆吳說。蕭東夫呂公洞詩云。復此經過三十年。唯應巖谷故依然。城南老樹朽爲土。簷外稚松青拂天。枕上功名祇擾擾。指端變化又元元。刀圭乞與起衰病。稽首秋空一劍仙。第五句誤用呂翁事。(補)賓退錄。

自王重陽全真教行。而趙昌父選唐絕尤延之紀唐詩。皆取鍾呂作。世遂亡弗以二子爲唐人者。以余考之。呂蓋五代人。而鍾顯宋世。其不得爲唐人一也。何以明之。鍾呂傳道集稱施肩吾撰。肩吾中唐後人。於呂爲前輩。不應爲其弟子。藉令受道之士。齒非所拘。則唐人之好奇語誕。什倍宋時。如元怪杜陽異聞。甘贖之類。往往假稱神怪。以自發其詞。而呂之顯迹宋世。婦人童子稔相傳述。胡唐之小說。無片詞及之。僅傳道一集耶。此其不得爲唐人一也。又太平廣記采摭累朝小說數百家。至唐人撰述宋初存者。什九亡弗備收。如神仙一類。卷至數十。卽杜子春輩之無稽紀錄不遺。乃鍾呂傳道集竟不見采。考之總目。亦無其名。其書雖見於文獻通考。而劉昫舊唐書志中不列。則其僞作。而託名肩吾。無可疑者。此其不得爲唐人二也。鍾之詩可見者。惟二絕句。呂之詩可見者。僅一絕一律。然尤延之所采。竟不知得之何書。趙昌父因延之計敏夫紀事。又本之尤趙。而元好問鼓吹一律。又不審得之何書者也。然則三絕一律。庸知非鍾

呂宋時之作。諸公因其自稱唐人。故從而彙之於唐耶。庸知非當時因二公顯迹。而好奇者託附其名。好事者遂目爲其作耶。觀虞伯生旅店一詩。滕玉霄訪友一詩。當時皆以爲呂作。則他可例見矣。(補)少室山房筆叢考呂之顯迹五代。見於雜說者。其句有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見於詩話者。其句有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鑑裏煮山川。似是本詩。而朝遊北海暮蒼梧。亦可信者。然皆五代小說所載也。鍾之詩句可徵者。莫厭追懽笑語頻一首。然僅宣和書譜及之也。自餘呂之顯迹。幾遍天下。率宋南渡以前。鍾之顯迹。惟王定國一書及王老志爲弟子耳。其謂鍾爲呂師。止宣和書譜一言。餘雖呂自言。未數數也。賓退錄引宋朝國史載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狀如嬰兒。時至陳搏室。贈以詩。宋得天下。距五代又數十年。而呂才云百歲。則洞賓之爲五代時人。灼然可見。而施肩吾傳道集之贗。不加辯而自明矣。(補)少室山房筆叢世傳神仙呂洞賓名巖。洞賓其字也。唐呂渭之後。五代閒。從鍾離權得道。權漢人。邇者自本朝以來。與權更出沒人閒。權不甚多。而洞賓蹤迹數見。好道者。每以爲口實。余記童子時。見大父魏公。自湖外罷官還道岳州客。有言洞賓事者云。近歲常過城南一古寺。題二詩壁閒而去。其一云。朝遊岳鄂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麤。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其一云。獨自行時獨自坐。無限時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說者云。寺有大古松。呂始至時。無能知者。有老人自松顛徐下致恭。故詩云。然先大父使余誦之。後得李觀所記洞賓事碑。與少所聞正同。青蛇世多言呂初由劍俠入。非是此正道家以氣鍊劍者。自有成法。神仙事渺茫不可知。疑信者蓋相半。然是身本何物。固自有主之者。區區百骸。亦何

足言。棄之則爲佛。存之則爲仙。在去留閒爾。洞賓雖非余所得見。然世要必有此人也。(補)蒙齋筆談

呂巖字洞賓。幼名紹先。京川人。二十不從婚娶。會昌咸通時舉進士。滯場屋者二十三年。五十道始成。祖渭禮部侍郎。父讓。海州刺史。予嘗召箕洞賓降書云。輕揮羽扇。平分湘水。烟霞泉石爲佳侶。清風兩袖氣相豪。洞府飛過經千里。飽嚼瑤華。醉斟玉髓。乾坤收拾葫蘆裏。一聲長嘯海天秋。數著殘棋。山月起。未書曰踏莎行。予請作西湖賦。卽運箕如飛。筆不停輟。有云。攀碧落之兩峯。臥白雲於三竺。六橋水流魚與俱。四賢堂寂鹿獨宿。真佳句也。(補)留青日札

世傳呂先生詩。黃鶴樓前吹笛時。白蘋紅蓼對江湄。衷情欲訴誰能會。惟有清風明月知。呂先生非洞賓。乃名元圭者也。其詩元題于石照亭牕上。仍記歲月云。乙丑七月二十六日。當元豐閒。喻涉爲湖北提刑。題詩其後云。黃鶴樓邊橫笛吹。石亭牕上更題詩。世人不識還歸去。江水雲山共渺瀰。或曰。元圭乃先生之別字也。(補)能改齋漫錄

世傳上中下八洞。皆有仙人。故俗動稱八仙云。如所謂鍾離、鐵拐、韓湘子、張果老之屬。皆列仙傳採拾而強合之耳。張果乃明皇時術士。與羅公遠、葉法善同在朝。非仙也。獨呂洞賓者。史傳所載靈異之蹟。昭彰在人耳目。想不可謂之全誣。今世所謂純陽詩字甚多。如朝遊北海暮蒼梧。及石池清水是吾心者。好事者莫爲之集。但純陽唐人。旣舉進士。又列仙籍。而其詩乃類宋人口吻。豈亦後人傳會所成耶。不然。旣遺世高舉。而又屢降人間。若戀戀不忍舍者何也。退之云。我自屈曲住世閒。安能從汝求神仙。此視純陽去

而復來者過之遠矣。(補)五
雜組

唐末馮翊城外酒家門額書云飛空卻回顧謝此含春王於王字末大書酒也字體散逸非世俗書人謂是呂洞賓題。(補)清
異錄

後周末汴京民石氏開茶肆有丐者索飲其幼女敬而與之如是月餘父怒笞女女供奉益謹丐謂女曰汝能啜我殘茶否女頗嫌之少覆於地卽聞異香亟飲之便覺神體精健丐者曰我呂仙也汝雖無緣盡飲我茶亦可隨汝所願女只求長壽不乏財物呂仙遺詞曰子午當餐日月精元關門戶啓還局長似此過平生且把陰陽仔細烹遂不復見宣和中又遺吳興倡女張珍奴詞曰坎離坤兌分子午須認取自家宗祖地雷震動兩山頭漸洗濯黃芽出土捉得金精牢閉固煉庚申要生龍虎待他問汝甚人傳但只道先生姓呂蓋步蟾宮詞也。(補)詞
苑叢談

東坡云回仙過湖州東林沈氏飲醉石榴皮書其家東老庵之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東老沈氏之老自謂也余次其韻云世俗何知貧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黃公覓素書符離道士晨興際華嶽先生屍解餘忽見黃庭丹篆句猶傳青紙小朱書淒涼雨露三年後鬢髯塵埃數字餘至用榴皮綠底事中書君竟不中書。(補)漁
隱叢話

山谷云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黃塵車馬道獨清閒自然爐鼎虎繞與龍盤九轉丹砂就琴心三疊藥珠看舞胎仙便方釘寶帶貂蟬富貴欲薰天黃梁炊未熟夢驚殘是非海裏直道作人難袖手江南去白

蘋紅蓼。再游溢浦廬山。往三十年有人書此曲於州東茶園酒肆之柱間。或愛其大指趣。而不能歌也。中間樂工或按而歌之。輒以經語竄入。有市井氣。不類神仙中人語。十年前有醉道士歌此曲廣陵市上。童兒和之。乃合其故時語。此道士去後。以物色迹逐之。知其爲呂洞賓也。補魚隱叢話

鄱陽胡詠之朝散。生平好道。元符初。嘗於信州弋陽縣。見一道人。青巾葛衣。神氣特異。因揖而延之。對飲。道人指取大白。滿引無算。曰。君有從軍之行。去否。胡竦然曰。當去。蓋是時欲就熙河帥姚雄之辟也。道人曰。西陲方用師。好去。索紙書詩曰。濟世應須不世才。調羹重見用鹽梅。種成白璧人何處。熟了黃梁夢未回。相府舊開延士閣。武夷新築望仙臺。青雞唱徹函關曉。好卷游幃歸去來。授詠曰。爲我以此寄章相公。且曰。章相公好箇人。又錯了路徑也。詠叩其說。但云未可立談。詠問其姓名。亦不肯言。曰。吾早晚亦遊邊。可以復相見。夜艾。詠曰。先生可就此寢。曰。吾歸邸中。只在河下。乃拂衣去。明日遣人往諸邸尋問。皆云未嘗有道人。因告縣令。徧邑物色。竟無曾見者。詠至京師。見王副車。誥具告以此。且約同謁子厚。誥曰。慎不可。上方以邊事倚辦相公。丞相得此。必堅請去。上必疑怪。詰其所以。然君且得罪。詠以爲然。徑趨姚幕。從取青唐。暨還闕。則子厚已去矣。他日子厚北歸。聞有此詩。就詠求之。其真本已爲副車奄有。乃錄寄之子。厚見詩。歎曰。使吾早得此詩。去位久矣。豈復有今日之事乎。方詠之在邊日。嘗至秦州天慶觀。聞說呂先生在此月餘。近日方去矣。問何以知其爲呂。道士云。道人去時。適道衆皆赴鄰郡醮。道人顧小童曰。吾且去。借筆書壁。候師歸。示之。小童辭以觀新修。師戒勿令題。乃曰。煩貯火殿。吾欲禮三清而去。旣而行。

殿後砌下有石池。水甚清泚。乃以爪畫殿壁留詩云。石池清水是吾心。漫被桃花倒影沈。一到邽山空闕內。消閒塵累七絃琴。後題回字。衆驚嘆以爲必呂翁也。壁甚高。其字非手可能及。邽山。卽秦山也。詠思弋陽所遇。有遊邊之約。豈非斯人歟。此說予聞江元一太初云。(補) 墨 莊漫錄

西湖諸寺。所存無幾。唯南山靈石。猶是舊屋。寺僧言。頃時有數道人來丐食。拒而不與。乃題詩屋山而去。至今猶存。字畫頗類李北海。是唐人書也。其詩云。南塢數回泉石。西峯幾疊煙雲。登攜孰以爲侶。顏寓李甲。蕭耘後好事者。譯之前一句。乃呂字。第二句。洞字。第三句。賓字。是洞賓與三人者來耳。李甲。近世人。東坡。以比郭恕先。善畫而有文。餘不知其爲何人。當是神仙也。(補) 竹 坡詩話

賈師雄。郎中。治平中。通判邵武。嘗收鐵鏡甚大。非常物也。久欲淬磨。未得其人。左右言。近有回處士。自言善磨鏡。召至。風骨軒昂。非常人也。飲酒畢。推藥鏡上。言藥少。當自取之。既去不回。詢其宿。在太平寺。留詩一絕云。手內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豔長春。須知物外烟霞客。不是尋常磨鏡人。取鏡視之。藥已化去。堆藥處一點。表裏通明。如寒玉秋水。(補) 青 瓊高議

鍾弱翁。帥平原。一方士通謁。從牧童牽黃犢。立於庭下。弱翁異之。指牧童曰。道人頗能賦此乎。笑曰。不煩吾語。是兒能之。牧童乃操筆大書云。草鋪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臥月明。旣去。郡人見方士担兩大甕。長歌出郭。迹之不見。兩甕乃二口。豈洞賓耶。(補) 四 清詩話

襄漢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冢爲亭。往來題詩甚富。一日柱閒得一絕。相傳呂公作也。冢上爲亭。鬼莫瞋。冢

頭人卽家中人。憑欄莫起存亡意。除卻空虛總是塵。(補) 龜 氏類

破瓜者謂二八也。蓋以瓜剖四界。其形如兩八字。故女子初破體曰破瓜。年當二八也。呂洞賓贈張洎詩

云。功成當在破瓜年。蓋二八八八六十四也。洎以六十四卒。(補) 堅 瓠集

大梁景德寺峨眉院。壁間有呂洞賓題字。寺僧相傳以爲頃時有蜀僧號峨眉道者。戒律甚嚴。不下席者

二十年。一日有布衣青裘。昂然一偉人。求與語。良久期以明年。是日復相見於此。願少見待也。明年是日

日方午。道者沐浴端坐而逝。至暮偉人果來。問道者安在。曰亡矣。偉人嘆息良久。忽復不見。明日書數語

於堂壁間。絕高處。其語云。落日斜。西風冷。幽人今夜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字畫飛動。如翔鸞舞鳳。非

世閒筆也。宣和閒余遊京師。猶及見之。(補) 竹 坡詩話

潭州士人夏鈞。罷官過永州。謁何仙姑而問曰。世人多言呂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

齋。鈞專記之。到潭日。首於興化寺取齋簿視之。果其日有華州回客設供。頃年滕亮宗謫守巴陵郡。有華

州回道士上謁。風骨神秀。眉宇清邁。滕知其異。口占一詩贈之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

秋空一劍橫。回聞之恍然。大笑而別。不知所之。(補) 東 軒筆錄

宿州天慶觀有神仙題詩。二絕於五星門扉之上。俗傳云。呂先生神篆。其詩曰。秋景蕭條葉亂飛。庭松影

裏坐移時。雲迷鶴駕何方去。仙洞朝元失我期。又曰。肘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鶴觀古壇槐影

裏。悄無人跡戶長扃。後爲人刮去。墨迹獨存。乃知非常人書也。(補) 焦 氏筆乘

全州道士蔣暉志行高卓。洞賓謁之。適蔣他出。帝君題詩於壁曰：醉舞高歌海上山，天瓢承露浴金丹。夜深鶴透秋空碧，萬里西風一劍寒。後書無上宮主訪蔣暉作，遂去。字徹壁。暉歸大驚曰：宮字無上。此呂翁也。追之不復得矣。(補)列仙通紀。

三界廟一名青蛇廟。廟有小蛇，背綠腹赤。穴神衣袖，饗神飲食。或以手接翫之，甚馴。倘有虛誓愆祈，家數百里蛇輒至，爲其人索願。其家爲蛇掛紅，刻日賽之。呼曰青蛇使云。按三界姓許，平南人，采樵得一衣，輕如一葉，上下無縫，帶內有回字，能召風雨。知來物，播術聚衆。宏治中，制府逮至，覆以洪鐘，環以積薪。晨夜燬之，發之無有也。仙衣所披，僅乃得免。余先一日，與袁元約趙平筭談青蛇之異。余謂青蛇必金精也。昔先師純陽詩云：朝游北海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粗。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此時三彭雖靖，一氣未降。及參黃龍，頓超圓覺。銖衣蛇劍，棄若浮烟。辱於非人，有弗顧也。夫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用。漫藏誨禍，亦何神之靈。而青蛇有知，必不拳拳於茲廟也。二客稱快。次早入廟，取酒酌蛇，羣若媿匿深穴。於神座之下，以火燭之，得寶劍一函，翠色欲滴。是夜，二客夢一綠衣少年，與余結佩。後青蛇遂無有見者。(補)赤雅。

呂真人一日遊四明金鵝寺，顧方丈蕭然，有童子出。呂問此何寥寥，童曰：莫道寥寥，虛空也不著。呂嘉其言，題詩於壁云：方丈有門出不鑰，見箇山童露雙腳。問伊方丈何寂寥，道有虛空也不著。聞此語，何欣欣。主人豈是尋常人，我來謁此不得見。渴心耿耿生埃塵，歸去也。波浩渺，路入蓬萊山杳杳，相思一上石樓。

時雪晴海關千峯曉。(補) 聖 郭集

回仙於京師景德寺僧房壁上題詩云。明月斜。秋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相傳此詩。自國初時卽有之。柳耆卿詞云。愁緒終難整。人立盡梧桐碎影。用回仙語也。古今詞話乃云耆卿作傾盃樂秋景一闋。忽夢一婦人云。妾非今世人。曾作前詩。數百年無人稱道。公能用之。夢覺記其事。世傳乃鬼謠也。此語怪誕。無可考據。蓋不見回仙留題詩。遂妄言耳。(補) 漁 隱叢話

回仙有沁園春一闋。明內丹之旨。語意深妙。惜乎世人但歌其詞。不究其理。吾故表顯之云。九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己待時。正一陽初動。中宵漏永。溫溫鉛鼎。光透簾幃。造化爭馳。虎龍交合。進火功夫尤鬪危。曲江上看月華瑩靜。有箇鳥飛。當時自飲刀圭。又誰信。無中養就兒。辨水源清濁。木金閒隔。不因師指。此事難知道。要元微。天機清遠。下手元修休太遲。蓬萊路。仗三千行滿。獨步雲歸。(補) 漁 隱叢話

武昌瀕江有呂公磯。上有黃鶴樓。一日有題漢宮春於其上云。橫吹聲沈。倚危樓紅日。江轉天斜。黃塵邊火。瀕洞何處吾家。胎禽怨夜。半乘風。元露丹霞。先生笑。飛空一劍。東風猶自天涯。情知道山中好。早翠鬢含隱。瑤草新芽。青溪故人信斷。夢逐飈車。乾坤星火。歸來兮。煮石煎砂。迴首處。幅巾蒲帳。雲邊獨笑桃花。不知爲何人作。或言洞賓語也。後三十年己未。元兵渡江。(補) 老 學叢談

呂洞賓過錦屏山題詩云。半空豁然雷雨收。洗出一片瀟湘秋。長虹倒掛碧天外。白雲走上青山頭。誰家綠樹正啼鳥。何處夕陽斜倚樓。道人醉臥巖下石。不管人間萬種愁。又時當海晏河清日。白鹿閒騎下翠

臺本爲君平川裏去。不妨卻到錦屏來。自有仙人丰度。今世傳洞賓詩。只朗吟飛過洞庭湖一絕耳。(補)堅瓠

呂仙坐鳳停橋上。有守橋道人煎佳茗供之。仙索紙筆書詞云。落日數聲啼鳥。香風滿路吹花。道人邀我。養新茶。盪滌胸中瀟灑。世事不堪回首。夢魂猶遶天涯。鳳停橋畔。卽吾家。管甚月明今夜。字畫飛舞可愛。

橋在安成北三十里。(補)史彙編

杭州元妙觀中有蕉花一株。以盛衰卜休咎。元時有羽客題葉云。午夜君山玩月回。西鄰小圃碧蓮開。天風香霧蒼華冷。名籍因由問汝來。白雪紅鉛立聖胎。美金花要十分開。好同子往瀛洲看。雲在青霄鶴未來。識者以爲呂洞賓云。(補)湖志四

元末嘉興桐鄉縣後朱村徐通判。素敬洞賓呂祖。朝夕禮拜。一日疽發於背。勢漸危篤。然猶扶起。禮拜如故。忽見淨水盂之下。有白紙一幅。視之有詩云。紛紛墓上黃金屑。片片花飛白玉芝。君王一觴臣八兩。調和服下卽平夷。意是仙方。而不知黃金白玉爲何物。問之乩仙。判曰。大黃白芷也。服之果驗。後以之醫人。亦無不效。(補)瑣言

養利州散花嶺。在州治西三十里。相傳土官趙文安時設醮。呂仙下降。變作乞丐臨壇。土官惡其不潔。拉出。呂仙手拍門上。成金字。題詩云。串字去中心。同水將共侵。鬢邊無白髮。匹馬去難尋。後土官悟。追至此嶺。白馬騰空。天花散墜。故名散花嶺。越再歲。土官被事改流。(補)養利州志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於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於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補) 林玉露

陸禹臣

陸禹臣河東人。避黃巢之亂。入南嶽。遇道士軒轅彌明。授以仙術。且謂曰。子得道當在山窮水絕處。乃隱宜之北山。嘗寓吳生家。每謁輒與語。塵外理。贈生以詩曰。世俗風波險。人情巧智長。要知安分處。修性本真常。又贈云。露下瑤簪溼。雲生石室寒。星壇鸞鶴舞。丹竇虎龍蟠。塵世人情窄。壺中景界寬。憑君高著眼。物外試回觀。遂居大巖修煉。不復出。嘗手植異桃靈藥。至今不凋。山上有井。水色紺碧異常。禹臣在時嘗聞仙樂。一曰仙昇。宋時有人遇之。問其童子曰。此紫府仙伯陸仙翁也。(補) 慶遠府志

鍾離權

邢州開元寺僧院。有五代時隱士鍾離權。草書詩二絕。筆勢遒逸。詩曰。得道真僧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自言住處連滄海。別是蓬萊第一重。莫厭追歡笑語頻。尋思離亂可傷神。閒來屈指從頭數。得見昇平有幾人。後從廣知邢州。勒詩於石。(原) 宋事 實類苑

神仙鍾離先生名權。不知何時人。而閒出接物。自謂生於漢。呂洞賓於先生執弟子禮。有問答語。及詩成集。狀其貌者。作偉岸丈夫。或峨冠紺衣。或虬髯蓬鬢。不冠巾而頂雙髻。文身跣足。頽然而立。睥睨物表。真

是眼高四海。而遊方之外者。自稱天下都散漢。又稱散人。嘗草其爲詩云。得道高僧不易逢。幾時歸去得相從。其字畫飄然有凌雲之氣。非凡筆也。元祐七年七月。亦錄詩四章贈王定國。多論精勤志學。長生金丹之事。書可讀。終自論其書。以謂學龍蛇之狀。識者信其不誣。今御府所藏草書一贈王定國詩。(補)宣和譜

風燈泡沫兩相悲。未肯遺榮自保持。領在藏珠當猛鹿。身中有道更求誰。才高雅稱神仙骨。智照靈如大寶龜。一半青山無買處。與君攜手話希夷。元祐七年九月九日。鍾離權書。莊綽跋云。昔維揚有何仙姑者。世以爲謫仙。能與真靈接。一日鍾離過之。使治黃素。乃書此詩。呂公亦跋其後。令俟王學士至授之。後數日。王古敏仲自二卿出守會稽。至維揚訪姑。卽以與之。王祕不以示人。(補)宋詩紀事

淳熙十一年。溧陽倉斗子。坐盜官米。黥配而籍其家。得草書二軸。題云。庚申歲書。其名權。花押正如一劍之狀。蓋鍾離翁也。其詞云。露滴紅蘭玉滿畦。閒拖象履到峯西。但令心似蓮花潔。何必身將槁木齊。古塹細香紅樹老。半峯殘雪白猿啼。雖然不是桃花洞。春至桃花亦滿溪。李粹伯跋之曰。字畫放逸。有翔龍舞鳳之勢。脫去尋常畦徑。非得於心而應於手者不能爾。飄然神仙風度。固有所本云。真本藏於建康府治軍資庫。絹素標飾處皆斷裂。獨字畫不動。景裴嘗見之。庚申歲者。豈非藝祖創業。建隆元年乎。(補)夷堅志

劉元英

劉元英。號海蟾子。初名操。燕地廣陵人。以明經擢第。仕燕主劉守光爲相。一旦忽有道人來謁。自稱正陽

子索雞卵十枚。金錢十枚。以一文置几上。累十卵於錢。若浮圖之狀。海蟾驚歎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樂之場。履憂患之地。其危有甚於此者。復盡以其錢。擘爲二。擲之而去。海蟾由此大悟。遂易服從道。宋仁宗天聖九年。遊歷名山。所至多有遺蹟。一日於潭州壽甯觀。題古詩十韻云。醉走白雲來。倒提銅尾乘。引筒碧眼奴。擔著獨壺瘦。自言秦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讀黃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攜霹靂琴。去上芙蓉頂。吳牛買十角。溪田耕半頃。種秫釀白醪。總是仙家境。醉眠松陰下。閒過白雲嶺。要去卽便去。直入秋霞影。仍自寫真其傍。撮襟書龜鶴齊壽四字。題云。廣陵閒民劉某書。丹成尸解。(補)宋詩紀事碣石剩談。載劉海蟾歌云。余緣太歲生燕地。憶昔三光分秀氣。卯貫圓明霜雪心。十六早登甲科第。紆朱懷紫金章貴。箇箇羅衣輕掛體。如今位極掌絲綸。忽憶從前春一寐。昨宵家宴至五更。兒女夫人併侍婢。被吾佯醉撥盃盤。擊碎珊瑚真玉器。兒女嫌。夫人惡。忘卻從前衣飲樂。來朝朝退怒猶存。些兒小過無推托。因此事。方頓悟。前有輪迴誰救度。辭官納印棄榮華。慷慨身心求出路。按海蟾姓劉名壽。與哲同渤海人。十六登甲科。仕燕五十至相位。朝退有二異人坐道傍。延入談修真之術。二人默然。相索金錢一文。雞卵十枚。擲於案。以雞卵累金錢上。壽傍睨曰。危哉。二人曰。君身尤危。何啻此卵。壽遂悟。納印入終南山學道。爲仙。其歌意甚明白。今畫蓬頭跣足。嘻笑睨人。手持三足蟾弄之曰。此劉海戲蟾圖也。直以劉海爲名。舉世無有知其名者。錄之以資博識。(補)堅瓠集

張逸人

五代時有張逸人嘗題崔氏酒壚云。武陵城裏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雲游道士飲一斗。醉臥白雲深洞口。自是酤者愈衆。(補)堅 瓠集。

李真

李真不知何許人。唐末五代仙人。有丈人山詩云。春凍曉韉。露重夜寒。幽枕雲生。豈是與山無素丈人。著帽相迎。(補)全 唐詩錄。

杜光庭

道士杜光庭。字賓聖。道號東瀛子。括蒼人也。光庭初意喜讀經史。工詞章翰墨之學。懿宗設萬言科。選士光庭試其藝不中。乃棄儒衣冠。入道。游意澹漠。著道家書。頗研極至理。至條列科教。自漢張道陵暨陸修靜撰集已來。始末備盡。於今羽流咸宗之。僖宗臨御。光庭始充麟德殿文章應制。一時流輩爲之斂衽。皆曰。學海千尋。辭林萬葉。扶宗立教。海內一人而已。嘗撰混元圖。紀聖賦。廣聖義。歷帝紀。暨歌詩雜文。共百餘卷。喜自錄所爲詩文。而字皆楷書。人爭得之。故其書因詩文而有傳。要是得煙霞氣味。雖不可以擬倫。義獻而邁往絕人。亦非世俗所能到也。光庭嘗一日忽謂門人曰。青城方創真宮。工未畢。上帝命余作岷峨主司。恐不久於人間世。他日因復謂真宮成矣。遂披法服。與門弟子別而卒。異哉。豈人材不特人間少。天上亦少。昔李賀以天上玉樓成。召作記而去。其類是矣。今御府所藏正書。一送先輩詩。(補)宣 和書譜。

杜光庭題仙居觀云。往歲真人朝玉皇。四真三代住繁陽。初開九鼎丹華熟。繼躡五雲天路長。烟鎖翠嵐。

迷舊隱。池凝寒鏡貯秋光。時騎白鹿巖前去。應許潛通不死鄉。鴻都觀云。亡吳伯越已功全。深隱雲林始學仙。鸞鶴自飄三蜀駕。波濤猶憶五湖船。雙溪夜月鳴寒玉。衆籟秋空斂翠烟。也有扁舟歸去興。故鄉東望思悠然。慶都觀云。三仙一一駕紅鸞。仙去雲閒遠古壇。煉藥舊臺空處所。挂衣喬木兩摧殘。清風嶺接猿聲近。白石溪涵水影寒。二十四峯皆可隱。振衣長往亦何難。(原)全蜀藝文志

李夢符

鍾傳鎮南昌。有李夢符者。放宕豪飲。應口成詩。桂州刺史李瓊。遣人謂傳曰。夢符吾弟。可遣歸。傳令求於市邸。不知所之。有回常學士詩云。罷修儒業罷修真。養拙藏愚春復春。到老不疏林裏鹿。平生難見日邊人。洞桃深處千株錦。巖雪鋪時萬草新。深謝名賢遠相訪。求聞難禱鳳爲鄰。(原)詩史

李夢符不知何許人。梁開平中。鍾傳鎮洪州。曰。與布衣飲食。狂吟放逸。嘗以釣竿懸一魚。向布肆唱漁父。引賣其詞。好事者爭買之。得錢便入酒家。其詞有千餘首。傳於江表。略記其一兩首云。村寺鐘聲度遠灘。半輪殘月落前山。徐徐撥棹卻歸灣。浪疊朝霞錦繡翻。又曰。漁弟漁兄喜到來。波官賽了坐江隈。椰榆杓子木瓊杯。爛煮鱸魚滿岸堆。察考取狀。答曰。插花飲酒何妨事。樵唱漁歌不礙時。遂不敢復問。或把冰入水。及出身上氣如蒸。鍾氏亡。亦不知所在。(原)鄒閣雅談

許鵠

許鵠真人。唐末。遊南岳。招仙觀。壁上題歌一首云。洪爐烹煨人性命。器用不同分皆定。妖精鬼魅鬪神通。

只自干邪不干正。黃口小兒初學行。惟知日月東西生。還爲萬靈威聖力。移月在南日在北。玉是玉兮石是石。蘊弃深泥終不易。鄧通餓死嚴陵貧。帝王豈是無人力。丈夫未達莫相侵。攀龍附鳳損精神。題後數日上昇。(原)雅言雜載

漳州之鶴鳴山有題詩石。毀落莫辨。可辨者九字曰。保大與許碯尋偃月子。碯唐末許真人也。自稱高陽人。少爲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王屋山周遊五嶽名山洞府。後從峨眉山經兩京。復自襄汴來抵江淮。茅山遍歷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童。羅浮。到處皆於石屋峭壁題云。許碯自峨眉山尋偃月子到此。筆蹤神異。竟莫詳偃月子何人也。後多遊廬江閒。常醉吟曰。閩苑花前是醉鄉。拈翻王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脫。謫向人間作酒狂。一日當春和氣候。插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家樓醉歌。昇雲飛去。(補)閩書

虞皋

羅源虞皋者。嘗鬻黃精於市。僞閩龍啓中。爲道士陳守元所辱。故人木當敏者。挾之去。供以酒肉。無倦色。一日謂當敏曰。余累公多年矣。請過吾廬可乎。當敏笑曰。爾安有家。皋曰。亦有之。但拍余肩頃刻可至。遂從梅嶺抵茅山羅喜洞。以杖三叩。洞門大開。洞中玉堂金闕。麗人被珠襦者百數。所飲食皆非人世所有。居十日而歸。送之洞門。衆吹尺八擊玉磬。相和而歌曰。朝爲雄兮夕爲雌。天地終盡兮人生幾時。歌畢俱散。當敏歸至邑。乃明洪武十二年矣。城郭人民皆非昔日。遍訪羅源。無一木姓者。但西隈半街陳氏。尚呼其住屋爲木厝裏。(補)嘉話補遺

伊用昌

伊用昌遊江浙閒散誕放逸不拘細謹善飲行歌市中其言皆物外汗漫之詞似不可曉亦能爲詩留題閣阜觀云花洞門前吠似雷險聲流斷俗塵埃雨噴山腳毒龍起月照松梢孤鶴回羅幕秋高添碧翠畫簾時捲對樓臺雨壇詩客何年去去後門關更不開後入湖南謁馬氏時方設齋獨不請用昌用昌自造之據其坐泊食畢則大聲吟詩云誰人能識白元君上士由來盡見聞避世早空南火宅植田高種北山雲雞能抱卵心常聽蟬到成形殼自分學取大羅些子術免教松下作孤墳詩畢拂衣而起衆訝奇異乃逼問無對出門不見(原)雅言雜載

伊夢昌

伊夢昌不知何許人因夢兩日遂立此名唐末不仕披羽褐游山水題攸縣司空觀仙壇云惟有松杉空弄日更無雲鶴暗迷人題黃蜀葵云露凝金盞滴殘酒檀點佳人噴異香在醴陵何氏家一日化去作詩附鐵匠回言在彼打劍何氏發其冢棺惟劍耳(原)青瑣後集

吳含靈

吳含靈江西人也爲道士居南嶽六七年俗呼爲吳獠好睡經旬不飲食常言曰人若要閒卽須懶如勤卽不閒也素不攻文偶作上升歌甚奇絕云玉皇有詔登仙職龍吐雲兮鳳著力眼前驀地見樓臺異草奇花不可識我向大羅觀世界世界只如指掌大當時不爲上升忙一時提向瀛洲賣清泰年羽化後有

客人于乾祐中在嵩山見之。（原）青瑣集。

杜仁傑

至真觀三言詩云。坤所載。乾所轉。象與形。孰睽兆。緯五行。環二曜。□流闕。九河導。峙而山。亦多號。一作流。而川何。
浩浩四冥。九河導。神有嶽。山有嶠。粵天壇。極道妙。巉孤撐。未易到。日出沒。見遺照。偃東西。絕海徼。倏光怪。來熠燿。
大龍燭。細螢燭。不恆出。赴感召。笙嘹唳。鶴窈窕。羽人路。屯其要。青螺堆。玉簪峭。左參井。右丹竈。揭青虛。不
二竅。昔王人。往昭告。始軒轅。未徽廟。接柴望。咸親燎。莽劫灰。起天燒。摧棟宇。失朱纒。羣鹿豕。雜蓬篚。予何
爲。一來弔。不勝廢。乃大造。聖之作。賢者紹。矧元元。語祕奧。探逾遠。理益耀。微是理。萬有耗。文雖徑。實非剽。
庶令來。永爲詔。（補）十國春秋。

盧道者

盧道者。精於卜。後唐同光二年。有郡倅。因內孕歲餘不產。求盧道者卜之。書一醋字。遂不踰月二十一日
酉時。倅以爲神。建塔居之。後坐化。遺詩云。三十年前賣卜。化得一閒茅屋。末云。撒手永超三界。一去定
無反復。（補）粵西通志。

石仲元

石仲元。桂人。號桂華子。七星山道士也。負能詩名。世傳其警句。如石壓木斜出。岸懸花倒生之類。甚多。學
詩者。不遠千里而來。有南嶽處士廖融者。亦至。時楊徽之守湘源。融因誦仲元數篇。徽之大稱賞。目爲玉

方響然仲元於詩。自謂妙究精微。雖權貴求索。未嘗輕予。或咎其太執。仲元曰。詘道而信人。吾不爲也。復請去集中巧麗者。則曰。詩者假象而達意也。象非綺靡。可見言非迂疎。可傳象麗而意達。不亦至乎。天禧中將歿。召門人潘著。謂昨夢得句云。地連錦野東西去。水接朱川次第來。此吾有生之患。榮謝當然。未喪之文。子其嗣之。盡出平生所作詩三百餘篇授之。使傳焉。浹旬而歿。有桂華集行於世。先是于羣玉與仲元爲詩酒交。至京。以其詩示左正言夏侯嘉正。嘉正驚異。爲之序。略曰。詩人之旨。屈而不伸久矣。今石君復以茲道。振於楚國。石君負不羈之才。松筠讓其節。冰玉滿其懷。每一聯一句。未嘗不以正得失。厚人倫。美教化。敦風俗爲體也。惜其詩今不傳。補(粵)西通志

許堅

許堅。江左人。性樸野。似非今之人。年高絕不知曉人事。少言。人不問。終日不啓口。多居三茅山。不知年歲。形容不變。好殮魚。能爲詩。多談神仙事。題茅山觀曰。常恨清風千載鬱。洞天今得恣遊遨。松楸古色玉堂靜。鸞鶴不來青帝高。茅氏井。寒丹已化。元宗碑。斷夢仍勞。分明有箇長生路。休向紅塵嘆二毛。早年堅以時事干江南李氏。人訝其狂。以爲風恙。莫與之禮。一絕上舍人徐鉉云。幾宵烟月鎖樓臺。欲寄侯門薦稱才。滿面塵埃人不識。漫隨流水出山來。因拂衣歸隱。今尙在。隱迹江淮間。(原)雅言雜載許堅失其家世。或云晉長史穆之裔也。形怪而陋。嘗往來雲泉寺。所居地重巒喬木。人號小蔣山。堅喜作詩。夢中多吟詠詩句。旦則負一布囊。遊廬阜。白鹿洞。茅山。九華間。嗜魚。輒炙之。火上不去鱗而食。每和

巾帶入溪澗中浴。出而曠之。或問其故。堅言天象昭布。晝日亦常參列。其可裸裎乎。堅有異術。太虛觀有池。堅放所炙魚於池中。頃之。化生魚遊去。保大時。以異人召。堅恥其名不起。常題幽栖觀云。仙翁上昇去。丹井寄晴壑。山色接天臺。湖光照寥廓。玉洞絕無人。老檜猶棲鶴。我欲掣青蛇。他時冲碧落。居數年。至陽羨。人不之識。一日涉西津。凌波瀾若平地然。衆莫不神之。素與樊若水友善。若水北渡後。轉輓江南。遇堅於簡寂觀。勉之以仕。堅默然不答。後不知所在。(補)十
國春秋

許堅不知何許人。遇酒筵不問尊卑。遠近必到。乘興止三五杯便去。性嗜魚。將魚火上旋。炙熟處卽喫。生處復炙。殊不去其鱗腸。每和巾帶入溪澗內浴。度目浸身。出水卽於風日中坐。候乾。其衣服多有腥氣。人惡之。或有人與物忻然而受。將散於貧者。多於夢中吟詩。宿溧陽縣靈泉精舍。僧出白字韻請留詩。堅對榻熟睡。至晚起。出七言詩云。近枕吳溪與越峯。前朝恩錫雲泉額。竹林晴見雁塔高。石室曾棲幾禪伯。荒碑字沒秋苔深。古池香泛荷花白。客有經年別故林。落日猿啼情脈脈。太平興國九年。自茅山再遊廬山。於方先生房內安下。至夜深。常與數人談笑。人疑聽。堅已知之。高聲云。不得來。不得來。今在洪州西山。或吉州玉笥山。(原)郡
關雒談

吳仁璧

吳仁璧。關右人。舉進士。遊羅浮洞。學老莊於張先生。得其大旨。辭歸。謀入京取應。先生曰。觀子氣法可住。此吾授子長生之道。仁璧辭以老母缺甘旨。俟名遂身退。學亦未晚。先生曰。此去必遂其志。亦須早來。是

年中第入浙謁錢武肅。殊禮之。累辟入幕。堅辭不就。以詩謝云。東門上相好知音。數盡臺前郭隗金。累重雖然容食椹。力微無計報焚林。弊貂不稱芙蓉幕。衰朽仍慙玳瑁簪。十里溪光一山月。可堪從此負歸心。武肅復遣人請撰羅城記。仁璧堅不從。武肅怒。沉於江。吳人惜之。仁璧有一女。有閒居詩云。爲惜苔錢妨換砌。因憐山色旋開尊。又贈道士云。五龍金角向星斗。三洞玉音愁鬼神。又題罌粟云。蒲草薄栽連蒂白。臙脂濃染半葩紅。又遊法華寺云。高閣烟霞禪客睡。滿城塵土世人忙。建隆初。廣南劉隱遣中人翁光溥同禮丞甯昱。就羅浮山設醮。醮畢。昱遊諸巖洞。至山頂。見一石門。有老叟衣薜蘿。據門而坐。昱問其由。云。羅浮先生宅。再問誰氏。叟促聲對曰。吳先生也。名仁璧。言訖戶闔。了無所見。其後或有人於羅浮句曲諸山。見仁璧復引一十許歲女子。是其女也。(原一雅言雜載)

譚峭

宋齊邱利其化書。虐峭以酒醉而縫以革囊。投諸深淵。有漁人剖之。峭鼾睡正濃。呼問曰。我譚景昇也。齊邱奪我化書。沈我於淵。化書已行。吾不復人世矣。吾睡囊中得大休歇。又五色線載譚峭詩云。線作長江屬作天。鞞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地。只在譚生拄杖前。後入青城山仙去。(補)十國春秋注。

沈廷瑞

沈道士筠州高安人。故吏部郎中彬第二子也。性孤僻。形貌秀徹。初名有鄰。棄妻入道。居玉笥山。易名廷瑞。每遇深山古洞。經日不返。嚴寒風雪。常單衣危坐。或絕食經月。或縱酒行歌。緣峭壁。升喬木。若猿猴之

狀骨肉相尋。便卻走避。忘情混俗。人莫測之。往往爲同道者困。雍熙二年正月內。於玉笥山先不食七日。至上元日甲辰。辭道侶歸。所居院集賢亭。念人生幾何賦。無病而終。遺言於弟子。將畫者土宿一幘。度人經一卷。隨葬。後二年二月二十日。有闍阜山僧昭瑩。於山門數里相遇。且闍阜山相去玉笥山一百六十里。僧昭瑩問所往。云暫到廬山尋知己。留下土宿一幘。度人經一卷。五言詩一首爲別。云南北東西路。人生會不無。早曾依闍阜。又卻上元都。雲片隨天闊。泉聲落石孤。何期早相遇。樂共煮菖蒲。後昭瑩到玉笥山話及。方知沈道士已亡。具說途中相遇。並留土宿及經詩示於人。衆皆駭異。遂往墳上看。見土交橫拆裂。闊及尺餘。至今不敢發。質其文。驗其語。卽屍解而去。(原) 郡閣雅談

廷瑞寄食闍阜山。舉作異俗輩。盛夏向火。嚴寒單衣。問其故。終不答。與袁州陳智周相善。興國中。無病卒於玉笥觀。數年。有人於江筠路次。見廷瑞共語久之。令人將詩寄智周。智周得詩甚訝。馳出門求送詩者。已不知所在。詩曰。名士相別後。別後會難期。金鼎銷紅日。丹田老紫芝。訪君雖有路。懷我豈無詩。休羨繁華事。百年能幾時。智周於端拱二年登第。授衡陽尉卒。(原) 郡閣雅談

江南野史載。廷瑞常醉至縣治。直造階上。縣令戲之曰。沈道者何日道成。廷瑞應聲奪筆就几而書曰。何須問我道成時。紫府清都自有期。手握藥苗人不識。體含仙骨俗爭知。云云。令乃慚謝。(補) 十國春秋注

宋自然

丁元和自幼好道。不慕聲利。疎傲無羈束。或晴霽負琴出郭。飲酒杖策。逍遙於田畝間。閒常言祖父長興

元年於遂州。值孟先主與東川董太尉會兵。攻圍州城。先是城中有一貧士。曰宋自然。常於街市乞丐。里人不能辨之。至重圍中。人皆餓殍。宋亦餓殍於州市。相識者。以簞裹埋城下。俟時平焚之。至明年。有遂州驅使吏李彥者。先往潞州。句當至城破方歸。說見宋自然在潞州告云。君若歸州事。須與我傳語。相識五七家。那時甚勞煩。人答以自然於重圍中已死。因與發埋處。只存空簞。其間有一紙文字云。心是靈臺神之室。口爲玉池生玉液。常將玉液漑靈臺。流利關元溢百脈。百脈潤柯葉青。葉青柯潤便長生。世人不會長生藥。煉石燒丹勞爾形。元和因是學道。深得其用。(原)茅亭客話

賀水部

汪彥章云。賀水部。唐末五代人。得道不死。東坡以五詩紀其事云。生長兵閒早脫身。晚爲元祐太平人。不驚滄海桑田變。來看龜蒙漏澤春。毘陵汪達道家。有其書畫。畫爲佛像。而書則世傳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蓋其所作詩也。達道求詩。故東坡賦此。其二云。枕中鴻寶漫紛如。尺素題詩已有餘。何物彌明兒女語。剛云不解世閒書。(原)聲畫集

王直方詩話云。張嘉甫言。余少見人誦一詩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不知何人作。後過毘陵汪迪家。出所藏晉水部賀公手書。乃知賀所作也。(補)流隱叢話

吳崇岳

吳崇岳。泉州人。爲龍興觀道士。辟穀多年。常登其宮。松梢禮拜處。松枝可六七十尺。福建漕使周謂。因請

隨行抵於德化縣。縣治之東有古松一株，高八九十尺，上有鶴巢。乃命崇岳登之，輕若猿狖，容易直上。出鶴巢之外，端身飛步，手無攀援，就織枝拜如平地。其松枝柔軟，隨步低昂，略無損處。謂乃爲詩贈曰：楮爲冠子布爲裳，吞得丹霞壽最長。混俗性靈常樂道，出塵風格早休糧。枕中經妙誰傳與，肘後方新自寫將。百尺松梢幾飛步，鶴棲枝上禮虛皇。太平興國中詔見。(補) 閣雅談

孟嘏

孟嘏，連山人，性落魄狂，溺於歌酒，賦咏俊捷，名不欲出。江左士人頗奇之，贈史虛白云：詩酒獨遊寺，琴書多寄僧。聖朝奄有金陵，孟賓于先居連上，嘏與國中亦自吉水還故鄉。逾年卒，書生成務崇，因游廬山，與嘏有忘年之分。興國中見嘏，且言自連上來遊江左，時有詩送成云：因呼碧嶂前，已是十餘年。話別非容易，相逢不偶然。多爲詩酒役，早免利名牽。幸有歸真路，何妨學上元。務崇詢於連上知交，皆言嘏卒已十餘年矣。(原) 雅言雜載

陳省躬

陳省躬，金陵人，於僞朝頗歷政事。顯德中，出爲臨川宰，泛舟闕下，道經章江，泊女兒浦，抵暮，有書生不通姓名，登舟求見，與省躬語論甚奇，問今晉朝第幾帝，省躬具以實對，微笑而已。坐閒高吟云：西去長沙東上船，思量此事已千年。長春殿掩無人掃，滿眼梨花哭杜鵑。省躬疑是神仙，再拜告問，無言而退。出船不見所之。(原) 閣雅談

石恪

石恪，西蜀人，善畫，尤長於山水禽魚，亦歌詩，言論麤暴，多誚人短。開寶中，王師下西蜀，遣名畫入京，恪在其數，宣於相國寺畫壁，工畢，上狀乞歸，奉勅任便出京，卒於道中。雍熙元年，殿直雷承昊奉命來衡陽，忽遇恪，爲七言詩送承昊，至暮，與恪宿於公舍，達曉分攜，承昊行經數里，思恪卒已數年，遽出所贈詩，多言衡陽風物，其詩曰：衡陽去此正三千，一路程途甚坦然，深邃門牆三楚外，清風池館五峯前，西邊市井來商客，東岸汀洲簇釣船，公退只應無別事，朱陵後洞看神仙。及到任，公宇一如恪言，詩章好事者競傳之。

(原)雅
言雜載

郭仁表

僞吳春坊吏郭仁表，居冶城北，甲寅歲，因得疾，沈痼，忽夢一道士，衣金花紫帔，從一小童自門入，坐其堂上，仁表初不甚敬，因問疾何時可愈，道士厲色曰：甚則有之，旣寤，疾甚，數夜復夢，前道士至，因叩頭遜謝，久之，道士色解，索紙筆，仁表以爲將疏方，卽跪奉之，道士書而授之，其辭曰：飄風暴雨可思惟，鶴望巢門斂翅飛，吾道之宗正可依，萬物之先數在茲，不能行此欲何爲，夢中不曉其意，將問之，童子搖手曰：不可，因拜謝，道士自西北而去，因而疾愈。(原)稽神錄

孫咸

孫咸，不知何許人，而長於預知災異，又善爲詩，開寶初，客於九江，因遊廬山，有詩留題，九天使者廟云：獨

入元宮禮至真。焚香不爲賤貧身。秦淮兩岸沙埋骨。滙浦千家血染塵。廬阜烟霞誰是主。虎溪風月屬何人。九江大守勤王事。好放天兵渡要津。不踰數年。金陵板蕩。九江重圍。人受塗炭。正應此詩。咸後卒於南昌。衆人棄屍於江中。汭流而上。人咸異之。(原)詩話總龜

陳搏

陳搏。譙郡真源人。與老聃同鄉里。嘗舉進士不第。去隱武當山九室巖。辟穀鍊氣。作詩八十一章。號指元篇。言修養之事。(原)談苑

華山隱士陳搏。字圖南。唐長興中進士。游四方。有大志。隱武當山。詩云。他年南面去。記得此山名。本朝張鄧公。改南面爲南嶽。題其後云。蘇壁題詩志何大。可憐今老華圖南。蓋唐末時詩也。常乘白驃。從惡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笑墜驃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華山爲道士。葺唐雲臺觀居之。(補)聞見錄前

陳搏。負經綸才。歷五季亂離。志不遂。入武當山。後隱居華山。自晉漢以後。每聞一朝革命。嘔願數日。人有問者。瞪目不答。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聞太祖登極。驚喜大笑墮驢。人問其故。又笑曰。天下自此定矣。太祖方潛龍時。搏嘗嘆天日之表。知太平之有自矣。遯迹之初。有詩云。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見笙歌聒醉人。攜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豈淺識哉。(原)易學辨惑

先生生唐德宗時。至僖宗。封清虛處士。賜宮女三人。先生貯之別室。以詩謝云。雪爲肌膚玉爲腮。深謝君王命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章聖累召不起。有學士譏之曰。祇是先生詔不出。若還詔出一般人。先生答曰。萬頃白雲獨自有一枝丹桂阿誰無。後歸華山。華陰令王陸強起之於溪巖。先生爲詩曰。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卽凌空跨晚風。臺殿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陸得詩。媿謝(補)青。

陳希夷居雲臺觀。日多閉門獨臥。累月不起。周世宗召入禁中。扃戶試之。月餘始開。搏熟睡如故。對御歌云。臣愛睡。臣愛睡。不臥氈。不蓋被。片石枕頭。蓑衣鋪地。震雷掣電鬼神驚。臣當其時正鼾睡。閒思張良。悶想范蠡。說甚孟德。休言劉備。三四君子。只是爭些閒氣。怎如臣向青山頂上。白雲堆裏。展開眉頭。解放肚皮。且覺一睡管甚玉兔東升。紅輪西墜。(補)堅。

陳搏。周世宗常召見。賜號白雲先生。太平興國初。召赴闕。太宗賜御詩云。曾向前朝號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召。總把三峯乞與君。先生服華陽巾。草屨垂緝。以賓禮見。恩禮特異。賜號希夷。久之辭歸。進詩以見志云。草澤吾皇詔。圖南搏姓陳。三峯千載客。四海一閒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真。乞全麋鹿性。何處不稱臣。上知不可留。賜宴使宰相兩禁。傳坐爲詩。以寵其歸。(補)燕談錄。

陳希夷先生。每睡則半載。近亦不下月餘。贈金勵睡詩曰。常人無所重。惟睡乃爲重。舉世皆爲息。魂離神不動。覺來無所知。貪求心愈瞢。堪笑塵中人。不知夢是夢。又曰。至人本無夢。其夢本遊仙。真人本無睡。睡則浮雲烟。壚裏近爲藥。壺中別有天。欲知睡裏夢。人閒第一元。又嘗題石水澗曰。銀河灑落翠光冷。一派

回環湛晚暉。幾恨卻爲頑石礙。琉璃滑處玉花飛。又冬日晚望云。山鬼暖或呼。溪魚寒不跳。晚景愈堪觀。危峯露殘照。又與毛女遊云。藥苗不滿筍。又更上危巔。回指歸去路。相將入翠烟。又曰。曾折松枝爲寶櫛。又編栗葉作羅襦。有時問著秦宮事。笑撫仙花望太虛。(原) 翰 府名談

華陽隱士李奇。自言開元中郎官。年數百歲。呂洞賓有劍術。百餘歲貌如嬰兒。皆常至搏齋中。嘗以朱書青紙詩。令小童持寄搏。搏與酬和。(原) 宋 類苑

余遊邛州天慶觀。有陳希夷詩石刻云。因奉攀縣尹尙書。水南小酌。回捨轡。特扣松扃謁高公。茶話移時。偶書二十八字。道門弟子圖南上。其詩云。我謂浮榮真是幻。醉來捨轡謁高公。因聆元論冥冥理。轉覺塵寰一夢中。末書太歲丁酉。蓋蜀孟昶時。當石晉天福中也。天慶本唐天師觀。詩後有文。與可跋。大略云。高公者。此觀都威儀何昌一也。希夷從之學瑣鼻術。余是日。迫赴太守宇文衰臣約飯。不能盡記。後卒不暇再到。至今以爲恨。(原) 老學庵筆記

陳希夷題西峯云。爲愛西峯好。吟頭盡日昂。巖花紅作陣。溪水綠成行。幾夜礙新月。半江無夕陽。寄言嘉遯客。此處是仙鄉。又題華山云。半夜天香入巖谷。西風吹落嶺頭蓮。空愛掌痕侵碧漢。無人解嘆巨靈仙。(補) 翰 府名談

圖南有詩云。我見世人忙。箇箇忙如火。忙者不爲身。爲身忙卻可。(原) 玉 堂嘉話 經籍志載陳希夷詩二卷。今佚弗存。又古今書刻載陳希夷集。建甯府有鏤本。今亦不存。曹能始蒐刻宋

詩希夷缺焉。余考華山志。有西峯一首云。爲愛西峯好。吟頭盡日昂。巖花紅作陣。溪水綠成行。幾夜礙新月。半山無夕陽。寄言嘉遁客。此處是仙鄉。又答使者辭不赴召。九重特降紫泥宣。才拙深居樂靜緣。山色深庭供畫障。松聲萬壑卽琴絃。無心享祿登台鼎。有意求仙到洞門。軒冕浮雲絕塵念。三峯長乞睡千年。又赴召答葛守忠云。鶴鬣翩翩卽散仙。蒲輪爭忍利名牽。留連華岳傷心別。四顧雲亭望眼穿。涉世風波真險惡。忘機鷗鳥自悠然。三峯纔欲和衣臥。又被天書下日邊。又辭朝歸華山云。十年蹤跡踏紅塵。爲憶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聽笙歌聒醉人。攜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又別麻衣道人云。華嶽峯前兩路分。數閒茆屋一溪雲。師言耳重知師意。人是人非總不聞。又咏華山云。半夜天香入巖谷。西風吹落嶺頭蓮。空愛掌痕侵碧漢。無人曾嘆巨靈仙。又於朱執圃巢。見題水石澗云。銀河灑落翠光冷。一派迴環澹晚暉。幾恨卻爲頑石礙。琉璃滑處玉花飛。又冬日晚望云。山鬼暖或呼。溪魚寒不跳。晚景愈堪觀。危峯露殘照。又與毛女遇云。藥苗不滿笥。又更上危巔。回指歸去路。相將入翠烟。余所見僅止此耳。(補)因樹屋書影。

田吉

田徵君吉。字象宜。學詩於希夷。希夷以詩評授之。故詩尤清麗。得水樹於濟南之明水。將隱居焉。致書徐常侍鉉。決其去就。鉉答之曰。負鼎扣角。顧廬築巖。各因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常之有。發易筮之。遇睽。因自號睽叟。決高蹈之計。皇祐中。濟南崔書耽伯。哀其遺文。得四十八篇。析爲二卷。又次其出處。作睽

叟別傳。(補)宋類苑。

黃冠道人

黃冠道人無名氏。自云鍾離人也。楊隆演改元開國時。廣陵殷盛。士庶駢闐。道人狀如病狂。手持一竿。竿首懸一木刻爲鯉魚形。行歌於市曰。盟津鯉魚肉爲角。濠梁鯉魚金刻鱗。盟津鯉魚死欲盡。濠梁鯉魚始驚人。又云。橫排二十六條鱗。箇箇圓如紫磨眞。爲甚竿頭挑著走。世閒難遇識魚人。其類此意者。凡數十章。時人莫能曉。後徐知誥禪代。復姓李氏。其言始應。(補)十國春秋。

淘沙子

僞蜀大東市有養病院。凡乞丐貧病者。皆得居之。中有攜畚鍤。日循街坊溝渠內淘泥沙。時獲碎銅鐵及諸物。以給口食。人呼爲淘沙子焉。辛酉歲。有隱迹於淘沙者。不知所從來。及名氏。常戴故帽。攜鐵把竹畚。多於寺觀間靜處坐臥。進士文谷。因下第往聖興寺訪相識僧。見淘沙子披褐於佛殿上坐。谷見其狀貌古峭。辭韻清越。以禮接之。因念谷新吟者詩數首。谷愕然。又諷其自作者數篇。其詩或譏諷時態。或警勵流俗。或說神仙之事。谷莫之測。因問谷今將何往。谷曰。謁此寺相識僧。求少紙筆之資。別謀投獻。其人於懷內探一布囊。中有麻繩。貫數小錠銀。遂解一錠遺谷。戴帽將所攜器。長揖出寺而去。谷後得僞通奏使。王昭遠禮於賓席。因話及感遇淘沙子之事。念其詩曰。九重城裏人中貴。五等諸侯闔外尊。爭似布衣雲水客。不將名字掛乾坤。(原)茅亭客話。

白衫風子

五代敬翔當權時。門前一風子白衫。作舞歌唱曰。執板談歌乞箇錢。塵中流浪酒中仙。直饒到老常如此。猶勝危時弄化權。(原)侯

賣藥道人

長沙獄掾任福祖。擁騶吏出行。有賣藥道人行吟曰。無字歌。呵呵亦呵呵。哀哀亦呵呵。不似荷葉參軍子。人人與箇拜口木。大作廳上假閻羅。福祖審思。豈非異人。急遣訪求。已出城矣。(補)清

齊州病狂人

顯德中齊州有人病狂。每歌曰。踏陽春。人閒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腸斷人閒白髮人。又歌曰。五雲華蓋曉玲瓏。天府由來入腑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丸蘿蔔火吾宮。後遇一道士。作法治之。云每見一紅衣小女引入宮殿。皆紅。多召紫州小姑令歌。道士曰。此正犯天麥毒。女郎心神。小姑脾神也。按醫經。蘿蔔治麩毒。故曰火吾宮。卽以藥兼蘿蔔食之。其疾遂愈。(原)洞

張嘏

王著洛陽人也。七歲能屬文。十四進士及第。初依師宛句縣張嘏。果京應舉。久不知消息。賃居相國寺東。因出通衢。忽遇張嘏。遂邀茶肆敘闊。至乃賦蝴蝶詩云。今夜君棲芳草裏。爲傳消息到王孫。著嘉嘆。嘏無言。忽然不見。但驚問鄉人云。卒已半年。(補)郡

王仲簡

王仲簡。潭州人。少修進士業。未諧。隨計性寬厚。敦孝弟。周顯德中。攝長沙縣承。累任。甚能爲理。與潭州通判耿振相善。太平興國二年。忽染患而亡。兄仲偉夜夢莊客持書一封云。評事差送來。偉便開其書。乃詩一章。題云贈耿郎中。曰。得接英賢喜可知。人生能得幾多時。自從別後顏容改。恰似庭前雨淚碑。仲偉夢覺。而記分明。衆嘆訝。振不十年而終。(補)那聞說。

紫相公

進士于則。謁外親於汧陽。未至十餘里。飯於野店。旁有紫荊樹。村民祠以爲神。呼曰紫相公。則烹茶。因以一盃置相公前。策馬徑去。是夜夢峨冠紫衣人來見。自陳余則紫相公。主一方菜蔬之屬。隸有天平吏掌豐。辣判官主儉。然皆嗜茶。而奉祠者。鮮以是品爲供。蚤蒙厚飲。可謂非常之惠。因口占贈詩曰。降酒先生風韻高。攪銀公子更清豪。碎牙粉骨功成後。小碾當銜馬腳糟。蓋則是日以小分鬚銀匙打茶。故曰爲攪銀公子。則家業蔬圃中祠之。年年獲收。(補)清異錄。

田達誠家鬼

廬陵有賈人田達誠。富於財業。頗以周給爲務。治第新成。有夜扣門者。就視無人。如是再三。因呵問之。爲人耶。鬼耶。良久答曰。實非人也。比居龍泉舍。爲暴水所漂。求寄君家。治舍畢。乃去耳。達誠不許曰。人豈可與鬼同居耶。對曰。暫寄居耳。無害於君。且以君義氣。故告耳。不然。君又能禁之乎。達誠許之。因問當止我。

何所達誠曰。唯有廳事耳。辭謝而去。數日復來曰。吾家已至廳耳。亦無妨君賓客。然亦嚴整家中。人慎火。萬一不虞。或當云吾等所爲也。達誠亦虛其廳以付之。達誠嘗爲詩。鬼忽空中言曰。君乃能詩耶。吾亦嘗好之。可唱和耳。達誠卽具酒具。紙筆於前。談論無所不至。衆目視之。酒與紙筆儼然動。誠暫迴顧。則酒已空。字亦著紙矣。前後數十篇。皆有意趣。筆迹勁健。作柳體。或問其姓字。曰。吾尙言之。將不益於主人。可詩以寄言也。乃賦詩曰。天然與我亦靈通。還與人閒事不同。要識吾家真姓字。大字南頭一段紅。衆不諭也。一日復告曰。吾有少子。婚樟樹神女。以某日成禮。欲復借君後堂三日。以終君大惠。可乎。達誠亦虛其堂。以幙帷之。三日復謝曰。吾事訖矣。還君此堂。主人之恩。可謂至矣。然君家老婢某。可答一百也。達誠辭謝。卽召婢答數下。鬼曰。使之知過。可止矣。達誠徐問其婢。云。曾穴幙竊視。見賓客男女。廚膳花燭。與人閒不殊。後歲餘。乃辭謝而去。達誠以他事至廣陵。久之不歸。其家憂之。鬼復至曰。君家憂主人耶。吾將省之。翌日乃還曰。主人正在揚州。甚無恙。行當歸矣。新納一妾。與之同寢。吾燒其帳後幅。以戲之耳。大笑而去。達誠歸。問其事。皆同。後至龍泉。訪其居。亦竟不獲。原神錄。

富春鬼

吳越時。有人夜泊于富春閒。月色淡然。見一人於沙際。吟曰。移江三十年。潮打形骸朽。家人都不知。何處奠杯酒。舟人問君是誰。可示姓名否。又吟曰。莫問我姓名。向君言亦空。潮生沙骨冷。魂魄悲秋風。原石斛明珠。

木客

徐鉉帖。鄱陽山中有木客。秦時造阿房宮者。食木實。得不死。時下山。就民間取酒。爲詩云。酒盡君莫沽。壺
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原)學
圖畫蘇。

五代詩話十卷 雜綴

墨鴉詩

幽薊數州自石晉敗入戎後懷中華不已有使北者見燕中傳舍壁畫墨鴉甚工旁題詩云星稀月明後皆欲向南飛(原)古今詩話

汾晉野語

汾晉村野閒語曰欲作千箱主問取黃金母意謂多稼厚畜由耕耘所致(補)清異錄

江州墜紙

胡則守江州堅壁不下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風吹文學之紙墜於城中其詞曰由來秉節世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機早回顧免教流血滿長江翰攻陷江州殺戮殆盡謂之洗城焉(補)江表志

上邽山棺銘

王承檢乾德時官秦州刺史築防蕃城至上邽山下獲瓦棺內無屍惟存舌一片肉色紅潤堅如鐵石復有燭髓一中藏古錢一枚有二蠅振然飛去下得石刻篆字曰大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夫人王氏年二十五嫁於崇三年而娠惡其妊娠遂卒銘曰車道之北邽山之陽深深葬玉鬱鬱埋香刻斯貞石煥乎遺芳地變陵谷嶮列城隍乾德丙年壞者合郎是歲爲乾德六年丙子歲合郎故承檢小字也(補)十國

秋春

揚州冢銘

蘇洪進揚州版築發一冢不顯姓名刻石爲銘曰日爲箭兮天爲弓射四方兮無終窮但見天將明月在不覺人隨流水空南山石兮高穹窿天人墓兮在其中猿啼鳥叫烟濛濛千年萬歲松柏風(原)江表志

建陽冢銘

熊博爲建州刺史寓治建陽嘗乘舟江上見山岸崩嚙處有棺將墜博使人往視之則有銘焉其詞曰筮卦吉龜卦兇三十年後洪水衝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開五百年後遇熊博博感嘆爲移葬他里後仕至工部尙書(補)湧幢小品

伏龜山鐵銘

江南保大中秋八月伏龜山圯得一石函長二丈闊八寸中有鐵銘文云梁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於是銘背有引曰寶公嘗爲此偈大書於木版之上以白巾幕之人或欲讀者必施錢方得一讀讀畢覆之當時名臣自陸倕王筠姚容而下皆莫知其旨或問其意答云事在五百年後非今也至卒日乃書其偈同葬之以志其事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憑乘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鄰家道闕隨虎遇明徵其字皆小篆體勢完具無缺落處當日二徐韓張之徒亦不能解其意至李氏國亡好事者稍稍尋見其意蓋應在江浙也後主丁酉生又以辛酉年卽僞位是乘雞登寶位之應至甲戌

年國破。是跨犬出金陵之應。時曹侯翰按甲於城南。是子建司南位之應。潘太師美統兵於城北。是安仁乘夜燈之應。後二句亦未見其旨。至戊寅年。淮海王錢氏舉國入覲。方驗其東鄰之句。俗諺云。家道闕者。是無錢也。所云隨虎者。蓋戊寅年矣。又淮海王。小字虎子。(補)采異記。

仙壇識

蕭梁有王霸者。王氏遠祖也。居福州怡山爲道士。常云。吾子孫當王於此方。乃爲讖。瘞壇下。光啓中。爛柯道士徐元景。劇地獲其詞。曰。樹枯不用伐。壇壞不須結。不滿一千年。自有系孫列。又曰。後來是三王。潮水蕩禍殃。巖逢二乍閒。未免有銷亡。子孫依吾道。代代封閩疆。解者以潮水蕩禍殃。謂潮除禍患。開基業也。巖逢二乍閒。謂陳巖逢潮。未幾而亡也。代代封閩疆。謂潮與審知兩世也。(補)十國春秋。

寶誌銅牌

梁沙門寶誌銅牌。多識未來事云。有一真人在冀川。開口張弓在右邊。子子孫孫萬萬年。江南李璟。名其子曰宏冀。吳越錢鏐諸子。皆連宏字。期以應之。而真宗諱正當之。(補)詩話總龜。

漣水軍瓶字

周顯德歲。漣水軍使秦晉崇修城。獲一瓶。黃蓋黑文。成隸字云。一雙青鳥子。飛來五兩頭。借問船輕重。寄借到揚州。(原)稽神錄。

道宮石字

顯德中世宗嘗營一道宮於皇城之西。工人發得石一片。上有字云。瑞雲靈跡鎮梁東。他日多應與古同。歲月遷移人事改。再來閒處又興工。後題道士任守真記。帝讀之歎異。(原)十國春秋

度世歌

後周至真觀小蠻橋下。掘得石碑。刻度世古元歌云。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升合爲一。大如彈丸甘如蜜。出彼玉堂入金室。子若得之慎勿失。(原)全蜀藝文志

楊柳枝

今黃鍾調有楊柳枝曲。仍是七字四句詩。與劉白及五代諸子所製並同。但每句下各增三字一句。此乃唐時和聲。如竹枝漁父。今皆有和聲也。舊詞多側字起。第三句亦復側字起。聲度穩耳。(原)碧雞漫志

喝馱子

洞微志云。屯田員外郎馮敢。景德三年。爲開封府丞檢。潞戶田。宿史胡店。日落。忽見三婦人過店前。入西畔古佛堂。敢料其鬼也。攜童王侃詣之。延坐飲酒。稱二十六舅母者。請王侃歌。送酒二女側聽。十四姨者曰。何名也。侃對曰。喝馱子。十四姨曰。非也。此曲單州營妓教頭葛大娘所撰新聲。梁祖作四鎮時。駐兵魚臺。值十月二十一日生日。大娘獻之。梁祖令李振填辭。付後騎唱之。以押馬隊。因號葛大娘。及戰得勝日。始流傳河北。軍中競唱。以押馬隊。故說曰。喝馱子。莊皇入洛。有歌此曲者。謂左右曰。此亦古曲。葛氏但更五七聲耳。李珣瓊瑤集。有鳳臺曲。注云。俗謂之喝馱子。不載何宮調。今世羽調宮有慢句。讀與古不類耳。

(原) 碧
雞漫志

錢氏琴銘

李巽伯云。先公得雷威琴。錢氏物也。中題云。嶧陽孫枝。匠成雅器。一聽秋堂。三月忘味。故號忘味云。爲當代第一。(原) 西
溪叢話

南唐硯滴銘

李仲芳家有南唐金銅蟾蜍硯滴。厚重奇古。腹下有篆銘云。捨月窟。左足伏棐几。右足爲我用。左後貯清泚。右後端溪石。澄心紙。領下左右陳元氏。毛錐子。腹兩旁同列無譁。聽驅使。微吾潤澤。烏用汝。腹下兩旁
(原) 研
北雜志

汪少微硯銘

東坡云。余家有歙硯。底有款識云。吳順義元年。處士汪少微銘之。松操凝煙。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五絕。所頌者三物耳。蓋研與少微爲五耶。(原) 漁
隱叢話

瘞筆銘

趙光逢。薄游襄漢。濯足溪上。見一方磚類碑。上題字云。秃友退鋒郎。功成鬢髮傷。冢頭封馬鬣。不敢負恩光。獨孤貞節立。甄後積土如盎。微有苔蘚。蓋好事者。瘞筆所在。(補) 清
異錄

硯山

寶晉齋硯山圖。右此石是南唐寶石。久爲吾齋研山。今被道祖易去。中美舊有詩云。研山不易見。移得小翠峯。潤色衰書几。隱約烟朦朧。巉巖有自古。獨立高崧龍。安知無雲霞。造化與天通。立壁照春野。當有千丈松。崎嶇浮波瀾。偃仰蟠蛟龍。蕭蕭生風雨。儼若山林中。塵夢忽不到。觸目萬慮空。公家富奇石。不許常人同。研山出層碧。崢嶸實天工。淋漓上山泉。滴瀝助毫端。揮成驚世文。主意皆逢原。江南秋色起。風遠洞庭寬。往往入佳趣。揮掃出妙言。願公珍此石。美與衆物肩。何必嵩少隱。可藏爲地仙。今每誦此詩。必懷此石。近余亦有作云。研山不復見。哦詩徒嘆息。唯有玉蟾蜍。向余頻淚滴。此石一入渠手。不得再見。每同交友往觀。亦不出示。紹彭公眞忍人也。余今筆想成圖。彷彿在目。從此吾齋氣秀。尤不復泯矣。崇甯元年八月望。米芾書。余二十年前。嘉興吳仲圭爲畫圖。錢塘吳孟思書文。後攜至吳興。燬於兵。偶因清暇。默懷往事。漫記於此。(補) 轅耕錄

米海嶽研山。是南唐寶石。其圖及得失始末。具陶南村輟耕錄第六卷中。初爲寶晉齋物。薛紹彭易之。元章詩云。研山不復見。哦詩徒嘆息。唯有玉蟾蜍。向余頻淚滴。因筆想爲之圖。元梅花道人吳仲圭。又畫硯山圖。癸辛雜識云。米氏研山。後歸宣和御府。流落台州戴氏家。此石今在朱竹垞太史所。所謂華蓋峯。月巖翠巒。方壇玉筍。上洞下洞。龍池諸勝。宛然皆具。上有寶晉齋三篆字。及襄陽米氏世珍印。(補) 居易錄

南唐李主研山。後歸米元章。米與蘇仲恭學士家。易北固甘露寺海嶽菴地。宣和人御府事。詳避暑漫鈔。後又四百餘年。不知更易幾姓。而至新安許文穆家。已而歸嘉禾朱文恪。余戊辰春。從文恪曾孫檢討彝。

尊京邸見之。真奇物也。檢討請余賦詩。既爲作長句。又題一絕句云。南唐寶石劫灰餘。長與幽人伴著書。青峭數峯無恙在。不須淚滴玉蟾蜍。後二年。復入京師。則研山又爲崑山徐司寇購去矣。今又十五年。不知尙藏徐氏否。青峭數峯。蓋用南唐元宗語。元章既失研山。賦詩云。研山不可見。哦詩徒嘆息。唯有玉蟾蜍。向予頻淚滴。皆用本事也。(補)香 祖筆記。

澄心堂紙

建業澄心堂。卽今內橋中兵馬司遺趾也。李後主時。製紙極光潤滑膩。往往書畫多藉之。故劉貢父詩云。後人聞名甯復得。就令得之當不識。梅聖俞詩云。靜几鋪寫無塵埃。又詩云。堪入右軍跡。慙無幼婦辭。劉原父云。斷水折圭作宮紙。王文正公云。魚涸肯數荊州池。余嘗獨步月下。至內橋上。因誦諸詩。想見此紙之妙。(補)稗史彙編。

澄心堂紙。乃江南李後主所製。國初亦不甚以爲貴。自劉貢父始爲題咏。又邀諸公賦之。然後世爭貴重。貢父詩云。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後人聞名甯復得。就令得之當不識。歐陽文忠公詩云。君不見曼卿子美真奇才。久矣零落埋黃埃。君家雖有澄心紙。有敢下筆知誰哉。梅聖俞云。寒溪浸楮春夜月。敲冰舉簾勻割脂。焙乾堅滑若鋪玉。一幅百金曾不疑。東坡云。詩老囊空一不留。一番曾作百金收。又從宋肇求此紙云。知君也厭雕肝腎。分我江南數斛愁。(補)王直方詩話。

祕色罌器

陶器始舜時。三代迄秦漢。所謂甃器是也。近世不貴金玉。而貴銅盜。遂有祕色甃器。乃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臣庶不得用。故云祕色。然陸龜蒙詩云。九秋風露越甃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如向中宵承沆瀣。共嵇中散鬪遺杯。則越陶又非始錢氏。(補)筆衡

吳越杜詩

晁氏常於中壺緘線。續夾中得吳越時人寫本杜詩諱流字之類。乃盛文肅故書也。如日出籬東水。絕句六首。乃九首。其一云。漫道春來好。云。(原)詩話雋永

五代詩格

唐末五代俗流。以詩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取前人詩句爲例。議論蜂出。甚有師子跳擲。毒龍顧尾等勢。覽之每使人拊掌不已。大抵皆宗賈島輩。謂之賈島格。而於李杜特不少假借。李白女媧弄黃土。搏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閒。濛濛若埃塵。目曰調笑格。以爲談笑之資。杜子美冉冉谷中寺。娟娟林外峯。欄干更上處。結構坐來重。目爲病格。以爲言語突兀。聲勢寒澁。此韓退之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耶。(補)蔡寬夫詩話

三鄉和詩

會昌時有題三鄉者曰。余本若耶溪東。與同志者二三。初蘭佩蕙。每貪幽閒之境。翫花光於松月之亭。竟晝綿宵。往往忘倦。泊乎初筭。至於五換星霜矣。自後不得已。從良人西入函關。寓居晉昌里。第其居迴絕。

蠶塵花木叢翠。東西鄰二佛宮。皆上國勝游之最。伺其閒寂。因遊覽焉。亦不辜一時之風月也。不意良人已矣。邈然無依。帝里方春光景東邁。涉滄水。歷渭川。背終南。陟太華。經虢略。抵陝郊。揖嘉祥之清流。面女兒之蒼翠。凡經過之所。皆曩昔讌笑之地。銜冤加歎。舉目魂銷。雖殘骸尙存。而精爽都失。假使潘岳復生。無以悼其幽思也。遂命筆聊題。終不能滌其懷抱。絕筆慟哭而束。時會昌壬戌歲仲春十九日也。詩曰。昔逐良人西入關。良人身歿妾空還。謝娘衛女不相待。爲雨爲雲歸舊山。和者十人。其二失傳。王祝和三鄉詩云。女兒山前嵐氣低。佳人留恨此中題。不知雲雨歸何處。空使王孫見卽迷。劉谷三鄉詩云。蘭蕙芬芳見玉姿。路傍花笑景遲遲。苧蘿山下無窮意。仍在三鄉惜別時。李昌鄴三鄉詩云。紅粉蕭娘手自題。分明幽怨發雲闈。不應更學文君去。泣向殘花歸剡溪。王滌三鄉詩云。浣紗游女出關東。舊跡新詞一夢中。槐陌柳亭何限事。年年迴首向東風。李縞三鄉詩云。當時王謝兩風流。王子沉淪謝子愁。歸思若隨文字在。路傍空爲感千秋。高衢三鄉詩云。南北千山與萬山。軒車誰不思鄉關。獨留芳翰悲前跡。陌上恐傷桃李顏。張綺三鄉詩云。洛川依舊好風光。蓮帳無因見女郎。雲雨散來音信斷。此生遺恨寄三鄉。韋冰三鄉詩云。來時歡喜去時哀。家國迢迢向越臺。待寫百年幽思盡。故宮流水莫相催。(補)唐詩紀事

保俶塔

湧幢小品云。杭州有保俶塔。因錢忠懿王入朝。恐其被留。作此以保之。稱名者。尊天子也。後誤爲保叔。至有保叔緣何不保夫。叔情何厚。丈夫疎縱。饒決盡西湖水。難洗心頭一點污之詩。今古流傳。誰爲杭之婦。

人灑此奇寃也。郎仁寶云：咸平中，僧永保化緣築塔，人以師叔稱之，故名塔曰保叔。又霏雪錄以爲保所塔，不知何據。(補)堅
鄒集

別號

曲子相公，晉和凝也。判詩博士。五代王仁裕也。秦婦吟秀才。蜀相韋莊也。五代周張昭遠好學，積書萬卷，號書樓。張家五代蔣維東好學，能屬文，隱居衡岳，從而受業者，號山長。五代唐帝謂史虛白曰：真處士。風月主人，蜀歐陽彬也。阜江漁翁，蜀張立也。南漢劉襲才人蘇氏，通經史，宮中呼爲蘇大家。蜀黃崇嘏，號女狀元。(原)寶
退錄

右五代詩話十卷。國朝王士正原編。鄭方坤刪補。按彙刻書目。稱漁洋山人著述三十八種。而五代詩話。則與廣州遊覽志等各別行。原編自序。稱家居所輯。未能成書。不知何年。遂此志也。則未完之帙。歿後其門人校刻之者。方坤字荔鄉。晉安人。東越文苑傳。稱其博學有文藻。好網羅文獻。著有經稗全閩詩話。國朝詩鈔小傳。嶺海文編叢編。及是書原本六百四十二條。刪去二百一十六條。補入七百八十九條。例言稱離乎詩而泛及。雖有事蹟堪尋。要無聲律可采。概從芟蕪。但古今人所著詩話。旁及他事者。正不可枚舉。未可以是爲漁洋詬病也。顧是書但徵前典。迥異一家之言。必明斷限。亦見謹嚴。又如蘇東坡演陌上花。晁无咎撰芳儀曲。固自可傳。然如姚垞一條。引竹坡詩話。但論黃山谷詩。而謂推波助瀾。殊可不必。與楊凝式末一條。引珊瑚網正同。至如吾粵黃損。生平願作樂中第一詞。見歷代詩餘。膾炙人口。而亦未采入。又孟賓于吟牕雜錄。與詩話總龜。詩中旨格。均載其詩。而亦未見。則罅漏之譏。仍所不免。又如孟貫一條。同一詩也。引江南野錄。謂其釋褐授官。引漫叟詩話。謂其正坐詩窮。所謂轉喉觸諱。殆自相矛盾。至如同一詩。而互見各條者。殆難更僕。亦微嫌屋上架屋。尙乏剪裁。然五代六七十年間。亂離已極。而流風餘韻。藉以不墜。遺聞軼事。亦間見焉。殆亦如詞林之玉屑。而不僅以資談柄者已。至如池北偶談。香祖筆記等書。均漁洋自撰。原編固未便采入。至方坤時。已成往牒。補自後人。亦所宜耳。咸豐辛亥大寒後四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